

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心理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ollege of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思考壓抑與強迫傾向於認知彈性之效果

The Effect of Thought Suppression and Obsessive-Compulsive
Tendency on Cognitive Flexibility

邱彥翔

Yen-Shiang Chiu

指導教授：張素凰博士

Advisor : Sue-Hwang Chang, Ph. D.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June, 2013

致謝



在台大心理所四年了，論文總算是完成，雖然是一個人生里程碑，不過更重要的是，這象徵著我未來要往哪裡邁進。

在台大這四年，我最要感謝的是我的指導教授，張素鳳老師。張老師在理論上的學養與實務上的要求，是我重要的榜樣，在課堂上，張老師以豐富的學養，仔細的指導我的不足，在實習時，張老師以耐心的態度督導我這個新手實習生，四年下來，張老師以自身為榜樣，讓我知道什麼叫做理論與實務並重。今天，如果我能有一點小小的成就，那都要感謝張老師在理論與實務上的辛勤教導。

在論文審查的過程中，我同時要感謝張本聖老師與卓淑玲老師，兩位老師以嚴謹的態度、紮實的學識、與精闢的建議，讓我獲益良多。對兩位老師的辛勞，我要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

我也要感謝我的家人，我的父母栽培我至今，付出相當的辛勞與代價，我今天能順利完成碩士學位課程，父母是重要的幕後功臣，希望碩士學位能夠稍微回報他們的辛勞於萬一。

最後我要感謝台大心理所的眾多學長姐與學弟妹，同時也要感謝我上來台北這幾年所認識的人們，因為人數眾多，請原諒我無法一一列舉諸位的姓名與事蹟。在我的論文確定通過審查時，我向在場所有口試委員微微鞠躬，但這不只是向口委表示感謝之意而已，同時也是向所有我要感謝的你們表示感謝之意，沒有各位的幫忙與協助，我無法完成這篇論文，謝謝你們！



摘要



思考壓抑被認為可能是強迫症的致病因素之一。過去思考壓抑研究多聚焦於探討壓抑是否會導致壓抑目標更易於再現，但較少關注若思考壓抑後，在難以成功壓抑時，個體難以自壓抑目標轉移的現象。本研究企圖以作業轉換典範對不同強迫傾向者在思考壓抑後的難以轉移現象進行研究。本研究以不同強迫傾向之大學生為受試者，先請受試者在低認知負荷的狀況下進行不同型式的思考監控(執行思考壓抑與否)，隨後請受試者在較高認知負荷下，即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探討此二不同型式的思考監控在認知資源較不足時，是否會在認知彈性上有所差異。研究結果顯示，雙重作業使受試者較難壓抑，且至少對高強迫傾向者而言，思考壓抑對認知彈性有負面影響，亦即高強迫傾向者執行思考壓抑會降低其認知彈性，支持過去認為思考壓抑長期而言為一不佳控制策略之結論。且本研究亦發現，相較於思考壓抑，高強迫傾向者執行表達時，其認知彈性較佳，顯示表達是一較佳的認知策略。本研究亦對此結果於臨床上之應用、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加以討論。

關鍵字：強迫傾向、思考壓抑、作業轉換、認知彈性



The Effect of Thought Suppression and Obsessive-Compulsive Tendency on Cognitive Flexibility



Yen-Shiang Ch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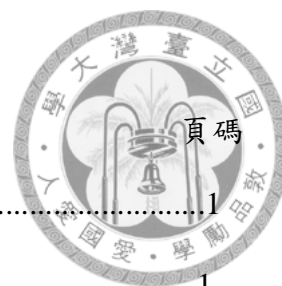
Abstract

Thought suppression is thought to be one of the etiological factors for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Past research on thought suppression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ease of return to suppressed thoughts, namely, rebound effect. However, less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difficulty of escape from suppressed thoughts. We aimed to study the phenomena of difficulty to escape on obsessive-compulsive tendency participants using task-switching paradigm, which was composed by spatial-cuing task. Firstly, participants with high/low obsessive-compulsive tendency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one of the two thought monitoring tasks, namely, thought suppression or expression under lower cognitive loading. Then, they conducted the same thought monitoring task under higher cognitive loading situation. That is, they had to conduct the same thought monitoring task and spatial-cuing task simultaneously. The results showed dual task (thought monitoring task with spatial-cuing task) would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to suppress unwanted thoughts. More importantly, for people with high obsessive-compulsive tendency, thought suppression would depress their cognitive flexibility, while expression would lead to better cognitive flexibility and was a better cognitive strategy. Besides, our results supported past research finding that thought suppression was a paradoxical strategy.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results, limit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possibilities are discussed.

Keywords: *obsessive-compulsive tendency, thought suppression, task-switching, cognitive flexibility*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頁碼 1
第一節 侵入性思考與強迫症的強迫思考.....	1
第二節 思考壓抑.....	8
第三節 認知彈性與認知控制.....	18
第四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假設.....	25
第五節 資料分析策略.....	28
第二章 研究方法	31
第一節 研究對象.....	31
第二節 實驗材料.....	31
第三節 實驗設計與實驗程序.....	33
第三章 結果	38
第一節 人口學與人格變項.....	38
第二節 視覺類比量尺評分.....	40
第三節 反應時間.....	91
第四節 正確率.....	111
第四章 討論	150
參考文獻	1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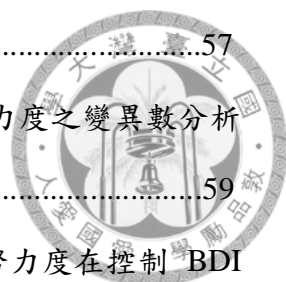


表目次



表 1：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人口學與人格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與組間差異分析.....	39
表 2：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視覺類比量尺上之各階段評分的平均數、標準差.....	40
表 3：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所有情緒評量之多變量分析摘要表.....	41
表 4：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基線期評量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44
表 5：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基線期評量在控制 BDI 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45
表 6：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基線期評量在控制 BDI、STAI-T 與 WBSI 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45
表 7：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2(呈現髒汙刺激後)評量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47
表 8：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3(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評量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49
表 9：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4(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評量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50
表 10：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1(基線期)與測量 2(呈現髒汙刺激後)評量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53
表 11：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1(基線期)與測量 2(呈現髒汙刺激後)評量在控制 BDI 與需控制的情緒共變項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55
表 12：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1(基線期)與測量 2(呈現髒汙刺激後)評量在控制 BDI、STAI-T、WBSI 與需控制的情緒共變項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	

表.....	57
表 13: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單純進行思考監控時壓抑努力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59
表 14: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單純進行思考監控時壓抑努力度在控制 BDI 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59
表 15: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單純進行思考監控時壓抑努力度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60
表 16: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與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時壓抑努力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61
表 17: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與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時壓抑努力度在控制單純進行思考監控時壓抑努力度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61
表 18: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與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時壓抑努力度在控制 BDI 與單純進行思考監控時壓抑努力度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62
表 19: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與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時壓抑努力度在控制 BDI、STAI-T、WBSI、與單純進行思考監控時壓抑努力度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63
表 20: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時壓抑努力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63
表 21: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2(呈現髒汙刺激後)與測量 3(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評量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64
表 22: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2(呈現髒汙刺激後)與測量 3(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評量在控制 BDI 與需控制的情緒共變項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66
表 23: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2(呈現髒汙刺激後)測量 3(單純進	



行思考間控)評量在控制 BDI、STAI-T、WBSI 與需控制的情緒共變項後之共變數 分析摘要表.....	68
表 24：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憂鬱上強迫傾向×時間交互作用在控制基線期 的憂鬱程度、呈現髒汙刺激後的憂鬱程度、與 BDI 後之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 果.....	73
表 25：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3(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與測量 4(同 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評量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75
表 26：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3(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與測量 4(同 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評量在控制 BDI 與需控制的情緒共變項後之共變數 分析摘要表.....	77
表 27：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3(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與測量 4(同 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評量在控制 BDI、STAI-T、WBSI 與需控制的情緒共 變項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79
表 28：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對髒汙與中性刺激評量之變異數分析摘 要表.....	82
表 29：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對髒汙與中性刺激評量在控制 BDI 與 需控制的情緒共變項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85
表 30：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對髒汙與中性刺激評量在控制 BDI、 STAI-T、WBSI 與需控制的情緒共變項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87
表 31：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對髒汙與與中性刺激壓抑努力度之變異數分析摘 要表.....	89
表 32：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對髒汙與中性刺激壓抑努力度在控制單純進行思 考監控時壓抑努力度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90
表 33：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對髒汙與中性刺激壓抑努力度在控制 BDI 與單 純進行思考監控時壓抑努力度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90
表 34：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對髒汙與中性刺激壓抑努力度在控制 BDI、	

STAI-T、WBSI、與單純進行思考監控時壓抑努力度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91
表 35：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的原始反應時間平均數、標準差.....	92
表 36：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對數轉換後的反應時間平均數、標準差.....	93
表 37：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對數轉換後的反應時間的變異數分析結果摘要.....	93
表 38：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對數轉換後的反應時間在控制 BDI 後的平均數、標準差.....	96
表 39：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對數轉換後的反應時間在控制 BDI 後的共變數分析結果.....	96
表 40：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對數轉換後的反應時間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後的平均數、標準差.....	99
表 41：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對數轉換後的反應時間在控制 BDI、STAI-T 與 WBSI 後的共變數分析結果.....	99
表 42：對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轉換在控制 BD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102
表 43：對高強迫傾向組之刺激價性×轉換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104
表 44：面對髒汙刺激時之強迫傾向×轉換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106
表 45：思考監控×強迫傾向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108
表 46：對強迫傾向×刺激價性×反應一致性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110
表 47：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之正確率平均數、標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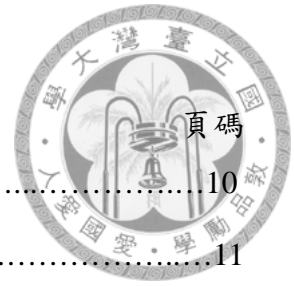
差.....	112
表 48：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正確率的變異數分析結果摘要.....	113
表 49：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之正確率在控制 BDI 後的平均數、標準差.....	115
表 50：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正確率在控制 BDI 後的共變數分析結果摘要.....	115
表 51：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之正確率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後的平均數、標準差.....	118
表 52：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正確率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後的共變數分析結果摘要.....	118
表 53：對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在控制 BD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120
表 54：對表達組的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124
表 55：對高強迫傾向組的思考監控×反應一致性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126
表 56：對高強迫傾向組的思考監控×反應一致性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128
表 57：對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轉換×反應一致性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129
表 58：對不轉換作業情境中，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134
表 59：對不轉換作業情境中，表達組的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136



表 60：對不轉換作業情境中，壓抑組的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137
表 61：對不轉換作業情境中，高強迫傾向組的思考監控×反應一致性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140
表 62：對不轉換且反應不一致作業情境中，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142
表 63：對不轉換且反應一致作業情境中，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143
表 64：對轉換作業情境中，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143
表 65：對轉換作業情境下，高強迫傾向組之思考監控×反應一致性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147
表 66：對轉換且反應不一致作業情境下，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149
表 67：本研究主要發現彙整.....	151



圖目次



	頁碼
圖 1：理想的壓抑狀況—長期結果.....	10
圖 2：現實的壓抑狀況—長期結果.....	11
圖 3：本研究整理之矛盾歷程理論的調節模式.....	11
圖 3：刺激呈現及反應安排方式.....	22
圖 5：作業示意圖.....	34
圖 6：實驗流程圖.....	37
圖 7：不同強迫傾向組在測量 2 與測量 3 之憂鬱情緒交互作用圖.....	72
圖 8：控制 BDI 時，高強迫傾向組，刺激價性與轉換在反應時間上之交互作用圖.....	104
圖 9：控制 BDI 之分析中，面對髒汙刺激時，強迫傾向與轉換在反應時間上之交互作用圖.....	106
圖 10：控制 BDI 時，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在反應時間轉上之交互作用圖.....	108
圖 11：控制 BDI 時，表達組之強迫傾向與反應一致性在正確率上之交互作用圖.....	123
圖 12：控制 BDI 時，高強迫傾向組之思考壓抑與反應一致性在正確率上之交互作用圖.....	125
圖 13：控制 BDI 之分析中，反應不一致時，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在正確率上之交互作用圖.....	127
圖 14：不轉換作業情境下，表達與壓抑組之強迫傾向與反應一致性在正確率上之交互作用圖.....	136
圖 15：不轉換之作業情境下，高強迫傾向組之思考監控與反應一致性在正確率上之交互作用圖.....	139
圖 16：不轉換且反應不一致與反應一致作業情境下，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在正確率上之交互作用圖.....	141

圖 17：轉換作業情境下，高強迫傾向之思考監控與反應一致性在正確率上之交互作用圖.....	146
圖 18：轉換且反應不一致時，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在正確率上之交互作用圖.....	148
圖 19：強迫症疾病發展之演進模式示意與本研究分析結果對照圖.....	153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侵入性思考與強迫症的強迫思考

侵入性思考

想像一個情境，有一個人因為覺得自己體重過重，所以下定決心要開始減肥。他很努力的執行自己的目標，盡可能的少攝取醣類跟脂肪、多吃蔬菜、不吃零食、點心、不喝有糖飲料。但他偶而會遭遇到一些困擾，例如忽然會想要吃些好吃的東西，特別是那些高熱量的東西，像鹽酥雞、冰淇淋、或是巧克力，當然他偶而也會很想喝一杯冰的珍珠奶茶。他對這些想法感到很困擾，因為現在想到這些想法時會讓他感到很煩躁。

侵入性思考(intrusion)就是如上述那些不可控的、突然出現的想法、衝動、或是影像。侵入性思考可能會在沒有明顯外在刺激時，自己突然出現(pop-out)，也可能是看到一個外在刺激後才出現的。雖然侵入性思考不一定會引發何種情緒，但會引發負向情緒的侵入性思考往往是會更容易被記住的，且造成困擾的。

強迫思考(obsession)與侵入性思考有密切關聯的現象，但強迫思考與侵入性思考的關係到底是怎樣？是兩種互相獨立的現象？還是在同一向度上因程度輕重而有差異？這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因為如果強迫思考與侵入性思考是兩種互相獨立的現象，那我們對侵入性思考的研究結果就不應推論至強迫思考上，但如果二者差亦僅僅是程度輕重的差異，那當前侵入性思考的研究結果至少部分是可以推論至強迫思考。



Rachman 與 de Silva (1978)指出，一般人中有 79.84%經歷過侵入性思考，且在這些侵入性思考中，90%在內容上與強迫思考無法區辨。且侵入性思考與強迫思考之差異在於，侵入性思考較易於被接受，亦較易消失；而強迫思考則與自我不一致(ego-alien)程度高、更令人不舒服、激起更強的抵抗渴望及抵抗、出現頻率更高、持續時間長、強度更強。此研究指出兩個結論：其一，侵入性思考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其二，侵入性思考與強迫思考是屬於同一向度，因程度輕重不同而有差異，並非是在本質上有所不同的兩種現象。此研究結果提供研究者以一般人為對象研究侵入性思考的研究方向，並且探討將研究結果嘗試推論至有強迫思考的患者上可行性。

強迫症的強迫思考

根據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Diagnostic and Sta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 DSM-V;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強迫症之診斷為：(1)強迫思考：「(i)經驗反覆而持續的思考、衝動(urges)、或影像，某些時候可以經驗到它們為闖入的(intrusive)與不欲的(unwanted)，並且在多數人身上造成明顯的焦慮或痛苦；(ii)此個體企圖忽視(ignore)或壓抑(suppress)其思考、衝動、或影像，或以某種思考或行動中和之(neutralize them with some other thought or action)」；及(2)強迫行為(compulsion): 「(i)重複的行為(如洗手、排序、檢查)或心智活動(如祈禱、計數、重複默念字句)，此人感受這是反應於一種強迫意念，或根據某些需嚴格遵守的規則而需執行；及(ii)此行為或心智活動是為了防止焦慮或痛苦發生，或是企圖減少焦慮或痛苦，或避免某些可怕的事件或情境；然而這些行為或心智活動與所欲抵銷或避免的事物間不是沒有現實途徑的關連性，就是程度上明顯的太過分。」與 DSM-IV-TR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00)相比，DSM-V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在強迫症的診斷上特別強

調思考壓抑再強迫症的角色。可見思考壓抑是強迫症心理病理的一個重要議題。



強迫症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焦慮疾患，其終生盛行率(lifetime prevalence)大約為 2.5%；其患病比率基本無性別差異存在，且初發大約界於兒童期晚期至青少年早期，遺傳率(heritability)大約為 55%左右(Chamberlain & Menzies, 2009)；患者的社會及職業功能、家庭及親密關係、以及學業成就皆有顯著的受損；且根據 Clomipramine Collaborative Study Group (1991)的研究，強迫症的自發性緩解(spontaneous remission)率僅約 5%。

由上述內涵，我們可以發現強迫症在焦慮症中是一種普遍的疾患，且強迫症的遺傳因素的影響力並不算很強。此外強迫症自發性緩解率亦僅 5%。且治療效果亦有改善空間，顯示強迫症是一個尚未被足夠了解的複雜疾患。在強迫思考之內容上，Jenike、Baer、及 Minichiello (1986)指出最常見的強迫思考為對髒汙(contamination, 55%)、攻擊衝動(aggressive impulsive, 50%)、性衝動(sexual impulsive, 32%)、對身體的擔憂(somatic concern, 35%)，以及對對稱性的需求(need for symmetry, 37%)。Abramowitz (2006)則指出強迫症患者的強迫思考比率分別是髒汙(57.9%)、攻擊(56.6%)、對稱、及次序(symmetry/order, 42.8%)、宗教及道德(religious/morality, 37.2%)、身體問題(somatic, 33.8%)、囤積及保存(hoarding/saving, 24.1%)、性(17.9%)、以及混合(miscellaneous, 41.4%)。可見對髒汙的強迫思考皆在強迫思考中佔有相當重要的比例。

此外 Kring、Davison、Neale、及 Johnson (2007)指出常見的強迫行為包括：(1)追求清潔(cleanliness)和秩序(orderliness)、(2)反覆的防護性行為、以及(3)反覆的檢查(checking)。而 Abramowitz (2006)亦指出強迫症患者的強迫行為所佔的比率分別是檢查(59.3%)、清潔及洗手(55.1%)、排列及排序(44.1%)、心理儀式(mental

rituals, 42.1%)、重複性(repeating, 33.8%)、計數(counting, 29.7%)、囤積(hoarding, 22.1%)、以及混合型(50.3%)。顯而易見的，髒汙不論在強迫思考與強迫行為上皆有顯著的重要性存在。



雖然在診斷上，只要具有強迫思考或強迫行為之一，即可診斷為強迫症。但在臨床上卻常見強迫思考的患者往往也伴隨有強迫行為。且 Rachman 與 Hodgson (1980)指出，暴露於強迫性刺激(obsessional stimuli)會導致焦慮(anxiety)上升，及從事強迫行為以降低焦慮。由此可見強迫思考為後續焦慮情緒及補償性的強迫行為的原因。


如前述般，迄今，不論是藥物或心理治療，對患者的療效皆尚有改善空間，達到治癒或完全緩解的比率並不高，這可能顯示了我們目前對於強迫症的形成以及維持的病因模式是有所不足的。以下，本研究將對強迫症之強迫思考所造成之影響進行探討。以下將先就目前強迫症之治療狀況進行討論。

強迫症的治療與初級、次級預防

目前強迫症之治療效果尚有改善空間。McDonough (2001)指出，氯米帕明(clomipramine)服用 10 週後，有 58%的患者自評其症狀有相當的改善，且在耶魯-布朗強迫量表(Yale-Brown Obsessive-Compulsive Scale)上的評分顯示其症狀改善約達 40%；此外，服用血清素回收抑制劑(SRIs,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的患者中僅約 40%~60%有療效，罕有治癒者，且停藥後，約 80%~90%的患者其症狀會復發。部分研究則指出氯米帕明比起其他的選擇性血清素回收抑制劑(SSRIs)更有效(如 Greist, Jefferson, Kobak, Katzelnick,& Serlin, 1995; Piccinelli, Pini, Bellantuono, & Wikinson, 1995)。

至於心理治療的效果，Kobak、Griest、Jefferson、Katzelnick、及 Henk (1998) 指出暴露與反應預防法(exposure and response prevention, ERP)與血清素回收抑制劑之效果量(effect size)沒有顯著差異。雖然 Kyrios (2001)指出約 75%的患者在接受暴露與反應預防法後有顯著的改善，但 Franklin 與 Foa (1998)指出約有 25%的患者會拒絕接受此治療。van Balkom、van Oppen、van Vermeulen、van Dyck、Nauta、及 Worst (1994)則指出認知治療之效果量小於行為治療及血清素類藥物。

從上述可以發現，至少以目前而言，強迫症治療的預後並不很好，不管是那種治療，都很難讓有效率超過 80%。且接受藥物治療的患者於治療中必須忍受藥物的副作用，且在治療完成後，必須承受更高的復發風險；而行為治療則可明顯降低復發風險，且亦無明顯副作用，但是有相當大量的患者無法完成治療，且即使完成治療其效果也難令人滿意，更重要的是，不論是那種治療皆幾乎不可能治癒(cure)，或至少使患者達到完全緩解(complete remission)的程度。因此相較於治療及復健(rehabilitation)而言，初級預防(primary prevention)及次級預防(secondary prevention)應該是一個更重要的議題。美國預防服務工作小組(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指出，初級預防是一種防止某些狀況(targeted condition)發生(onset)的活動；而次級預防則是對尚未符合臨床診斷的高風險者或已有症狀但尚未完全符合診斷者進行處理；三級預防(tertiary prevention)則是對患者進行處理，盡可能的降低疾病之負面影響、恢復患者功能、及預防併發症產生。目前強迫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級預防上，初級預防及次級預防則較被忽略。但 Rachman 與 de Silva (1978)之研究指出，侵入性思考並非是罕見現象，甚至將近 80%的人都有過這樣的經驗，且雖然造成的痛苦程度比不上病態的(pathological)強迫思考，仍然會造成當事人的困擾及痛苦的。但僅有侵入性思考的一般人，是如何變成有強迫思考的強迫症患者的？Meiran、Diamond、Toder、及 Nemets (2011)指出，強迫症患者較之一般人而言，在執行功能作業上的表現(即認知彈性)更差。強迫



症患者認知彈性較差的原因可能有：(1)先天、遺傳因素造成，(2)後天、因為持續進行某種或某些心智操作，使他們的認知彈性變差，或(3)前二者的交互作用。本研究回顧過去強迫症的心理模式，認為後天因素對執行功能應有相當程度的影響，且 DSM-V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中亦強調思考壓抑在強迫症中的重要性，因此雖先天因素以及先天、後天交互作用在強迫症中亦應有影響，但本研究將就後天因素的影響進行探討。

過去強迫症研究之不足

總觀過去強迫症相關研究，大多分為兩類，其一是指出強迫症患者或高強迫傾向者與一般人相比有什麼不同，如 Meiran 等人(2011)之研究即為其中代表之一；另一類研究則專注於什麼樣的治療對強迫症患者的效果較佳，如 Kobak 等人(1998)之研究。雖然這些研究都可以增進我們對強迫症的了解，但亦難以回答：為何在具備強迫症危險因子或病因的人中，有些會變為強迫症，但有些則不會？而這個問題，對於強迫症的初級或次級預防而言，是相當關鍵的問題。Meiran 等人(2011)研究指出，認知彈性的差異可能是其中一個因素，故本研究將企圖探討是什麼因素造成了強迫症患者與一般人在認知彈性上的差異，且如前所言，本研究將研究範圍限於後天、心智操作因素上，而不探討先天與先天、後天交互作用的影響。且因應 Jenike 等人(1986)與 Abramowitz (2006)之研究結果，本研究將以髒汙刺激做為主要研究材料。因本研究探討心智操作可能造成的因素，因此，下文將進一步，就侵入性思考或強迫思考的心理模式(psychological model)進行文獻回顧。

侵入性思考或強迫思考的心理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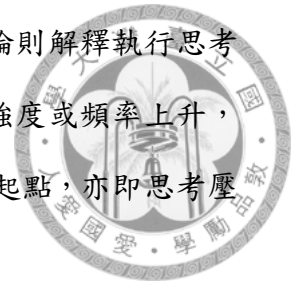


有許多理論可用以解釋侵入性思考或強迫思考的成因，以下簡列之。

- (1) 矛盾歷程理論(ironic process theory; Wegner, 1992, 1994, 1997; Wegner & Wenzlaff, 1996; Wenzlaff & Wegner, 2000)
- (2) Purdon 與 Clark 的認知理論：Purdon 與 Clark (1999)指出(i)當人們對控制自己思考有錯誤信念存在；及(ii)對控制思考失敗的結果存有負面的解釋時，人們將易於持續對其思考施以控制，且對無法控制的思考感到痛苦。
- (3) Rachman 的認知理論：Rachman (1997)認為強迫思考是因為人們對自己那些特別顯著的思考(圖像或衝動)做了災難化的錯誤解釋。
- (4) Salkovskis 的認知-行為理論：Salkovskis (1985)則認為因為強迫思考突顯了對自己或他人可能存在的嚴重危險，且因當事人有過高的責任感，因而有「我」對這種可能的危險或防止這種可能的危險發生是有責任的想法，因此強迫思考的不斷出現造成患者的痛苦及持續從事強迫行為。
- (5) 思考-行動混淆理論：Shafran、Thordarson、及 Rachman (1996)則強調
 - (1)因為當事人相信想到自己無法接受或會令自己困擾的事情，將會增加這件事情發生的可能性；及(2)相信想到這些自己無法接受的想法時，(在道德層面上)就如同自己真的做了這件事情一樣，因此其痛苦程度會持續上升。

上述(2)至(5)等 4 個理論雖然企圖對強迫思考進行解釋，但其所關注焦點多半是在人們被強迫思考所引發之痛苦。Baumeister、Vohs、DeWall、及 Zhang (2007)指出情感(affect)會激發可能可行的行為傾向(behavioural tendency)，但決定要進行何種行為的則是依照對情緒結果(emotional outcomes)的期待(anticipation)進行挑選。因此這些因素雖然都在強迫思考的現象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其影響比較

可能是較遠端(distal)的、對情感的產生歷程上。而矛盾歷程理論則解釋執行思考壓抑的「行為」後，會有什麼結果。因此對強迫思考之出現，與強度或頻率上升，及痛苦程度增加的現象應是更直接的解釋。以下將就此理論之起點，亦即思考壓抑(thought suppression)及其研究進行描述。



第二節 思考壓抑

簡介思考壓抑

從傳統行為理論來看，根據二因理論(Mowrer, 1960)，若個體在遭遇到對自身而言具有負面意義的刺激時選擇進行迴避(avoidance)，將使曝露(exposure)的時間縮減或根本無法發生。因此當事人喪失了習慣於(habituate)此種情緒以及校正經驗的機會，但是迴避行為可立即性的使負面情緒下降，因此產生了強力的負增強(negative reinforcement)效果，進而使行為持續。

Hayes、Strosahl、及 Wilson (1999)對上述概念進行擴展，提出經驗迴避(experiential avoidance)的概念，意指人們不願意(unwilling)與其個人經驗(private experience)持續接觸(如身體感覺、情緒、思考、記憶、或行為傾向等)，且採取各種措施以改變這些事件的形式或頻率，及使事件發生的情境。而思考壓抑正是一種經驗迴避的策略。要順利進行思考壓抑，個體必須要能在潛意識或前意識中(1)觀察可能出現的壓抑目標、(2)設定思考壓抑的計畫、及(3)令壓抑目標不被意識查覺、或在壓抑目標被意識查覺後盡快排除之。

Wegner、Schneider、Cater、及 White (1987)在他們的研究中要求初始壓抑組(initial suppression)的受試者壓抑有關白熊的思考，且在其後之實驗階段去想白熊

；而初始表達組(initial expression)的受試者作業順序則相反，他們被要求先去想白熊，後壓抑有關白熊的思考。他們的研究結果發現壓抑後的反彈效果(post-suppressional rebound effect)，即在壓抑過後，原先壓抑的思考將會易於被想到。或許人們對其目標思考持續進行壓抑，但在難以壓抑或不再壓抑時，便可觀察到其目標思考出現頻率明顯上升的現象，使其目標思考由侵入性思考逐漸趨向強迫思考。對於此研究結果，Wegner 等人(Wegner, 1992, 1994, 1997; Wegner & Wenzlaff, 1996; Wenzlaff & Wegner, 2000)提出了矛盾歷程理論以進行解釋。

Dalgleish、Yiend、Schweizer、及 Dunn (2009)研究指出，在壓抑之後，受試者的痛苦程度有上升之狀況。此外 Najmi、Riemann、及 Wegner (2009)之研究亦發現同樣結果，具體言之，強迫症患者壓抑後的痛苦程度明顯高於壓抑中之痛苦程度，此點可解釋為何強迫思考所引發之痛苦程度更高、會激起更強之抵抗渴望及抵抗

。以下將就矛盾歷程理論及根據目前研究結果所顯示之關係進行整合，以探究強迫思考出現頻率更高、持續時間更長、且引起更高之痛苦程度的可能機制。

矛盾歷程理論

矛盾歷程理論(Wegner, 1992, 1994, 1997; Wegner & Wenzlaff, 1996; Wenzlaff & Wegner, 2000)指出思考壓抑包括兩種機制：其一為意圖性的操作歷程(intentional operating process)，此歷程會企圖促進令人喜歡的狀態，透過清除侵入性思考或維持除侵入性思考以外的任何事物達成；另一為矛盾的監控歷程(ironic monitoring process)，此歷程處於意識之外，個體會搜尋那些無法達到令人所欲求狀態的信號，亦即，蒐集侵入性思考(Wenzlaff & Wegner, 2000)。在理想狀況下，當監控歷程發現了負面的侵入性思考後，便會啟動操作歷程以排除這些侵

入性思考，使個體維持在一個令人愉快的狀態下。雖此理論本身僅解釋認知狀態改變之部分，但根據前述 Dalgleish 等人(2009)及 Najmi 等人(2009)之研究結果顯示，思考壓抑之影響並非僅限於思考或認知，可能監控歷程所持續監控的目標並非僅只於負向思考，連情緒狀態亦為監控目標，且操作歷程企圖清除的目標亦包含不佳之情緒狀態，如下圖一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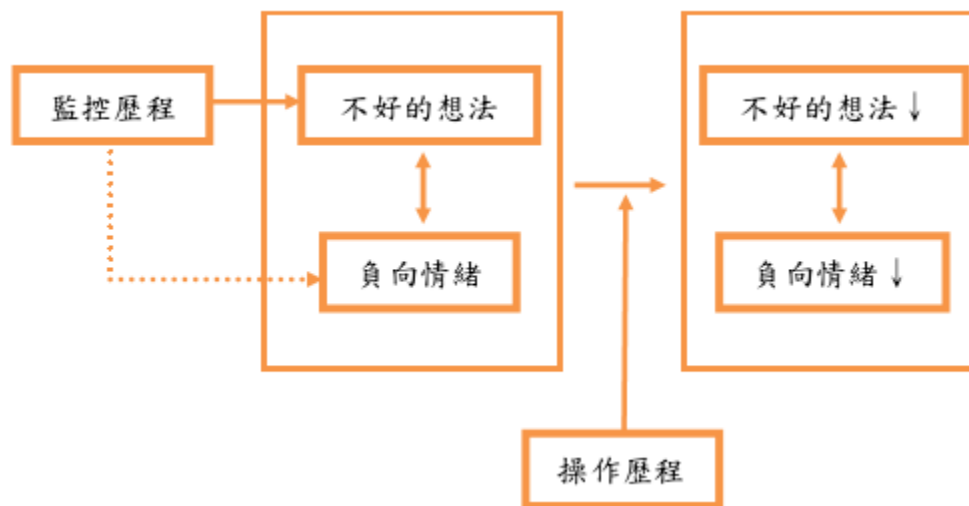


圖 1: 理想的壓抑狀況—長期結果。

註：實線表示矛盾歷程理論提及的內容，虛線表示非矛盾歷程理論本身直接提及的內容，但思考壓抑研究發現有此效果存在。

但 Muraven 與 Baumeister (2000)提出的有限強度模式(limited strength model)指出，因為認知資源的有限性，長時間的自我控制(self-control)將會導致認知資源缺乏，如圖二所示。長時間的思考壓抑將會因持續驅動操作歷程使認知資源漸趨不足，長久來看操作歷程是會運行不順或停止的；但監控歷程為自動化歷程，自動化歷程的維持如果不是不消耗認知資源，就是只消耗極少的認知資源，故得以長久維持。此時操作歷程停止，但監控歷程持續運作，因此個體很容易發現那些被壓抑的目標，但卻無法在發現之後，運用適當的方法，即意圖性的操作歷程，以排除侵入思考或不佳之情緒，因此侵入性思考的出現頻率將會上升，此即反彈效果產生之原因，如圖三所示。此理論亦指出反彈效果即為記憶可觸接性(memory accessibility)上升，使得個體更容易想到壓抑目標，且情緒亦將變得更

為不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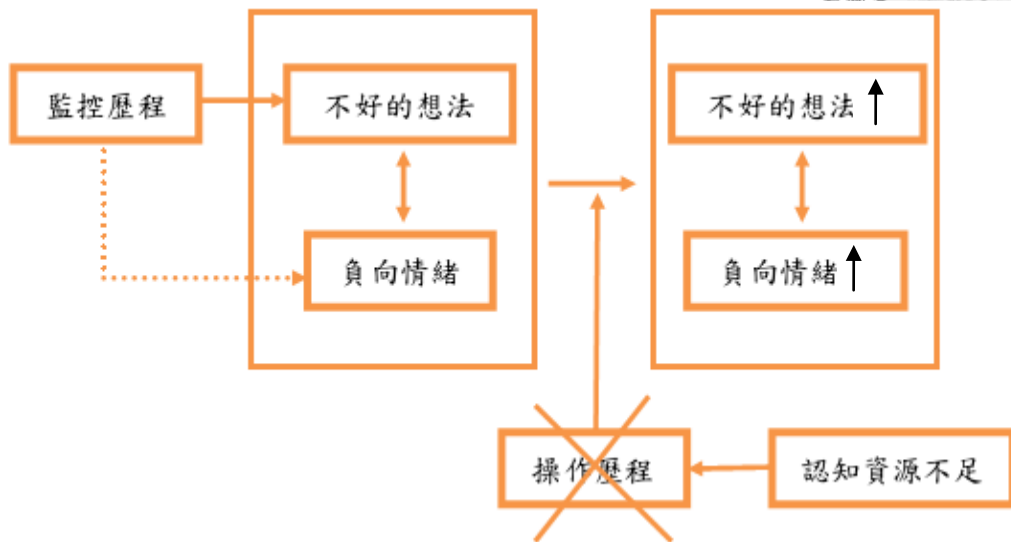


圖 2: 現實的壓抑狀況—長期結果。

註：實線表示矛盾歷程理論提及的內容，虛線表示非矛盾歷程理論本身直接提及的內容，但思考壓抑研究發現有此效果存在。

根據思考壓抑研究結果、矛盾歷程理論、及有限強度模式，本研究將矛盾歷程理論之內涵整理如下圖三所示之調節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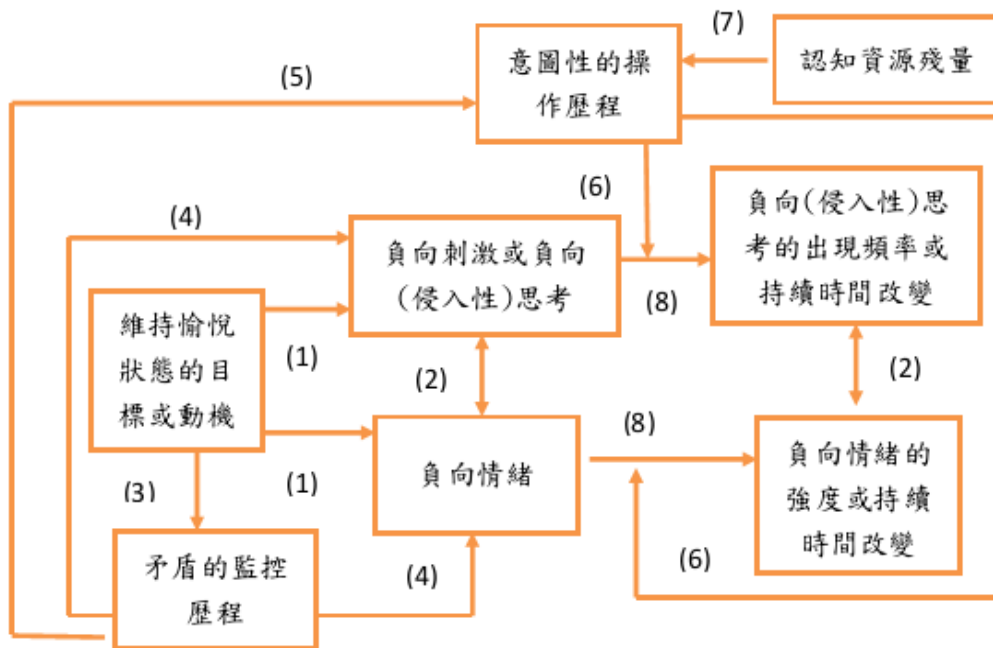


圖 3: 本研究整理之矛盾歷程理論的調節模式。



具體言之，本研究整理之矛盾歷程理論調節模式包括：(1)矛盾歷程理論假設人都有使自己維持在愉悅狀態的目標或動機，且動機應是同時針對認知及情緒；(2)當我們面臨負向刺激、負向侵入性思考、或負向情緒時，認知狀態與情緒狀態的互相回饋；(3)當我們察覺到有負向刺激、侵入性思考、或情緒時，因為我們想維持愉悅狀態的動機，因此啟動矛盾的監控歷程；(4)矛盾的監控歷程開始對可能出現的負向思考或負向情緒進行監控；(5)當監控歷程發現負向思考或情緒快要被察覺時，會啟動操作歷程；(6)當操作歷程收到來自監控歷程的警告後，會對負向思考及情緒進行必要之處置；(7)認知資源殘量充分與否，將會決定操作歷程之運作順利與否；8.在監控歷程及操作歷程下，我們意識到的負向思考及情緒的出現頻率、持續時間或強度會有所改變。在認知資源充分的狀況下，操作歷程的運作順利，故其意識到的負向侵入性思考及負向情緒之出現頻率、持續時間或強度將會下降；但若是長時間進行操作歷程的運作，或是面臨多作業時，因認知資源不足，故操作歷程運作不順或無法運作，但監控歷程為自動化歷程，故不受認知資源殘量之影響，而可持續有效運行，故此時更易於查覺到負向侵入性思考或強迫思考，因此侵入性思考或強迫思考的出現頻率與持續時間上升，且引發的痛苦或負向情緒的持續時間或強度亦會上升。

思考壓抑的效果—短期及長期

許多研究顯示思考壓抑長期而言是一個不佳的控制策略(如 Davies & Clark, 1998; Harvey & Bryant, 1998; McNally & Ricciardi, 1996; Wegner, Schneider, Knutson, & McMahon, 1991)，但有些研究則發現在思考壓抑短期而言的正面意義(如 Beevers & Scott, 2001)。因此更精確的說法應該是：思考壓抑到底是好或不好的控制策略，需視我們討論結果之時間點而定。



Beevers 與 Scott (2001)要求受試者壓抑負面思考，相較於控制組的受試者，壓抑組的受試者會想到更多的正面字、更少負面字、且其負向情緒顯著的降低。Geraerts、Hauer、及 Wessel (2010)亦指出，壓抑特定目標較之不壓抑時，此特定目標出現頻率會更少，且在負向自傳式記憶(*autobiographical memory*)上，壓抑組在負向情緒上的增加亦傾向較少。故從短期效果來看，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思考壓抑會如此常被使用。因短時間內使用思考壓抑可以使負面思考出現的頻率降低，同時亦可使負面情緒降低，或雖增強但較不嚴重，此現象符合個體對於此一策略的效果預期，因而負性增強(*negative reinforce*)了當事人願意繼續使用此種控制策略的動機。

但是在長期而言，思考壓抑並非是好的控制策略。正如矛盾歷程理論以及有限強度模式所預期的，持續的思考壓抑會導致認知資源不足，而使得壓抑不順利或根本無法進行。此時我們將可以觀察到兩種思考壓抑後的長期特性，Najmi 與 Wegner (2008)指出，長時間的思考壓抑後有 2 種危險的後果：其一為易於再現(*ease of return*)，正如 Wegner 等人(1987)及後續許多研究皆發現的，思考壓抑後於無需壓抑或不能壓抑時，原本所壓抑的目標思考反而會更容易被想到，亦即反彈效果，尤其是當面臨到認知負荷(*cognitive load*)時，此情形會更為明顯；其二為難以逃離(*difficulty of escape*)，如 Wegner 與 Erber (1992)發現高認知負荷下的壓抑組，較高認知負荷下的專注組(*concentration*)，在 Stroop 叫色作業上的叫色(*color-naming*)反應時間上會更慢，即受試者難以將其所關注之焦點從壓抑目標轉換(*switch*)到目前的重要目標上，且此種轉換上之困難，在高認知負荷下會更為明顯。另外前述之 Dalgleish 等人(2009)及 Najmi 等人(2009)的研究亦顯示長期而言，思考壓抑將會使痛苦程度變的較未壓抑前更為強烈，此或可稱為情緒的反彈效果(*emotional rebound effect*)。

總言之，整合過去研究顯示，思考壓抑的效果要視時間點而定。短期而言思考壓抑有不錯的效果，具體顯現於使目標思考的出現頻率降低，及使負向情緒降低或不致明顯升高；但長期而言，思考壓抑會使所欲壓抑的目標更易於出現，且難以使當事人逃離，且其痛苦程度亦會明顯上升。



思考壓抑研究方法的侷限性

雖然矛盾歷程理論可解釋思考壓抑之結果，亦可用以解釋臨床上所見之強迫思考現象，但後續思考壓抑的研究結果並不一致。有些研究發現反彈效果(如 Davies & Clark, 1998; Harvey & Bryant, 1998; McNally & Ricciardi, 1996; Wegner, Schneider, Knutson, & McMahon, 1991)；而有些則否(如 Behar, Vescio, & Borkovec, 2005; Borton, 2002; Kelly & Kahn, 1994; Roemer & Borkovec, 1994)。

Abramowitz、Tolin、及 Street (2001)指出反彈效果之效果量為低至中等強度，且其效果量大小會隨目標思考(target thought)的種類、特性以及記錄思考頻率的方法而改變。Romer 與 Borkovec (1994)亦指出，其研究與 Wegner 等人研究的不同可能是由於不同研究典範的方法學差異所致。Purdon、Rowa、及 Antony (2005)更指出思考頻率並非為好的結果指標，因此指標中思考發生次數與思考持續時間有所混淆；此外亦未能考量到個體對思考之去除能力(dismissability)。具體言之，過去研究以受試者大聲說出(think-aloud)其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或當想到特定目標思考時即按鍵計數目標思考出現次數。然若今天有兩人在單位時間內都只意識到一次目標思考，但前者之目標思考在前意識(pre-conscious)中出現 10 次，但有 9 次被操作歷程成功阻擋，而後者則是想到 3 次，但只有 2 次由操作歷程成功阻擋，因此前者雖目標思考出現的次數更多，可是前者因其較佳之思考去除能力將其中 9 次在被覺察之前成功擋下，後者雖然出現次數較少，但其思考去除能

力可能較不佳，因此只擋下 2 次。可是在過去之觀點，會得到二者目標思考之出現次數是一樣的結論，但忽略了思考去除能力此一潛在因素。而此一潛在因素較之單純的目標思考於前意識或意識中的出現次數而言，應該是更為重要的，但過去研究所使用的指標難以評估之。




因此，過去研究對於反彈效果之結論不一之原因，或許可能與所使用的指標(index)為思考頻率有關係。Najmi 與 Wegner (2008)以字彙判斷作業(lexical decision)研究受試者於壓抑或專注期後之作業表現，發現壓抑組在高認知負荷下，有不對稱的促發效果(asymmetric priming effect)，亦即以壓抑關連字促發時，可使對壓抑目標字之判斷變快；但以壓抑目標字促發時，則較不會對壓抑關連字有此效果。易言之，對壓抑目標之反彈效果較對壓抑目標關連刺激之反彈效果更為明顯。更重要的是，此研究結果顯示了「壓抑主要使壓抑目標之記憶可觸接性上升，但壓抑目標關連刺激之可觸接性上升則較不明顯」。相較於過去研究多使用思考頻率為依變項(dependent variable)指標，此研究改用反應時間(reaction time, RT)為依變項，與 Wegner 與 Erber (1992)類似，皆以更靈敏且直接的方式對記憶可觸接性進行測量，且皆發現類似結果。

此外，過去探討強迫症與思考壓抑之關係的多為相關研究，如 Lynch、Schneider、Rosenthal、及 Cheavens (2007)指出，長期的負向情緒會透過思考壓抑傾向之中介效果以影響侵入性思考。且 Keough、Timpano、Riccardi、及 Schmidt (2010)亦指出，強迫症狀是高焦慮敏感(anxiety sensitivity)者因思考壓抑產生之侵入性思考引發之無效信念及焦慮感被強化所導致。由此可見，在造成個體的困擾問題上，可能並非僅是思考壓抑此一心智操作可單獨造成的，人格變項亦為應考慮之因素，這可能也是過去研究結果不一致的原因之一。

過去思考壓抑研究尚待解決的課題



綜觀上述，過去研究焦點大多為探討壓抑目標於壓抑後是否易於再現，亦即有無反彈效果，但卻相對忽略了難以逃離的重要性。易言之，Purdon 等人 (2005) 指出的思考去除能力的重要性較被忽略。過去研究並未適當探討意圖性的操作歷程之效果，但此歷程應為易於再現及難以逃離現象之重要心理機制。如果我們把壓抑的長期效果以意識狀態進行分類討論，我們大致上可將之分為非意識 (nonconscious) 及意識的部分。在非意識狀態下的影響可由下列例子加以說明：假設在壓抑後，甲乙兩人的壓抑目標在非意識中的出現次數都達到原本未壓抑前的 10 倍，但其中，甲的思考去除能力相對較佳，因此這些在非意識中的目標思考有 9/10 被成功阻擋下，而乙則思考去除能力相對差，僅可去除目標思考的 5/10。在結果上雖然甲乙二人程度有差異，但此二人都可觀察到有壓抑目標易於再現的現象，但甲的認知控制能力顯然較佳。因此，我們可大膽假設甲的生活適應應該會比較好，因為乙更可能不斷地陷於其壓抑目標會不斷重複出現的情況，且亦更難有效將注意目標自侵入性思考上轉移開，故必需花費更多資源以應對 (cope) 此狀況，因而在執行與現實關聯之目標導向行為 (goal-directed behavior) 時會較有困難，且可能因為在日常生活上之目標導向行為或面對壓抑目標的執行效率不佳，而有更為沉重的壓力或情緒負擔 (burden)，並以之作為滑坡 (slippery slope) 之起點，使後續狀況逐漸惡化。即乙可能一開始可能僅有一些侵入性思考，但因乙的認知控制能力不佳，因此在對侵入性思考的控制較不成功，因此侵入性思考不斷重複出現，使乙感到非常痛苦，並更努力進行控制，但其控制依然不成功，因而狀況逐漸惡化，從侵入性思考演變為強迫思考，與目標導向行為輕微不順，慢慢演變為職業與生活功能的輕微受損，最終可能每天要花費大量時間應對其強迫思考，而難以對環境進行有效反應，並且可能演變至需要住院治療的地步。



而在意識(conscious)下的影響，本研究認為與生活有明顯的關聯。理由是，我們所欲壓抑的目標多半是令我們感到不愉快的想法，因此我們會持續的壓抑這些想法，不管我們是否還能順利壓抑。但由前述文獻回顧我們可知，長期的壓抑必然導致壓抑不順或無法壓抑，又壓抑本身會導致易於出現及難以逃離的現象，亦即壓抑後之壓抑目標出現頻率會變得更高，因此我們會更為頻繁的需要去壓抑思考，但此時我們又難以成功地自壓抑目標中逃離，亦即我們的心智好像被這些壓抑目標占據了一般。Baumeister 等人 (2007)指出，當個體狀態與其目標越來越靠近時，象徵著問題可能被解決，因此會產生正面情緒；但若個體狀態與其目標越來越遠時，象徵問題難以解決，因此會產生負面情緒。故可推論所欲達成之目標無法達成所產生的負面情緒將會與壓抑目標所引發之負面情緒相堆疊，使情緒更為惡化，且我們將會因困於反覆出現的惱人想法，進而可能使生活、職業、或學業功能受到影響。因此順利的認知控制(cognitive control)對於生活適應之重要性不言可喻，然而過去有關思考壓抑的研究較少著墨於此。

過去研究多著重於反彈效果的議題，且較少探討強迫傾向與思考壓抑之關係，討論思考壓抑於強迫症相關人格因素效果之研究又多为相關研究 (如 Keough et al.,2010)。故本研究企圖探討不同強迫傾向者在思考壓抑後的難以轉移現象。並因應 Purdon 等人 (2005)對思考壓抑程度的建議，本研究將不以思考頻率為依變項，而將如 Wegner 與 Erber (1992)、及 Najmi 與 Wegner (2008)類似，以反應時間與正確率為主要的依變項。且過去研究發現，思考壓抑長期而言將使情緒變得更差，故本研究亦將採用主觀情緒評量做為依變項指標。

第三節 認知彈性與認知控制



認知控制、執行功能、與認知彈性的關係

前述思考壓抑後產生的難以轉移現象其實就是一種認知控制不成功時產生的現象，亦即意圖性的操作歷程難以運作時所產生的效果，本節將就認知控制進行簡述。

認知控制或被稱為自我控制(self-control)。Muraven 與 Baumeister (2000)指出自我控制是一種當個體企圖改變自己的想法、感覺、或行為時，以自力嘗試控制自己(exertion of control over the self by the self)。因我們所要面臨的外界環境的要求及限制隨時都可能有所不同，因此為了能有效的適應環境，人們需要不斷的改變自己的目標、想法、感覺、或行為，否則在生活適應上可能會有問題。

如上所述，認知控制與人是否能有效的適應生活，易言之，認知控制與認知彈性(cognitive flexibility)或心理彈性(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有關。因而近年來許多學科皆對其產生強烈的興趣，諸如心理病理學、認知科學、或社會心理學等。Meiran (2000)進一步指出，研究認知控制的最佳指標是在不同情境引發不同反應的同一刺激，在這種情況下，人需有彈性的因環境限制而控制自己的反應，當不能因應環境而改變行為的時候，就易於產生非適應性的行為或感覺。因此，在Merian 的觀點下，認知控制即為處理心智程序及對心智程序施以控制的功能，亦即執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而認知彈性則是執行功能或認知控制在行為上的表現結果。

執行功能



早期執行功能理論指出執行功能與對陌生環境的適應有關，且亦為許多認知、情緒、和社會技巧之基礎，且執行功能在概念上可被分為：(1)決斷(volition)、(2)計畫(planning)、(3)意圖性行動(purposive action)、及(4)有效執行(effective performance)等四類 (Lezak, 1982; Lezak, Howieson & Loring, 2004)。然上述對執行功能之分類方式，在概念上將行為與功能混淆，即 Lezak 等人將複雜之行為誤稱為功能，根據這種概念而設計出來的測量工具當然也就傾向於只能粗略的測得行為層次的結果，而不是更深入探討在認知功能上到底有何種變化或影響存在。卡片分類測驗修改版(Modified Card Sorting Test; Nelson, 1976)會產生 4 種指標—完成類別個數(completed categories)、續發性錯誤(perseverative error)、非續發性錯誤(non-perseverative error)、及獨特性錯誤(unique error)，但其中只有完成類別數及續發性錯誤是有意義的，另外兩種則意義不明，且即使是續發性錯誤亦不足以令我們了解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此種錯誤的發生。此外 Stroop 作業(Stroop task; Stroop, 1935)亦有類似的問題存在：該作業中之干擾(interference)分數，到底是指哪種認知功能？早期執行功能理論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如此，易言之，在我們宣稱我們測得一個人有執行功能的問題時，我們其實是在宣稱我們發現這個人在複雜的行為上有問題，但是我們不知道這問題到底是因為什麼因素而產生的，也就是說會陷入了一種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情況。

近期，Miyake 等人 (2000)則提出一種與過去不同的執行功能理論。Miyake 等人指出，執行功能至少可分為：(1)轉換(shifting): 使個體脫離不重要的心智模組(set)，且將資源再次投注到重要的心智模組；(2)更新(updated): 監控及對新訊息進行編碼，並將工作記憶中不重要之訊息以重要之訊息取代；以及(3)抑制(inhibition): 在需要時抑制某些優勢性的或自動化的反應。此理論與上述早期觀

點(如 Lezak, 1982; Lezak, Howieson & Loring, 2004)最大的差異是將所指稱內容從複雜的行為層次轉移至較為單純的認知功能層次，並且對各種執行功能提供一個清楚的定義，使後續研究更易於進行。



在 Miyake 等人 (2000)之執行功能理論中，轉換功能負責使個體將其關注焦點自不重要的心智模組中轉移到重要的心智模組，亦即，個體是否能自與當前目標無關之侵入性思考及因應侵入性思考而運行的認知歷程中，將認知資源轉移至更重要的當前適應目標，以及未達成目標而需從事(engage)之歷程或行為上，前述內容的完成涉及轉換功能，可見轉換功能在侵入性思考或強迫思考的難以轉移現象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此外在易於再現的現象中，矛盾歷程理論指出，此現象為記憶可觸接性異常上升的結果，但 Purdon 等人指出思考去除能力可能為一重要的混淆變項，而從傳統思考壓抑研究的指導語中可知，思考壓抑是要求受試者將注意焦點自目標思考上轉移開，可見轉換功能亦為易於再現與否的重要功能。

而更新功能主要為司掌目標或訊息更新。雖矛盾歷程理論指出，不論是易於再現或難以轉移，都是記憶可觸接性的異常上升所造成的，但相較於轉換而言，更新與矛盾歷程理論的關係則難以肯定。理由是，Miyake 等人 (2000)的理論中，更新是一主動施行的認知功能，但在矛盾歷程理論中，記憶可觸接性的上升則是在只有監控歷程能順利運行時所出現的被動結果，因此雖看似更新功能在易於再現或難以轉移中皆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其與矛盾歷程理論內涵的關係依然較不清楚，且尚待更多理論概念上的探討。

而抑制功能則明顯與行為控制(behavioral control)關係密切，但與認知控制之

關係可能較弱，因此抑制於儀式性行為或強迫行為之關係應相當密切，但對侵入性思考的關係則可能較為疏遠。綜合上述的理由，研究者認為與思考壓抑後的難以轉移現象關連最緊密的是轉換功能，故本研究將以轉換功能及適合之研究典範進行研究，而不從更新或抑制功能著手。



轉換功能及作業轉換典範

轉換功能的研究典範目前最常見的為作業轉換(task switching) (如 Meiran,1996; Meiran, 2000;Meiran, Chorev, &Sapir, 2000; Rubinstein, Meyer, & Evans, 2001)。此典範下的實施細節有許多不同的設計，但共通點是受試者所執行的實驗嘗試次(trial)中有的嘗試次會轉換(switch trial)，而其他的則不會轉換(repeat trial)。Meiran (1996)要求受試者在 2×2 的方格內判斷目標刺激的位置。其反應規則有 2 種，其一為判斷上下，而另一則是判斷左右；這兩種規則的作業將會隨機排列，在刺激呈現前會先呈現線索供受試者判斷隨後嘗試次的反應規則(若線索為上下的標記，則接下來的規則為判斷上下，若線索為左右標記，則要判斷左右)，此即空間線索作業(spatial-cueing task)，空間線索作業刺激呈現與反應安排方式見圖四。顯而易見的，刺激判斷規則與反應規則都是二價性(bivalent)的，這是因為，「認知控制的最佳指標是在不同情境引發不同反應的同一刺激」而產生的特殊設計，也是其他作業轉換典範的另一共同特徵，目標刺激與反應規則至少是二價性的。見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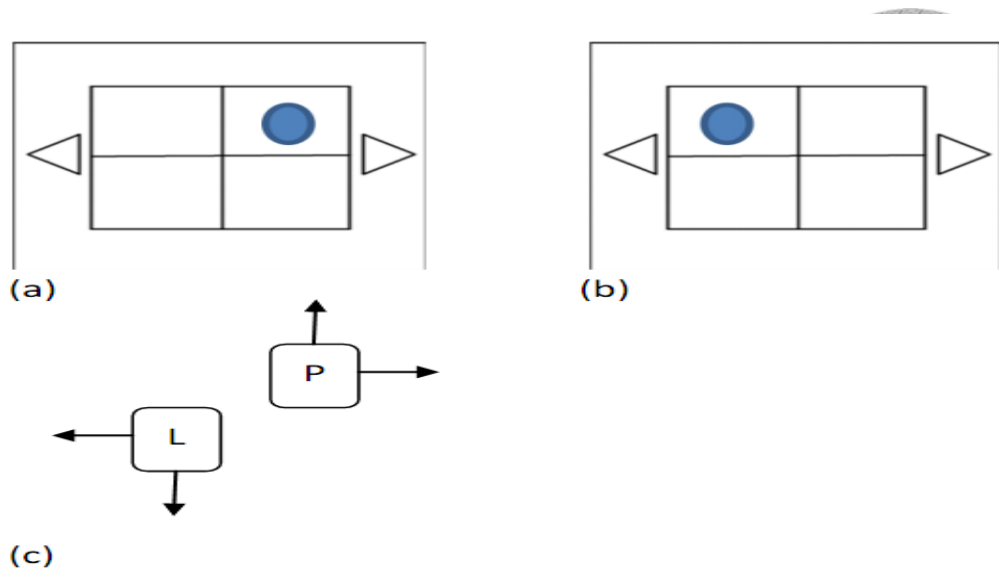


圖 4：刺激呈現及反應安排方式。

註：(a)規則為判斷左右時，作業刺激出現在第一象限，(b)規則為判斷左右時，作業刺激出現在第二象限，(c)作業反應按鍵安排方式，P 鍵同時代表上及右，L 鍵同時代表下及左。

作業轉換典範最重要的發現是，在作業轉換的時候受試者會有表現下降的情況，主要是展現在反應時間(reaction time, RT)的拉長，另外亦有正確率之下降的情況，而這種表現水準的降低被稱為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如 Meiran,1996; Meiran, 2000;Meiran, Chorev, &Sapir, 2000; Rubinstein, Meyer, & Evans, 2001)。對此一結果的解釋可分成兩大類，其一是準備性重組(preparatory reconfiguration)；其二為作業模組惰性化(task set inertia)。所謂準備性重組是指轉換成本的出現是因為對應於作業(或環境)要求，而主動啟動了一個組織性的執行歷程(organization-executive process)，而反應時間的延長及錯誤率的上升就是反應這個新增的歷程以及整體處理歷程的複雜化。Rubinstein、Meyer 與 Evans (2001)指出，重組包含兩個歷程。其一為目標活化(goal activation)，當出現作業要求的時候，人們會更新(update)作業要求，並以之形成當前的目標，並從舊目標轉移到新目標上；另一歷程則是規則活化(rule activation)，當人們轉移目標之後，人們會從程序記憶(procedural memory)中找出符合新目標的執行的部分，並將之活化以執行作業。

除準備性重組的解釋觀點外，尚有研究者以作業模組惰性化來解釋轉換成本的產生。Allport、Styles、及 Hsieh (1994)認為，轉換成本其實反應的是一種前向干擾(proactive interference)。Allport 與 Wylie (1999)進一步指出，在作業轉換時，因為當前的作業模組在前一個實驗嘗試次中是不恰當的作業模組，因而會被壓抑著

；但當前不恰當的作業模組在前一個實驗嘗試次中則是恰當的作業模組，因而是處於活化狀態的。也就是說在轉換作業時，當前不恰當的作業模組因為先前作業的關係而受到正向促發(positive priming)，然而當前恰當的作業模組卻是處在負向促發(negative priming)狀態，因此轉換成本所反應的其實是當前不恰當的作業模組激發程度尚未完全消退，而對當前恰當的作業模組的激發與使用造成干擾的結果。相對於準備性重組的解釋觀點，作業模組惰性化則認為轉換成本是因先前作業模組之表徵尚未完全消退所產生的被動干擾。

雖然許多研究發現，延長準備時間會使轉換成本縮小，因此支持了重組理論，例如，Merian (2000)指出轉換成本反應的是主動重組，但是 Allport 等人(1994)卻指出這種情況只是反應先前實驗模組被動性消散的現象，而非反應主動重組的效果。然而，這些早期的研究並沒有嘗試區分被動消散與主動重組之間的區隔，因而在理論解釋上爭論不休。

鑑於早期研究沒有嘗試區分主動與被動效果的差異，Meiran、Chorev、及 Sapir (2000)以改良的線索典範探討轉換成本的造成機制是主動或被動。其研究結果發現，當延長「反應-線索間隔(response-cue interval)」的時候，轉換成本會顯著減少，而此即支持了 Allport 等人 (1994)的論點；此外當延長「線索-目標間隔(cue-target interval)」的時候，轉換成本也會顯著減少，此則反應了重組的效果。但是轉換成本在這二種狀況下都不會消失，因此反應了在轉換作業的處理歷程中

還是有殘差(residual)部分。基於考量本研究的刺激特性及典範適切度，本研究將選擇以類同 Meiran、Chorev、及 Sapir (2000)的線索典範進行實驗。但本研究重點不在此現象的形成機制是主動或被動，因此本研究將不區分「反應-線索間隔」與「線索-目標間隔」。



此外，作業轉換因其反應按鍵設計至少為二價性的，因此根據其作業刺激，受試者之反應可能有反應一致(congruency)及反應不一致(incongruency)兩種。如圖四所示，當我們將反應安排為 P 代表刺激在上方或右側，而 L 鍵代表刺激在下方或左側時。當出現一個像(a)這樣的作業要求時，因現在規則要求判斷刺激在右側或左側，而刺激出現在第一象限，因此應按 P 鍵，但即使規則換成判斷上下時，因 P 鍵同時代表上或右，因此受試者依然應按 P 鍵，亦即不論判斷規則，受試者按 P 鍵恆正確，故為反應一致；也就是說，受試者不需產生另一個競爭性(competitive)的反應，因此不需要進行反應抑制。但在(b)時，因為刺激出現在第二象限，因此當規則為判斷左右時，受試者應按 L 鍵，但若規則改為判斷上下時，受試者則需按 P 鍵，故受試者會產生兩種反應模組，是為反應不一致；也就是說，受試者必須視當前判斷規則決定抑制其中一個反應模組以達到正確反應的目的。過去有關作業轉換研究對反應一致性的結果顯示一致性效果(congruency effect)(如 Merian, 1996; Meiran, Chorev, & Sapir, 2000)，亦即，反應一致嘗試次的反應時間小於反應不一致者，且錯誤率在反應一致時亦較低。目前作業轉換典範對反應一致性的討論相對較少，但 Goschke (2000)指出，一致性效果可能是因為反應不一致時，需要使用抑制功能對競爭性反應模組進行處理，因此有反應時間延長及錯誤率上升之現象。

因此在作業轉換時，在需要轉換或反應抑制(即反應不一致)時，反應時間越短，或正確率越高，代表認知彈性越好，反之，若是在需要轉換或反應抑制時，

反應時間越長，或正確率越低，則代表認知彈性越差。



過去認知彈性研究之不足

傳統認知彈性研究主要出自認知心理學領域，故研究議題為基礎歷程，如執行功能在何種情況下會有何種改變(如 Meiran,1996; Meiran, 2000;Meiran, Chorev, &Sapir, 2000; Rubinstein, Meyer, & Evans, 2001)，至於探討人格變項影響的研究則較少(如 Meiran 等人, 2011)。且 Meiran 等人(2011)研究，亦僅探討「強迫症患者」相對於「一般人」而言，有什麼不同，故雖 Meiran 等人(2011)指出，「強迫症患者」之認知彈性較「一般人」為差，但我們依然不知道這個差距是如何產生的？對此一議題，本研究認為可能是高強迫傾向者透過對特定刺激(如在本研究中之髒汙刺激)不斷進行思考壓抑，因而造成這些高強迫傾向者的認知彈性有所下降，且情緒亦變得更差(相較於未壓抑時)，因此使的這些高強迫傾向者逐漸演變為強迫症患者。總合前述文獻回顧內容，本研究將探討不同強迫傾向者對髒汙刺激進行不同型式的思考監控(即壓抑或表達)時，在認知彈性或情緒上的效果。

第四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假設


總合前述文獻回顧可知，最常出現的強迫症強迫思考種類為髒汙，且強迫症研究相對忽略初級與次級預防議題。而思考壓抑研究則較為忽略與強迫傾向的影響，且亦著重於壓抑後是否有易於再現之現象，但較忽略難以逃離之影響。此外，過去常使用思考頻率為依變項，但此一指標可能混淆思考去除能力與思考持續時間。且作業轉換研究亦較忽略強迫傾向之影響。故本研究企圖以作業轉換範式(此範式依變項包括反應時間與正確率)，研究不同強迫傾向者在對髒汙刺激進行或不進行思考壓抑後在認知彈性與情緒上的效果，且本研究亦使用一中性刺激，以

與髒污刺激進行比較。



本研究假設共分為(1)反應時間、(2)正確率、(3)情緒，對(1)反應時間而言，本研究認為：反應時間之轉換成本存在(即需轉換時的反應時間大於不需轉換時的反應時間)，且反應不一致時，轉換成本將會更大，又前述之反應不一致之轉換成本於壓抑組中應更明顯，且此狀況在高強迫傾向者中應更為明顯，但此轉換成本放大的情況應在焦慮-髒污刺激更大，而在中性刺激中則較小；對(2)正確率而言，本研究認為：正確率轉換成本存在(即需轉換時的正確率低於不需轉換時的正確率)，且反應不一致會使錯誤率之轉換成本放大；(3)對情緒而言，本研究認為：壓抑組於單純進行思考壓抑時，其焦慮及害怕髒污感應低於表達組，且平靜程度應高於表達組，但憂鬱情緒則無差異存在。而在同時進行思考壓抑與判斷作業時，壓抑組在焦慮情緒及害怕髒污感應高於表達組，且平靜程度應較低，但在憂鬱情緒則二組無顯著差異存在。以下分述各假設之理由。

在反應時間之假設上，本研究要求受試者在進行思考監控時，同時進行空間判斷作業。即受試者處於高認知負荷下，根據有限強度模式(Muraven & Baumeister, 2000)，本研究認為，因認知資源不足，壓抑會難以順利進行，且空間判斷作業之進行亦會受認知資源不足之影響，亦即當認知資源不足時，轉換之效能將會受到影響。且過去作業轉換研究顯示，相較於無需轉換的作業，需轉換的作業所需之反應時間較長(即轉換成本)。另外，根據一致性效果(如 Merian, 1996; Meiran, Chorev, &Sapir, 2000)及 Goschke (2000)的看法，反應不一致之刺激之反應衝突狀況將會引發強化當前作業模組及抑制另一競爭模組之反應，可知轉換成本於反應不一致時應更為放大。此外 Najmi 與 Wegner (2008)之研究指出，壓抑組於高認知負荷下會之不對稱促發效果，壓抑後，於無需壓抑或無法壓抑之狀況下，可觀察到如矛盾歷程理論所述之反彈效果，且在壓抑目標本身上的反彈效果



較壓抑目標相關刺激的反彈效果更為明顯，但反彈效果不發生在無關刺激上。此外根據注意力的控制理論(attention control theory; Eysenck, Derakshan, Santos, & Calvo, 2007)，可知焦慮會使注意集中於威脅性刺激，進而影響作業執行之反應時間，但不影響作業執行之正確率。而 DSM-V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認為強迫症強迫思考在大多數患者身上會引發明顯的焦慮，且本研究認為這些明顯的焦慮對患者而言，應該是一種長期而持續的狀況，且強迫傾向又為強迫症形成之病因之一，故可推得強迫傾向與特質性焦慮應有相關，故可得假設(1)反應時間之轉換成本存在(即需轉換時的反應時間大於不需轉換時的反應時間)，且反應不一致時，轉換成本將會更大，又前述之反應不一致之轉換成本於壓抑組中應更明顯，且此狀況在高強迫傾向者中應更為明顯，但此轉換成本放大的情況應在焦慮-髒汙刺激更大，而在中性刺激中則較小。

在正確率上，Najmi 與 Wegner (2008)並未觀察到壓抑組受試者與專注組受試者在錯誤率上有差異，故思考監控對正確率應無影響。且根據注意力的控制理論(Eysenck et al., 2007)，焦慮情緒不會影響反應正確率。又 Meiran (2000)之研究指出作業轉換嘗試次的正確率應較不轉換時為低，且此效果在反應不一致時應更為明顯。故可得假設(2)，正確率轉換成本存在(即需轉換時的正確率低於不需轉換時的正確率)，且反應不一致會使錯誤率之轉換成本放大。

此外，過去研究不只發現有認知上的反彈效果，亦發現有情感上之反彈效果。故本研究亦擬複製此結果，探討在操弄壓抑之後，若因外在作業的要求，受試者無法順利壓抑時，是否會有情感上之反彈效果存在。過去研究發現可有效壓抑時，個體之負向情緒(如焦慮)將會降低；但當面臨到無法有效壓抑時，其負向情緒將會比從未壓抑過之狀況來的更強。故可得假設(3)，壓抑組於單純進行思考壓抑時，其焦慮及害怕髒汙感應低於表達組，且平靜程度應高於表達組，但憂鬱情緒


則無差異存在。而在同時進行思考壓抑與判斷作業時，壓抑組在焦慮情緒及害怕
髒汙感應高於表達組，且平靜程度應較低，但在憂鬱情緒則二組無顯著差異存
在。



第五節 資料分析策略

本研究受試者先依 MOCI 之中位數(Md=9)進行分類為高強迫傾向及低強迫
傾向組。後對年齡及其他人格問卷(STAI-T, WBSI, BDI)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以探討高低二組在人格變項上是否有顯著差異。若於上述各人格變項上有差異存
在，則後續所有分析皆將以變異數分析與共變數分析比較二者間是否有所差異。
且考慮到憂鬱與強迫症之高共病性(如 Kring, Davison, Neale, & Johnson, 2007)，且
DSM-V(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雖在強迫症診斷中依然強調焦慮
之重要性，但不再將強迫症歸於焦慮症，顯示強迫症或強迫傾向的獨特性與重要
性；且嘗試壓抑其思考雖為診斷標準之一，但本研究為突顯強迫症或強迫傾向之
獨特影響，亦會嘗試控制思考壓抑特質之影響。因此，若要進行共變數分析時，
會分為(1)僅控制 BDI 進行共變數分析，以觀察在排除憂鬱情緒之影響後是否有
效果上之差異；及(2)同時控制 STAI-T、WBSI、與 BDI 進行共變數分析，以觀
察單純強迫傾向所產生之效果差異。先控制 BDI 之原因為，憂鬱雖易與強迫症
共病，但並非為強迫症之一部分，因此先去除 BDI 之影響；而本研究認為
DSM-V(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中，強迫症診斷同時包含焦慮特質
與思考壓抑特質之影響，因此為觀察較單純屬於強迫傾向之影響，故會再同時排
除 STAI-T 與 WBSI 之影響。

受試者於視覺類比量尺上之評分因程式語言設計問題，量尺資料輸出為 13
到 113 分(但由於受試者所見為 0 到 100 分之百分量尺，故不影響評量)，但為符



合分析習慣，首先將進行線性轉換，由 13 到 113 分量尺轉換至 0 至 100 分量尺，後進行分析。首先會先對高低強迫傾向二組的基線情緒狀態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若兩組受試者基線情緒沒有明顯差異，則直接對後續階段進行變異數分析，若有差異，則其基線情緒狀況將成為共變數而進行共變數分析。此後情緒視覺類比量尺之分析可分三類：(1)操弄檢核，對基線期情緒及刺激暴露後之情緒進行分析，以評量操弄是否成功；(2)對刺激暴露中及思考監控作業中之情緒進行分析，以考驗進行不同思考監控策略在情緒上之效果；(3)對單純進行思考監控作業時及需同時進行思考監控作業及作業轉換時之情緒狀態進行分析，以考驗思考監控策略運行成功及失敗時之效果差異。除情緒外，壓抑努力度的視覺類比量尺的分析方式為：(1)分別對單純思考監控作業期及同時進行思考監控作業及作業轉換期之壓抑努力度進行變異數分析，以確認受試者是否有遵行指導語，若發現壓抑組與表達組的壓抑努力度有顯著差異存在，後續壓抑努力度分析皆會控制此階段之壓抑努力度；(2)對單純思考監控作業時及同時進行思考監控作業及作業轉換期之壓抑努力度進行變異數分析，以考驗增加作業轉換是否真的可使受試者認知資源匱乏，而造成難以壓抑的狀況。

在反應時間與錯誤率上，本研究首先將各受試者資料進行正確率分析。若受試者在作業轉換上之正確率約為 50% 時，則不納入分析。另外，依 Meiran (2000) 之資料排除規則：作業轉換的第一個實驗嘗試次，上一個實驗嘗試次錯誤的實驗嘗試次、上一個實驗嘗試次反應時間超過 3000 毫秒的實驗嘗試次資料將完全不被納入分析中。其中，反應時間超過 3000 毫秒的實驗嘗試次，將只進行正確率分析，而不納入反應時間分析。依據上述資料排除條款，本實驗在反應時間指標上排除 6.86% 的資料，而在正確率指標上排除 6.31% 的資料，與過去研究(如 Meiran, Chorev, & Sapiir, 2000)相比沒有明顯差異。隨後，分別依反應時間與正確率進行分析，首先會進行變異數分析，在有需要時，再進行共變數分析。

本研究所設定達到顯著差異之水準為 p 值小於.05，此外若 p 值若大於.05 但卻小於.06 時，本研究將認為此結果達邊緣顯著。



第二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參與者為台灣大學學生 59 名，其中女性 33 名，男性 26 名。其中 2 名受試者因其反應正確率約為 50%，因此不納入資料分析中。此外 1 名受試者資料損毀無法納入分析。最後得高強迫傾向表達組 14 人(女性 7 人)、高強迫傾向壓抑組 14 人(女性 6 人)，低強迫傾向表達組 14 人(女性 9 人)，低強迫傾向壓抑組 14 人(女性 9 人)。

第二節 實驗材料

本研究材料共分兩類，其一為受試者自評問卷，包括莫斯利強迫症狀量表 (Maudsley Obsessional-Compulsive Inventory, MOCI; Hodgson & Rachman, 1977)、情境特質焦慮量表-特質部分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Trait, STAI-T; Spielberger, Gorsuch, Lushene, Vagg, & Jacobs, 1970)、白熊壓抑量表 (White Bear Suppression Inventory, WBSI; Wegner & Zanakos, 1994)、及貝克憂鬱量表一版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I, BDI-I; Beck, 1961)。第二類則為實驗刺激材料，共有情緒評量、壓抑努力度 (suppression effort) 評量，及髒汙刺激與中性刺激。

- (1) 莫斯利強迫症狀量表(MOCI)：為 Hodgson 與 Rachman (1977)編製，中文版由張素鳳(1987)所編製，共 30 題是否強迫選擇題，分數範圍由 0 至 30 分，目的在測得個體之強迫傾向，越低分代表強迫傾向越不明顯，反之則代表強迫傾向越明顯，一個月再測信度為.8(Hogson & Rachman, 1977)，且該量表中

譯版有良好的信效度(張素鳳, 1990;詳見張素鳳, 2006)。

- 
- (2) 情境特質焦慮量表-特質部分(STAI-T): Spielberger、Gorsuch、Lushene、Vagg、及 Jacobs (1970)所編製, 中文版由鐘思嘉 (1982)所編製, 目的在測量個體之情境及特質性焦慮程度。本研究僅採用特質焦慮量表, 此量尺共 20 題, 受試者需對每題描述進行評分(幾乎沒有為 1 分, 幾乎都是為 4 分), 分數由 0 至 80 分, 得分越低代表焦慮特質越弱, 反之代表焦慮特質越強, 對男性及女性的二十天再測信度分別為.86 與.73, 對男性及女性的內部一致性係數分別為.86 與.92(Hedberg, 1972), 中文版特質部分內部一致性係數為.859(鐘思嘉、龍長風, 1984)。
- (3) 白熊壓抑量表(WBSI): 為 Wegner 與 Zanakos (1994)所編, 中文版由張素鳳 (2002)所編制, 共 15 題, 測量個體進行思考壓抑的頻率有多高, 亦即, 個體的思考壓抑特質有多強。受試者根據其自身狀況對題目進行反應(1 分為非常不符合, 5 分為非常符合), 分數範圍為 0 至 75 分, 越低分代表越少使用思考壓抑進行控制, 反之, 越高分代表越頻繁使用思考壓抑進行控制, 內部一致性係數為.92, 七至十四天之再測信度為.83(張素鳳, 1999; 2002; 詳見張素鳳, 2006)。
- (4) 貝克憂鬱量表(BDI-I): 為 Beck、Ward、Mendelson、Mock、與 Erbaugh (1961)所編製, 共 21 題, 每題反應 0 至 3 分, 總得分為 0 至 63 分, 分數越高代表其憂鬱症狀越明顯。Shek (1990)指出中文版貝克憂鬱量表一版內部一致性係數為.86。
- (5) 情緒評量: 以視覺類比量尺(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的方式呈現, 共包括(1)平靜、(2)焦慮、(3)害怕髒汙、及(4)憂鬱, 各量尺 0 分代表完全不(如完全不平靜或完全不焦慮), 100 分代表非常(如非常平靜或非常焦慮)。
- (6) 壓抑努力度評量: 亦以視覺類比量尺方式呈現。0 分代表完全不努力壓抑, 100 分代表非常努力壓抑。

- (7) 髒汙刺激：為一骯髒的馬桶。先前研究(Chang, 2011; Chang & Chiu, 2013, submitted)採用 11 點量尺(0 分為完全沒有, 10 分為極度), 其平靜平均為 1.14, 焦慮平均為 5.86, 憂鬱平均為 3.14, 害怕髒汙為 7.71。
- (8) 中性刺激：為與過去思考壓抑研究取得一致性, 故本實驗中性刺激一樣使用北極熊。先前研究(Chang, 2011; Chang & Chiu, 2013, submitted)顯示, 平靜平均為 5.71, 焦慮平均為 0.71, 憂鬱平均為 0.57, 害怕髒汙為 0.14。



第三節 實驗設計與程序

本實驗為 $2 \times 2 \times 2 \times 2$ 混合設計, 共有兩個受試者間因子, 其一為思考監控作業(thought monitoring task, TMT), 分為壓抑組及表達組; 其二為強迫傾向, 分別為高強迫傾向組及低強迫傾向組。與三個受試者內因子, 分別為: (1) 作業轉換, 分為有轉換及無轉換; (2) 反應一致性, 分為反應一致及反應不一致; 及 (3) 刺激價性, 分為髒汙及中性刺激兩種, 本實驗作業轉換與否, 與反應一致與否之作業示意圖見圖五。依變項則有反應時間、錯誤率、及情緒評量。

圖五(a)嘗試次 N 與嘗試次 N+1 皆為判斷上下, 故作業沒有轉換, (b)嘗試次 N 判斷上下, 嘗試次 N+1 為判斷左右, 故作業轉換, (c)作業反應按鍵安排方式, P 鍵同時代表上及右, L 鍵同時代表下及左, 嘗試次 N 時, 因為刺激在第一象限, 故不論是判斷左右或上下, 按 P 鍵恆為對, 亦即受試者只會被引發一種反應(即按 P), 故此時稱為反應一致(亦即不需反應抑制), 但嘗試次 N+1 時, 因刺激出現在第二象限, 在判斷上下時, 必須按 P 鍵, 但若規則改為判斷左右, 則必須按 L 鍵, 即受試者會被引發按 P 或按 L 兩種反應, 而必須視環境要求做出正確反應, 故稱為反應不一致(即需要反應抑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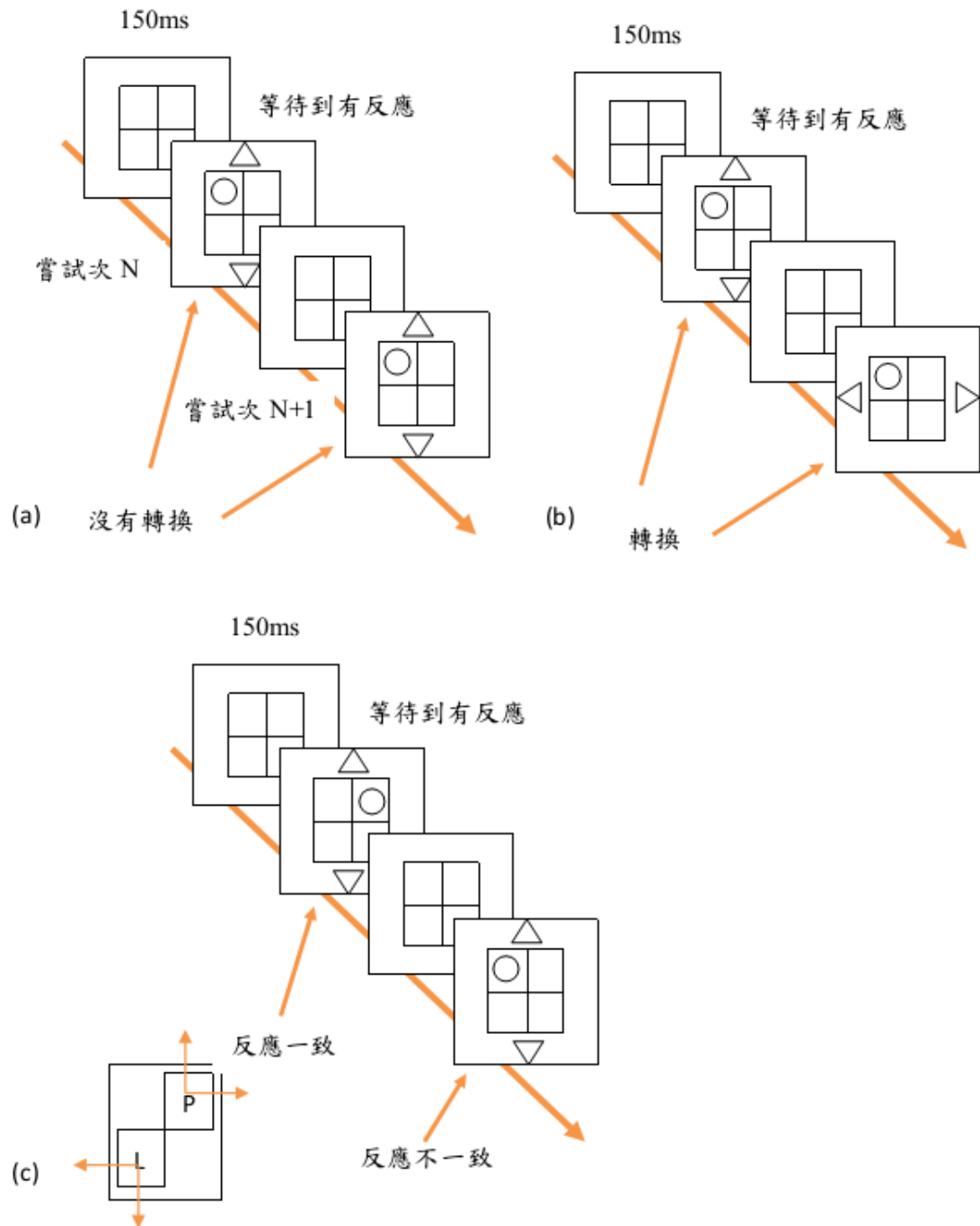



圖 5：作業示意圖。

受試者到達實驗室後，隨即給予試驗者同意書(informed consent)。然後受試者需先完成莫斯利強迫症狀量表、情境特質焦慮量表-特質部分、白熊壓抑量表、及貝克憂鬱量表一版等 4 份問卷，問卷完成後將受試者隨機分派至壓抑組或表達組。在實驗開始後，受試者首先需先自評目前的情緒狀態，包括平靜、焦慮、害



怕髒汙、及憂鬱。然後完成練習嘗試次，嘗試次之安排示意圖見圖四。在每個嘗試次進行時，電腦螢幕會先呈現一個成田字形的方格 150 毫秒(ms)作為凝視(fixation)用，然後會出現刺激，刺激將會隨機出現在四個象限中，並伴隨判斷規則(左右或上下)。受試者被要求反應越快越好，但盡可能不要犯錯。就反應按鍵設計而言，P 鍵代表刺激在上方或右側，L 鍵代表刺激在下方或左側。在受試者反應後，隨即出現下一個凝視方格，一樣持續 150 毫秒，接下來進行判斷作業的練習。練習刺激為一個笑臉，每種狀況都會出現 2 次，共 16 個練習試驗。接下來所有受試者都會看到一個呈現 30 秒的髒汙刺激(馬桶)，30 秒過後，受試者需自評當前情緒狀態(包括平靜、焦慮、害怕髒汙、及憂鬱)。接下來受試者依其所屬組別進行思考監控作業。依照被分派的組別進行，壓抑組的受試者將會看到以下的指導語：「在接下來的三分鐘，您盡可能的讓自己不要想到您剛剛看到的那張圖片，時間到了之後，會有嗶聲提醒您，如果沒有問題，請按空白鍵繼續」；而表達組的受試者則會看到：「在接下來的三分鐘，您可以想任何自己高興想的事情，包括您剛剛看到的那張圖片，時間到了之後，會有嗶聲提醒您，如果沒有問題，請按空白鍵繼續」。三分鐘過後，受試者需自評在剛才的思考監控作業中的情緒狀態(包括平靜、焦慮、害怕髒汙、及憂鬱)及壓抑努力度。完成評分後，受試者會進行正式的空間判斷作業，且同時依照其組別繼續進行思考監控作業，亦即，壓抑或表達。作業呈現方式與反應安排與練習階段一樣，但此時受試者看到的判斷目標可能為髒汙刺激(即之前看過的馬桶)或是中性刺激(北極熊)，在判斷目標出現後即開始計算反應時間，直到受試者進行反應為止。受試者一樣根據規則判斷刺激是位於上或下方、左或右側，刺激一樣是隨機呈現，且每個狀況會呈現 16 次(Najmi & Wegner, 2008)，共 256 個嘗試次。完成後，受試者需自評在剛才實驗階段中的情緒狀態(包括平靜、焦慮、害怕髒汙、及憂鬱)及壓抑努力度。完成後，受試者需再對先前正式作業中所看到的中性刺激進行情緒狀態(包括平靜、焦慮、害怕髒汙、及憂鬱)及壓抑努力度之評分。上述所有階段後之自評，

皆於百點視覺類比量尺上完成，受試者所見量尺為 0 到 100 分，0 代表完全不(例如完全不平靜、完全不焦慮、或完全不努力壓抑)，而 100 分非常代表(如非常平靜、非常焦慮、或非常努力壓抑)。在完成上述作業後，實驗即告結束，並進行釋疑(debriefing)，以確定受試者是否猜測到本研究假設，且是否有特別的不適狀態。在確定受試者沒有強烈的不適狀態後，則本研究即告結束。若受試者有強烈的不適狀態，則會協助受試者進行放鬆；若放鬆後不適狀態依然持續，則詢問是否須轉介正職心理師進行協助。在本研究釋疑階段顯示，沒有任何受試者能猜測到本研究假設，且亦無受試者有特別強烈之不適狀態延續。本實驗實驗流程整理如圖六所示。



告知同意

填寫問卷 (莫斯利強迫症狀量表、情境特質焦慮量表-特質部分、白熊壓抑量表、與貝克憂鬱量表)

隨機分派至不同思考監控組中 (壓抑或表達組)

受試者自評其基線情緒 (平靜、焦慮、害怕髒汙感、憂鬱)

以練習刺激進行作業轉換

呈現髒汙刺激 30 秒，後受試者自評看完髒汙刺激後的情緒

受試者依其思考監控組別進行 3 分鐘之壓抑或表達，後自評在思考監控期中的情緒與壓抑努力度

受試者依其思考監控組別進行壓抑或表達，且同時進行作業轉換，後自評在思考監控期中的情緒與壓抑努力度

受試者自評對剛才作業轉換中之髒汙與中性刺激知覺到的情緒，同時亦自評對髒汙與中性刺激的壓抑努力度

釋疑，若無問題則實驗結束

圖 6：實驗流程圖。

第三章 結果




第一節 人口學與人格變項

本研究各組受試者之人口學與人格變項統計見表一。以思考監控及強迫傾向為受試者間變項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在年齡上所有效果皆不顯(所有 $ps > .06$)。對四組內之性別比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在各組內之男女比無顯著差異存在($\chi^2(3, N= 56) = 2.95, p > .06$)。在 MOCI 上之分析結果顯示，強迫傾向之主要效果顯著($F(1, 52) = 67.79, p < .001$)，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在 STAI-T、WBSI、與 BDI 上之分析結果皆顯示，強迫傾向的主要效果顯著(STAI-T: $F(1, 52) = 11.98, p < .005$; WBSI: $F(1, 52) = 4.89, p < .05$; BDI: $F(1, 52) = 9.56, p < .005$)。因 STAI-T、WBSI、與 BDI 在不同強迫傾向組中亦有差異，故本研究在後續分析時將進行(1)變異數分析、(2)控制 BDI 之共變數分析、及(3)控制 STAI-T、WBSI、與 BDI 之共變數分析。各組在人口學與人格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與組間差異分析結果請見表一。

表 1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人口學與人格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與組間差異分析



	高強迫傾向(N=28)		低強迫傾向(N=28)	
	表達 (N=14)	壓抑(N=14)	表達 (N=14)	壓抑 (N=14)
	<i>M(SD)</i>	<i>M(SD)</i>	<i>M(SD)</i>	<i>M(SD)</i>
年齡	20.57(1.28) ^a	20.29(1.59) ^a	20.36(1.55) ^a	20.64(2.02) ^a
女性	7 ^a	6 ^a	9 ^a	9 ^a
STAI-T	46.43(12.81) ^a	49.29(11.28) ^a	35.57(8.79) ^b	39.43(11.53) ^b
WBSI	39.36(17.75) ^a	47.57(17.19) ^a	32.43(15.80) ^b	33.86(18.97) ^b
MOCI	13.93(4.29) ^a	13.79(3.42) ^a	7.00(2.00) ^b	7.29(1.77) ^b
BDI	9.57(9.91) ^a	11.07(7.82) ^a	3.50(4.42) ^b	5.00(6.10) ^b

註：STAI-T: 狀態-特質焦慮量表-特質部分; WBSI: 白熊壓抑量表; MOCI: 莫斯利強迫症狀量表; BID: 貝克憂鬱量表; a, b 字母不同代表有顯著差異，相同則無顯著差異

第二節視覺類比量尺評分



兩實驗組於各實驗階段之視覺類比量尺評分結果見表二。

表 2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視覺類比量尺上之各階段評分的平均數、標準差

情緒	強迫 傾向 組	思考 監控 組	測量 1	測量 2	測量 3	測量 4	中性刺激
			<i>M(SD)</i>	<i>M(SD)</i>	<i>M(SD)</i>	<i>M(SD)</i>	<i>M(SD)</i>
平靜	高強迫	表達	75.14(19.54)	58.79(24.15)	64.86(24.44)	53.50(18.70)	71.21(17.07)
	傾向	壓抑	71.64(20.22)	58.14(23.98)	60.50(24.39)	47.07(29.00)	71.21(17.49)
	低強迫	表達	84.86(16.71)	70.71(23.90)	82.00(19.42)	57.00(29.79)	75.71(19.61)
	傾向	壓抑	74.50(21.13)	58.00(29.06)	70.57(28.45)	54.00(29.37)	66.00(20.93)
焦慮	高強迫	表達	37.36(25.88)	39.21(23.45)	33.86(24.89)	40.86(20.81)	26.57(22.36)
	傾向	壓抑	29.57(17.57)	37.79(18.02)	38.86(21.34)	49.14(27.69)	29.07(21.18)
	低強迫	表達	21.43(21.27)	25.36(21.14)	14.43(14.39)	34.43(29.18)	9.64(13.68)
	傾向	壓抑	27.57(25.24)	26.29(22.79)	20.50(19.42)	28.43(21.63)	14.14(13.43)
害怕 髒汗 感	高強迫	表達	42.36(26.05)	48.86(24.95)	38.64(23.43)	36.36(25.17)	26.00(23.52)
	傾向	壓抑	45.64(26.91)	53.21(22.28)	35.86(23.73)	36.29(19.69)	23.86(21.90)
	低強迫	表達	26.21(21.40)	44.07(27.74)	22.29(20.94)	28.21(26.79)	12.71(15.13)
	傾向	壓抑	26.57(17.87)	34.93(21.84)	22.57(18.33)	27.00(15.06)	12.07(13.63)
憂鬱	高強迫	表達	35.43(26.72)	31.64(26.48)	29.71(24.60)	34.50(26.44)	24.29(23.78)
	傾向	壓抑	42.43(30.96)	42.14(25.40)	38.21(26.18)	38.57(27.68)	23.93(21.49)
	低強迫	表達	15.00(10.61)	19.00(19.93)	10.64(11.51)	23.36(24.74)	7.93(10.40)
	傾向	壓抑	23.86(21.26)	24.07(20.85)	13.64(15.69)	15.07(13.73)	6.64(7.34)
壓抑 努力 度	高強迫	表達			25.64(30.54)	27.29(27.28)	12.79(18.47)
	傾向	壓抑			56.93(30.23)	38.57(27.28)	24.86(23.28)
	低強迫	表達			23.71(31.76)	18.64(27.13)	4.29(5.68)
	傾向	壓抑			44.50(22.76)	30.86(25.28)	12.43(19.96)

註：測量 1：基線期；測量 2：髒汗刺激呈現後；測量 3：單純執行思考監控作業；測量 4：同時執行思考監控作業與作業轉換

對所有情緒進行多變量分析



以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為受試者間因子，並以時間為受試者內因子，同時對實驗中所有平靜、焦慮、害怕髒汙感、與憂鬱評量(即基線期、呈現髒汙刺激後、單純進行思考監控、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與作業刺激比較)進行 $2 \times 2 \times 5$ 的多變量分析。結果顯示，在所有情緒上時間主要效果皆顯著(平靜: $F(4, 208) = 15.55, p < .001$; 焦慮: $F(4, 208) = 10.14, p < .001$; 害怕髒汙感: $F(4, 208) = 21.34, p < .001$; 憂鬱: $F(4, 208) = 10.96, p < .001$)，且在焦慮、害怕髒汙感、與憂鬱上，強迫傾向主要效果亦顯著(焦慮: $F(1, 52) = 10.26, p < .005$; 害怕髒汙感: $F(1, 52) = 7.97, p < .01$; 憂鬱: $F(1, 52) = 13.58, p < .001$)，其餘效果皆不顯著。多變量分析結果摘要表見表三。

表 3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所有情緒評量之多變量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組內						
時間						
平靜	19094.62	4	4773.66	15.55	.001	***
焦慮	10225.45	4	2556.36	10.14	.001	***
害怕髒汙感	20646.49	4	5161.62	21.34	.001	***
憂鬱	7494.55	4	1873.64	10.96	.001	***
思考監控×時間						
平靜	106.89	4	26.72	.09	.986	
焦慮	396.89	4	99.92	.39	.813	
害怕髒汙感	139.77	4	34.94	.14	.965	
憂鬱	1301.19	4	325.30	1.90	.111	

(續下頁)

表 3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所有情緒評量之多變量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強迫傾向×時間						
平靜	1384.74	4	346.18	1.13	.344	
焦慮	769.26	4	192.32	.76	.550	
害怕髒汙感	633.66	4	158.41	.66	.624	
憂鬱	357.74	4	89.43	.52	.719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平靜	491.38	4	122.85	.40	.808	
焦慮	1412.76	4	353.19	1.40	.235	
害怕髒汙感	595.06	4	148.76	.62	.652	
憂鬱	408.66	4	102.17	.60	.665	
殘差						
平靜	63842.37	208	306.93			
焦慮	52417.63	208	252.01			
害怕髒汙感	50320.63	208	241.93			
憂鬱	35561.06	208	170.97			
組間						
思考監控						
平靜	2703.24	1	2703.24	1.81	.184	
焦慮	232.23	1	232.23	.17	.679	
害怕髒汙感	41.66	1	41.66	.03	.868	
憂鬱	962.00	1	962.00	.57	.455	
強迫傾向						
平靜	2629.16	1	2629.16	1.76	.190	
焦慮	13734.00	1	13734.00	10.26	.002	**
害怕髒汙感	11908.13	1	11908.13	7.97	.007	**
憂鬱	23095.89	1	23095.89	13.58	.001	***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平靜	729.66	1	729.66	.49	.487	
焦慮	18.00	1	18.00	.01	.908	

(續下頁)

表 3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所有情緒評量之多變量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害怕髒汙感	118.30	1	118.30	08	.779
憂鬱	349.89	1	349.89	.21	.652
殘差					
平靜	77485.34	52	1490.10		
焦慮	69618.59	52	1338.82		
害怕髒汙感	77668.66	52	1493.63		
憂鬱	88452.01	52	1701.00		

*** $p < .001$. ** $p < .01$.

基線期之情緒狀態

以基線期各情緒狀態為依變項進行的變異數與共變數分析結果摘要表見表四、五、六。下文分述之。

以基線期情緒狀態為依變項，以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為受試者間因子進行變異數或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受試者在平靜及焦慮程度上，不論是進行哪種分析，皆未顯著或邊緣顯著效果(所有 $ps > .06$)。但害怕髒汙感的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強迫傾向之主要效果顯著($F(1, 52) = 7.96, p < .01$)，高強迫傾向者的害怕髒汙感($M = 44.00$)大於低強迫傾向者的害怕髒汙感($M = 26.39$)，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在控制 BDI 後，強迫傾向之主要效果轉為邊緣顯著($F(1, 51) = 4.01, p < .06$)，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且在控制 STAI-T、WBSI、與 BDI 後，所有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在憂鬱情緒的變異數分析結果亦顯示，強迫傾向之主要效果顯著($F(1, 52) = 9.52, p < .005$)高強迫傾向者的憂鬱程度($M = 38.93$)大於低強迫傾向者的憂鬱程度($M = 19.43$)，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但在

控制 BDI 後，所有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且控制 STAI-T、WBSI 與 BDI 後，所有效果亦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



表 4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基線期評量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平靜					
思考監控	672.07	1	672.07	1.72	.195
強迫傾向	553.14	1	553.14	1.42	.239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164.57	1	164.57	.42	.519
殘差	20268.14	52	389.77		
焦慮					
思考監控	9.45	1	9.45	.02	.893
強迫傾向	1125.02	1	1125.02	2.18	.146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679.02	1	679.02	1.31	.257
殘差	26881.50	52	516.95		
害怕髒汙感					
思考監控	46.45	1	46.45	.09	.772
強迫傾向	4340.16	1	4340.16	7.96	.007 **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30.02	1	30.02	.06	.815
殘差	28342.21	52	545.04		
憂鬱					
思考監控	880.07	1	880.07	1.57	.215
強迫傾向	5323.50	1	5323.50	9.52	.003 **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12.07	1	12.07	.02	.884
殘差	29082.52	52	559.28		

** $p < .01$.

表 5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基線期評量在控制 BDI 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平靜					
思考監控	356.57	1	356.57	1.14	.291
強迫傾向	17.52	1	17.52	0.6	.814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164.57	1	164.57	.53	.472
殘差	15980.39	51	313.34		
焦慮					
思考監控	153.22	1	153.22	.41	.525
強迫傾向	16.36	1	16.36	.04	.835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679.02	1	679.02	1.82	.184
殘差	19049.16	51	373.51		
害怕髒汙感					
思考監控	8.42	1	8.42	.02	.900
強迫傾向	2120.58	1	2120.58	4.01	.051 #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30.02	1	30.02	.06	.813
殘差	26987.98	51	529.72		
憂鬱					
思考監控	284.69	1	284.69	.99	.325
強迫傾向	392.73	1	392.73	1.36	.249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12.07	1	12.07	.04	.839
殘差	14707.76	51	288.39		

$p < .06$.

表 6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基線期評量在控制 BDI、STAI-T 與 WBSI 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平靜					
思考監控	219.16	1	219.16	.75	.391

(續下頁)

表 6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基線期評量在控制 BDI、STAI-T 與 WBSI 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強迫傾向	208.09	1	208.09	.71	.403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63.91	1	63.91	.22	.642
殘差	14349.41	49	292.85		
焦慮					
思考監控	185.00	1	185.00	.48	.492
強迫傾向	51.09	1	51.09	.13	.717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580.74	1	580.74	1.51	.225
殘差	18881.41	49	385.34		
害怕髒汙感					
思考監控	18.63	1	18.63	.04	.844
強迫傾向	1226.28	1	1226.28	2.58	.115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17.46	1	17.46	.04	.849
殘差	23305.50	49	475.62		
憂鬱					
思考監控	141.74	1	141.74	.56	.457
強迫傾向	44.62	1	44.62	.18	.676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3.09	1	3.09	.01	.912
殘差	12344.95	49	251.94		

因此在後續以情緒為依變項的分析，包括操弄檢核、單純思考監控效果、比較單純思考監控及同時執行思考監控與認知作業、及刺激比較時，若是分析害怕髒汙與憂鬱時，本研究將基線期之害怕髒汙感與憂鬱情緒視為共變項。

測量 2 至測量 4 之各階段之情緒評量

需注意的是，除基線期外，若測量 2 至測量 4 中任何階段之情緒有組間差異時，亦會對下一階段之情緒評量造成影響，因此下文針對測量 2 至測量 4 之各

階段的情緒評量得分進行思考監控×強迫傾向的變異數分析，當變異數分析顯示某測量階段之某情緒狀態有組間差異時，則後續對該情緒之分析將以之為共變項進行分析。



測量 2

以測量 2 各情緒狀態為依變項進行的變異數分析結果摘要表見表七。下文分述之。

以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為受試者間因子進行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在平靜與害怕髒汙感上，所有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但對焦慮進行變異數分析時，則發現強迫傾向的主要效果顯著($F(1, 52) = 4.89, p < .05$)，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對憂鬱進行分析，結果亦顯示強迫傾向的主要效果顯著($F(1, 52) = 6.06, p < .05$)，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

表 7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2(呈現髒汙刺激後)評量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平靜					
思考監控	624.45	1	624.45	.97	.329
強迫傾向	486.16	1	486.16	.76	.389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510.02	1	510.02	.79	.377
殘差	33456.93	52	643.40		
焦慮					
思考監控	.88	1	.88	.01	.965
強迫傾向	2250.45	1	2250.45	4.89	.031 *

(續下頁)

表 7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2(呈現髒汙刺激後)評量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19.45	1	19.45	.04	.838
殘差	23930.79	52	460.21		
害怕髒汙感					
思考監控	80.16	1	80.16	.14	.714
強迫傾向	1863.02	1	1863.02	3.15	.082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637.88	1	637.88	1.08	.304
殘差	30755.93	52	591.46		
憂鬱					
思考監控	848.64	1	848.64	1.56	.219
強迫傾向	3301.79	1	3301.79	6.06	.017 *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130.14	1	130.14	.19	.665
殘差	28315.86	52	544.54		

* $p < .05$.

因此在後續以情緒為依變項的分析，包括單純思考監控效果、比較單純思考監控及同時執行思考監控與認知作業、及刺激比較時，若是分析焦慮與憂鬱時，本研究將測量 2 之焦慮與憂鬱視為共變項。

測量 3

以測量 3 各情緒狀態為依變項進行的變異數分析結果摘要表見表八。下文分述之。

以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為受試者間因子進行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在所有情緒評量上，皆發現強迫傾向的主要效果顯著(平靜: $F(1, 52) = 4.36, p < .05$; 焦慮:

$F(1, 52) = 12.16, p < .005$; 害怕髒汙感: $F(1, 52) = 6.52, p < .05$; 憂鬱: $F(1, 52) = 15.98, p < .001$), 但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



表 8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3(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評量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平靜					
思考監控	872.16	1	872.16	1.47	.231
強迫傾向	2592.16	1	2592.16	4.36	.042 *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175.02	1	175.02	.29	.590
殘差	30920.64	52	594.63		
焦慮					
思考監控	429.02	1	429.02	1.04	.312
強迫傾向	4997.16	1	4997.16	12.16	.001 ***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4.02	1	4.02	.01	.922
殘差	21372.36	52	411.01		
害怕髒汙感					
思考監控	21.88	1	21.88	.05	.830
強迫傾向	3075.45	1	3075.45	6.52	.014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33.02	1	33.02	.07	.792
殘差	24521.21	52	471.56		
憂鬱					
思考監控	462.88	1	462.88	1.01	.297
強迫傾向	6666.45	1	6666.45	15.98	.000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105.88	1	105.88	.25	.617
殘差	21699.64	52	417.30		

*** $p < .001$. * $p < .05$.

因此在後續以情緒為依變項的分析, 包括比較單純思考監控及同時執行思考監控與認知作業、及刺激比較時, 在所有情緒的分析上時, 本研究將測量 3 之平靜、焦慮、害怕髒汙感、與憂鬱視為共變項。

測量 4



以測量 4 各情緒狀態為依變項進行的變異數分析結果摘要表見表九。下文分述之。

以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為受試者間因子進行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在平靜與害怕髒汙感上，皆未發現任何顯著或邊緣顯著效果(所有 $ps > .06$)。但在焦慮與憂鬱上，則皆發現強迫傾向的主要效果顯著(焦慮: $F(1, 52) = 4.10, p < .05$; 憂鬱: $F(1, 52) = 7.42, p < .01$)，但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

表 9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4(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評量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平靜						
思考監控	311.14	1	311.14	.42	.518	***
強迫傾向	380.64	1	380.64	.52	.475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41.14	1	41.14	.06	.814	
殘差	38226.43	52	735.12			
焦慮						
思考監控	18.29	1	18.29	.03	.865	
強迫傾向	2578.57	1	2578.57	4.10	.048	*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714.29	1	714.29	1.13	.292	
殘差	32744.29	52	629.70			
害怕髒汙感						
思考監控	5.79	1	5.79	.01	.914	
強迫傾向	1063.14	1	1063.14	2.16	.147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4.57	1	4.57	.01	.924	
殘差	25552.43	52	491.39			

(續下頁)

表 9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4(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評量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憂鬱					
思考監控	62.16	1	62.16	.11	.742
強迫傾向	4200.45	1	4200.45	7.42	.009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534.45	1	534.45	.94	.336
殘差	29449.07	52	566.33		

* $p < .05$.


因此在後續以情緒為依變項的分析，即刺激比較時，若是分析焦慮與憂鬱時，本研究將測量 4 之焦慮與憂鬱視為共變項。

因此後續之對應情緒分析，會將以變異數分析、控制需控制之先前各階段情緒共變項與 BDI 進行之共變數分析，但若沒有需控制之對應情緒共變項，則僅控制 BDI 進行共變數分析，前述共變數分析之所以同時控制對應情緒共變項與 BDI 之理由為，本研究使用之四情緒項向度，與皆與長期憂鬱情緒關係密切，故同時控制，此外亦會控制再額外控制 STAI-T 與 WBSI 進行共變數分析。

操弄檢核

以測量 1(即基線期)與測量 2(即呈現髒汙刺激後)各情緒狀態為依變項進行的變異數與共變數分析結果摘要表見表十、十一、十二。下文分述之。

以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為受試者間變項，並以時間(測量 1 vs. 測量 2)為受試者內變項進行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在平靜程度上，時間的主要效果顯著($F(1, 52)$)



= 34.11, $p < .001$), 測量 1 之平靜程度 ($M = 76.54$) 高於測量 2 平靜程度 ($M = 61.41$), 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 在控制 BDI 後, 時間之主要效果依然顯著 ($F(1, 51) = 23.67, p < .001$), 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 但在額外控制 STAI-T 與 WBSI 後, 所有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顯示看到髒汙刺激後之平靜程度改變會受焦慮特質與長期壓抑傾向的影響。以焦慮為依變項進行的 $2 \times 2 \times 2$ 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 強迫傾向之主要效果顯著 ($F(1, 52) = 4.07, p < .05$), 具體而言, 高強迫傾向組之焦慮程度 ($M = 35.98$) 高於低強迫傾向組 ($M = 25.16$), 但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 但在控制 BDI 後, 所有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 在額外控制 STAI-T 與 WBSI 後, 所有效果亦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因在所有分析中皆未發現時間之主要效果或交互作用顯著, 故本實驗刺激未使受試者之焦慮情緒上升。以害怕髒汙感為依變項進行的 $2 \times 2 \times 2$ 變異數分析, 結果顯示時間的主要效果顯著 ($F(1, 52) = 10.99, p < .005$), 測量 2 害怕髒汙感 ($M = 45.27$) 大於測量 1 害怕髒汙感 ($M = 35.20$); 且強迫傾向之主要效果亦顯著 ($F(1, 52) = 6.77, p < .05$), 高強迫傾向組的害怕髒汙感 ($M = 47.52$) 大於低強迫傾向組的害怕髒汙感 ($M = 32.95$); 同時控制測量 1 之害怕髒汙感與 BDI 進行分析, 結果顯示時間主要效果顯著 ($F(1, 50) = 16.92, p < .001$), 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 在額外控制 STAI-T 與 WBSI 後, 時間的主要效果亦顯著 ($F(1, 48) = 5.31, p < .05$), 但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顯示本研究髒汙刺激可有效使受試者害怕髒汙感上升。以憂鬱為依變項進行的 $2 \times 2 \times 2$ 變異數分析, 結果顯示僅強迫傾向的主要效果顯著 ($F(1, 52) = 9.11, p < .005$), 高強迫傾向組的憂鬱程度 ($M = 37.91$) 大於低強迫傾向組的憂鬱程度 ($M = 20.48$), 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 同時控制測量 1 憂鬱情緒與 BDI 進行分析, 結果顯示時間的主要效果顯著 ($F(1, 50) = 5.51, p < .05$), 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 但若額外控制 STAI-T 與 WBSI 進行共變數分析, 則所有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

表 10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1(基線期)與測量 2(呈現髒汙刺激後)評
量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平靜						
組內						
時間	6405.44	1	6405.44	34.11	.001	***
思考監控×時間	.44	1	.44	.01	.962	
強迫傾向×時間	1.08	1	1.08	.01	.940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47.58	1	47.58	.25	.617	
×時間						
殘差	9765.96	52	187.81			
組間						
思考監控	1296.08	1	1296.08	1.53	.221	
強迫傾向	1038.22	1	1038.22	1.23	.273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627.01	1	627.01	.74	.393	
殘差	43959.11	52	845.37			
焦慮						
組內						
時間	282.89	1	282.89	1.65	.204	
思考監控×時間	2.29	1	2.29	.01	.908	
強迫傾向×時間	96.57	1	96.57	.56	.456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234.32	1	234.32	1.37	.247	
×時間						
殘差	8903.93	52	171.23			
組間						
思考監控	8.04	1	8.04	.01	.921	
強迫傾向	3278.89	1	3278.89	4.07	.049	*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464.14	1	464.14	.58	.451	
殘差	41908.36	52	805.93			
害怕髒汙感						
組內						
時間	2840.14	1	2840.14	10.99	.002	**
思考監控×時間	124.32	1	124.32	.48	.491	

(續下頁)

表 10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1(基線期)與測量 2(呈現髒汙刺激後)評
量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p 值
強迫傾向×時間	258.04	1	258.04	1.00	.322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195.57	1	195.57	.76	.388
殘差	13433.93	52	258.35		
組間					
思考監控	2.29	1	2.29	.01	.960
強迫傾向	5945.14	1	5945.14	6.77	.012 *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472.32	1	472.32	.54	.467
殘差	45664.21	52	878.16		
憂鬱					
組內					
時間	.04	1	.04	.01	.988
思考監控×時間	.14	1	.14	.01	.977
強迫傾向×時間	120.14	1	120.14	.71	.404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92.89	1	92.89	.55	.463
殘差	8827.79	52	169.77		
組間					
思考監控	1728.57	1	1728.57	1.85	.180
強迫傾向	8505.14	1	8505.14	9.11	.004 **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22.32	1	22.32	.02	.878
殘差	48570.64	52	934.05		

*** $p < .001$. ** $p < .01$. * $p < .05$.

表 11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1(基線期)與測量 2(呈現髒汗刺激後)評
量在控制 BDI 與需控制的情緒共變項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平靜						
組內						
時間	4427.55	1	4427.55	23.67	.001	***
思考監控×時間	.85	1	.85	.01	.946	
強迫傾向×時間	24.57	1	24.57	.13	.719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時 間	47.58	1	47.58	.254	.616	
殘差	9540.85	51	187.08			
組間						
思考監控	763.27	1	763.27	1.03	.316	
強迫傾向	.93	1	.93	.01	.972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627.01	1	627.01	.84	.363	
殘差	37937.31	51	743.87			
焦慮						
組內						
時間	585.02	1	585.02	3.47	.068	
思考監控×時間	11.12	1	11.12	.07	.798	
強迫傾向×時間	252.21	1	252.21	1.50	.227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234.21	1	234.21	1.39	.244	
殘差	8601.80	51	168.66			
組間						
思考監控	200.81	1	200.81	.34	.563	
強迫傾向	103.26	1	103.26	.17	.678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464.14	1	464.14	.78	.381	
殘差	30292.56	51	593.97			
害怕髒汗感						
組內						
時間	3461.15	1	3461.15	16.92	.001	***
思考監控×時間	129.54	1	129.54	.63	.430	

(續下頁)

表 11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1(基線期)與測量 2(呈現髒汙刺激後)評
量在控制 BDI 與需控制的情緒共變項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強迫傾向×時間	14.94	1	14.94	.07	.788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250.32	1	250.32	1.22	.274
殘差	10225.96	50	204.52		
組間					
思考監控	129.54	1	129.54	.63	.430
強迫傾向	14.94	1	14.94	.07	.788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250.32	1	250.32	1.22	.274
殘差	10225.96	50	204.52		
憂鬱					
組內					
時間	744.31	1	744.31	5.51	.023 *
思考監控×時間	45.36	1	45.36	.34	.565
強迫傾向×時間	.69	1	.69	.01	.943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69.83	1	69.83	.52	.475
殘差	6753.00	50	135.06		
組間					
思考監控	45.36	1	45.36	.34	.565
強迫傾向	.69	1	.69	.01	.943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69.83	1	69.83	.52	.475
殘差	6753.00	50	135.06		

註：需控制之情緒控變項：基線期的害怕髒汙感與憂鬱。

*** $p < .001$. * $p < .05$.

表 12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1(基線期)與測量 2(呈現髒汗刺激後)評
量在控制 BDI、STAI-T、WBSI 與需控制的情緒共變項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平靜					
組內					
時間	12.73	1	12.73	.07	.794
思考監控×時間	2.33	1	2.33	.01	.911
強迫傾向×時間	14.46	1	14.46	.08	.780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85.03	1	85.03	.46	.500
殘差	9021.03	49	184.10		
組間					
思考監控	376.70	1	376.70	.56	.457
強迫傾向	275.47	1	275.47	.41	.525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421.36	1	421.36	.63	.432
殘差	32849.87	49	670.41		
焦慮					
組內					
時間	3.39	1	3.39	.02	.889
思考監控×時間	4.61	1	4.61	.03	.871
強迫傾向×時間	193.60	1	193.60	1.12	.296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213.11	1	213.11	1.23	.273
殘差	8504.89	49	173.57		
組間					
思考監控	292.02	1	292.02	.48	.490
強迫傾向	14.48	1	14.48	.02	.878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379.56	1	379.56	.63	.432
殘差	29567.99	49	603.43		
害怕髒汗感					
組內					
時間	1002.96	1	1002.96	5.31	.026 *
思考監控×時間	138.92	1	138.92	.74	.395

(續下頁)

表 12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1(基線期)與測量 2(呈現髒汙刺激後)評
量在控制 BDI、STAI-T、WBSI 與需控制的情緒共變項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強迫傾向×時間	13.06	1	13.06	.07	.794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62.83	1	62.83	.33	.567
殘差	9059.27	48	188.74		
組間					
思考監控	138.92	1	138.92	.74	.395
強迫傾向	13.06	1	13.06	.07	.794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62.83	1	62.83	.33	.567
殘差	9059.27	48	188.74		
憂鬱					
組內					
時間	165.98	1	165.98	1.19	.280
思考監控×時間	42.02	1	42.02	.30	.584
強迫傾向×時間	9.17	1	9.17	.07	.798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34.47	1	34.47	.25	.620
殘差	6643.13	48	138.40		
組間					
思考監控	42.02	1	42.02	.30	.584
強迫傾向	9.17	1	9.17	.07	.798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34.47	1	34.47	.25	.620
殘差	6643.13	48	138.40		

註：需控制之情緒控變項：基線期的害怕髒汙感與憂鬱。

* $p < .05$.

操弄檢核分析顯示，在呈現髒汙刺激後，受試者的平靜程度明顯降低，且害怕髒汙感與憂鬱感明顯上升，但焦慮程度則無明顯改變。

壓抑努力度



以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為受試者間變項，以壓抑努力度為依變項進行的 2×2 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思考監控的主要效果顯著($F(1, 52) = 11.25, p < .005$)，壓抑組壓抑努力度($M = 50.71$)高於表達組壓抑努力度($M = 24.68$)，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見表十三；共變數分析結果亦顯示思考監控的主要效果顯著(僅控制 BDI: $F(1, 52) = 10.35, p < .005$; 額外控制 STAI-T 與 WBSI: $F(1, 52) = 9.16, p < .005$)，但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見表十四、十五。皆顯示壓抑組之壓抑努力度大於表達組。

表 13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單純進行思考監控時壓抑努力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思考監控	9490.02	1	9490.02	11.25	.001	***
強迫傾向	721.45	1	721.45	.86	.359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385.88	1	385.88	.46	.502	
殘差	43848.50	52	843.24			

*** $p < .001$.

表 14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單純進行思考監控時壓抑努力度在控制 BDI 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思考監控	8379.56	1	8379.56	10.35	.002	**
強迫傾向	22.36	1	22.36	.03	.869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385.88	1	385.88	.48	.493	
殘差	41283.03	51	809.47			

** $p < .01$.

表 15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單純進行思考監控時壓抑努力度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思考監控	7148.28	1	7148.28	9.16	.004 **
強迫傾向	45.31	1	45.31	.06	.811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447.40	1	447.40	.57	.453
殘差	38251.51	49	780.64		

** $p < .01$.

此外以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為受試者間變項，且以時間(測量 3 vs. 測量 4)為受試者內變項，並以壓抑努力度為依變數進行的 $2 \times 2 \times 2$ 變異數分析以評估不同實驗階段受試者之壓抑努力度改變。變異數分析顯示僅時間及思考監控的主要效果顯著(時間: $F(1, 52) = 5.50, p < .05$; 思考監控: $F(1, 52) = 8.62, p < .01$)，具體言之，測量 3(即單純進行思考監控時)壓抑努力度($M = 37.70$)大於測量 4(即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壓抑努力度($M = 28.84$)，且壓抑組壓抑努力度($M = 42.71$)大於表達組壓抑努力度($M = 23.82$)，變異數分析摘要見表十六。但因測量 4 之壓抑努力度可能會受測量 3 的壓抑努力度之影響，且壓抑努力度與長期憂鬱情緒之關係較為不明，故本研究首先控制測量 3 之壓抑努力度進行共變數分析，再同時控制測量 3 之壓抑努力度及 BDI 進行分析，最後控制所有共變項進行分析，以觀察是否有效果上之差異。在控制測量 3 之壓抑努力度後，分析結果顯示僅時間的主要效果顯著($F(1, 51) = 5.02, p < .05$)，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見表十七；若同時控制測量 3 之壓抑努力度與 BDI 後，所有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見表十八；再額外控制 STAI-T 與 WBSI 後，所有效果亦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見表十九。顯示所有受試者壓抑努力度皆有下降，但壓抑組壓抑努力度依然穩定高於表達組。

表 16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與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時壓抑努力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組內						
時間	2196.57	1	2196.57	5.50	.023	*
思考監控×時間	1428.57	1	1428.57	3.58	.064	
強迫傾向×時間	7.00	1	7.00	.02	.895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228.57	1	228.57	.57	.453	
×時間						
殘差	20752.29	52	399.08			
組間						
思考監控	9994.32	1	9994.32	8.62	.005	**
強迫傾向	1650.89	1	1650.89	1.42	.238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160.32	1	160.32	.14	.712	
殘差	60321.43	52	1160.03			

** $p < .01$. * $p < .05$.

表 17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與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時壓抑努力度在控制單純進行思考監控時壓抑努力度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組內						
時間	1392.25	1	1392.25	5.02	.029	*
思考監控×時間	.001	1	.001	.001	1	
強迫傾向×時間	168.03	1	168.03	.61	.440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55.70	1	55.70	.20	.656	
×時間						
殘差	14149.18	51	277.44			
組間						
思考監控	.001	1	.001	.001	1	
強迫傾向	168.03	1	168.03	.61	.440	

(續下頁)

表 17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與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時壓抑努力度在控制單純進行思考監控時壓抑努力度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55.70	1	55.70	.20	.656
殘差	14149.18	51	277.44		

* $p < .05$.

表 18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與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時壓抑努力度在控制 BDI 與單純進行思考監控時壓抑努力度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組內					
時間	489.25	1	489.25	1.85	.180
思考監控×時間	.04	1	.04	.01	.990
強迫傾向×時間	.2342	1	.2342	.01	.977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45.54	1	45.54	.17	.680
×時間					
殘差	13212.29	50	264.25		
組間					
思考監控	.04	1	.04	.01	.990
強迫傾向	.2342	1	.2342	.01	.977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45.54	1	45.54	.17	.680
殘差	13212.29	50	264.25		

表 19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與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時壓抑努力度在控制 BDI、STAI-T、WBSI、與單純進行思考監控時壓抑努力度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組內					
時間	134.10	1	134.10	.51	.480
思考監控×時間	.03	1	.03	.01	.992
強迫傾向×時間	8.63	1	8.63	.03	.857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41.88	1	41.88	.16	.693
殘差	12700.46	48	264.59		
組間					
思考監控	.03	1	.03	.01	.992
強迫傾向	8.63	1	8.63	.03	.857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41.88	1	41.88	.16	.693
殘差	12700.46	48	264.59		

此外因測量 4 之壓抑努力度可能會因思考監控的刺激類別(即髒汙或中性)而不同，故本段將再檢驗測量 4 之壓抑努力度是否在強迫傾向×思考監控組間有差異。以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與受試者間變項進行變異數分析，結果並未發現任何顯著或邊緣顯著效果(所有 $ps > .06$)，見表二十。故後續刺激比較之壓抑努力度分析，將不納入測量 4 之壓抑努力度為共變項。

表 20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時壓抑努力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思考監控	1932.88	1	1932.8	2.70	.106
強迫傾向	936.45	1	936.45	1.31	.258

(續下頁)

表 20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時壓抑努力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3.02	1	3.02	.01	.948
殘差	37225.21	52	715.87		

思考監控方式進行對情緒的效果

以測量 2(即呈現髒汙刺激後)與測量 3(即單純進行思考監控)各情緒狀態為依變項進行的變異數與共變數分析結果摘要表見表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下文分述之。

表 21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2(呈現髒汙刺激後)與測量 3(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評量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平靜					
組內					
時間	1824.14	1	1824.14	7.08	.010 **
思考監控×時間	10.32	1	10.32	.04	.842
強迫傾向×時間	416.57	1	416.57	1.62	.209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43.75	1	43.75	.17	.682
×時間					
殘差	13397.21	52	257.64		
組間					
思考監控	1486.29	1	1486.29	1.52	.224
強迫傾向	2661.75	1	2661.75	2.72	.105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641.29	1	641.29	.65	.422
殘差	50980.36	52	980.39		

(續下頁)

表 21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2(呈現髒汙刺激後)與測量 3(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評量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焦慮						
組內						
時間	771.75	1	771.75	3.55	.065	
思考監控×時間	234.32	1	234.32	1.08	.304	
強迫傾向×時間	270.32	1	270.32	1.24	.270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2.89	1	2.89	.01	.909	
殘差	11320.71	52	217.71			
組間						
思考監控	195.57	1	195.57	.30	.587	
強迫傾向	6977.29	1	6977.29	10.6	.002	**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20.57	1	20.57	.03	.860	
殘差	33982.43	52	653.51			
害怕髒汙感						
組內						
時間	6665.14	1	6665.14	25.1	.001	***
思考監控×時間	9.14	1	9.14	.03	.854	
強迫傾向×時間	75.57	1	75.57	.29	.596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480.57	1	480.57	1.81	.184	
殘差	13809.57	52	265.57			
組間						
思考監控	92.89	1	92.89	.12	.734	
強迫傾向	4862.89	1	4862.89	6.10	.017	*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190.32	1	190.32	.24	.627	
殘差	41467.57	52	797.45			
憂鬱						
組內						
時間	1062.72	1	1062.72	9.86	.003	**
思考監控×時間	29.01	1	29.01	.27	.606	

(續下頁)

表 21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2(呈現髒汙刺激後)與測量 3(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評量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強迫傾向×時間	292.51	1	292.51	2.72	.105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01	1	.01	.001	.993
殘差	5602.25	52	107.74		
組間					
思考監控	1282.51	1	1282.51	1.50	.226
強迫傾向	9675.72	1	9675.72	11.3	.001 ***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209.01	1	209.01	.25	.623
殘差	44413.25	52	854.10		

*** $p < .001$. ** $p < .01$. * $p < .05$.

表 22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2(呈現髒汙刺激後)與測量 3(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評量在控制 BDI 與需控制的情緒共變項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平靜					
組內					
時間	521.15	1	521.15	2.00	.164
思考監控×時間	17.76	1	17.76	.07	.795
強迫傾向×時間	509.47	1	509.47	1.95	.168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43.75	1	43.75	.17	.684
殘差	13303.60	51	260.86		
組間					
思考監控	1073.47	1	1073.47	1.14	.291
強迫傾向	705.74	1	705.74	.75	.391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641.29	1	641.29	.68	.414
殘差	48179.74	51	944.70		

(續下頁)

表 22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2(呈現髒汙刺激後)與測量 3(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評量在控制 BDI 與需控制的情緒共變項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焦慮					
組內					
時間	615.70	1	615.70	4.53	.038 *
思考監控×時間	115.43	1	115.43	.85	.361
強迫傾向×時間	423.19	1	423.19	3.11	.084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15	1	.15	.00	.973
殘差	6794.92	50	135.90		
組間					
思考監控	115.43	1	115.43	.85	.361
強迫傾向	423.19	1	423.19	3.11	.084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15	1	.15	.01	.973
殘差	6794.92	50	135.90		
害怕髒汙感					
組內					
時間	1658.35	1	1658.35	6.01	.018 *
思考監控×時間	9.45	1	9.45	.03	.854
強迫傾向×時間	63.29	1	63.29	.23	.634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479.89	1	479.89	1.74	.193
殘差	13809.18	50	276.18		
組間					
思考監控	387.68	1	387.68	.92	.341
強迫傾向	.05	1	.05	.01	.991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94.80	1	94.80	.23	.637
殘差	20977.96	50	419.56		
憂鬱					
組內					
時間	4.88	1	4.88	.09	.770
思考監控×時間	2.14	1	2.14	.04	.847

(續下頁)

表 22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2(呈現髒汙刺激後)與測量 3(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評量在控制 BDI 與需控制的情緒共變項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強迫傾向×時間	301.34	1	301.34	5.32	.025 *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31.36	1	31.36	.55	.460
殘差	2773.40	49	56.60		
組間					
思考監控	2.14	1	2.14	.04	.847
強迫傾向	301.34	1	301.34	5.32	.025 *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31.36	1	31.36	.55	.460
殘差	2773.40	49	56.60		

註：需控制之情緒控變項：基線期的害怕髒汙感與憂鬱、呈現髒汙刺激後的焦慮與憂鬱。

* $p < .05$.

表 23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2(呈現髒汙刺激後)測量 3(單純進行思考間控)評量在控制 BDI、STAI-T、WBSI 與需控制的情緒共變項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平靜					
組內					
時間	5.41	1	5.41	.02	.888
思考監控×時間	26.18	1	26.18	.10	.756
強迫傾向×時間	444.77	1	444.77	1.65	.204
思考監控×強迫傾 向×時間	69.50	1	69.50	.26	.613
殘差	13178.42	49	268.95		
組間					
思考監控	528.92	1	528.92	.63	.432
強迫傾向	68.81	1	68.81	.08	.776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458.45	1	458.45	.54	.464
殘差	41285.44	49	842.56		

(續下頁)

表 23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2(呈現髒汙刺激後)測量 3(單純進行思考間控)評量在控制 BDI、STAI-T、WBSI 與需控制的情緒共變項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焦慮					
組內					
時間	98.40	1	98.40	.77	.385
思考監控×時間	55.41	1	55.41	.43	.513
強迫傾向×時間	321.25	1	321.25	2.51	.119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5.35	1	5.35	.04	.839
殘差	6136.70	48	127.85		
組間					
思考監控	55.41	1	55.41	.43	.513
強迫傾向	321.25	1	321.25	2.51	.119
思考監控×強迫傾 向	5.35	1	5.35	.04	.839
殘差	6136.70	48	127.85		
害怕髒汙感					
組內					
時間	1399.68	1	1399.68	5.82	.020 *
思考監控×時間	6.28	1	6.28	.03	.872
強迫傾向×時間	9.88	1	9.88	.04	.840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119.69	1	119.69	.50	.484
殘差	11547.47	48	240.57		
組間					
思考監控	443.80	1	443.80	1.04	.312
強迫傾向	16.68	1	16.68	.04	.844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24.13	1	24.13	.06	.813
殘差	20399.16	48	424.98		

(續下頁)

表 23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2(呈現髒汙刺激後)測量 3(單純進行思考間控)評量在控制 BDI、STAI-T、WBSI 與需控制的情緒共變項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憂鬱					
組內					
時間	167.26	1	167.26	3.02	.089
思考監控×時間	4.46	1	4.46	.08	.778
強迫傾向×時間	195.41	1	195.41	3.53	.066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時間	48.24	1	48.24	.872	.355
殘差	2599.42	47	55.31		
組間					
思考監控	4.46	1	4.46	.08	.778
強迫傾向	195.41	1	195.41	3.53	.066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48.24	1	48.24	.872	.355
殘差	2599.42	47	55.31		

註：需控制之情緒控變項：基線期的害怕髒汙感與憂鬱、呈現髒汙刺激後的焦慮與憂鬱。

* $p < .05$.

為探索各組執行思考監控對情緒的效果，在此以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為受試者間變項，且以時間(測量 2 vs. 測量 3)為受試者內變項進行 $2 \times 2 \times 2$ 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在平靜上時間之主要效果顯著($F(1, 52) = 7.08, p < .05$)，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具體言之，受試者測量 3 的平靜程度($M = 69.48$)大於在測量 2 的平靜程度($M = 61.41$)；但在控制 BDI 後，所有效果亦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且額外控制 STAI-T 與 WBSI 後，所有效果亦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對焦慮進行 $2 \times 2 \times 2$ 變異數分析的結果顯示，強迫傾向之主要效果顯著($F(1, 52) = 10.68, p < .005$)，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具體言之，高強迫傾向組的焦慮程度($M = 37.43$)大於低強迫傾向組的焦慮程度($M = 21.64$)；同時控制測量 2 之焦慮情



緒與 BDI 進行分析，僅時間主要效果顯著($F(1, 50) = 4.53, p < .05$)，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顯示測量 2 之焦慮情緒與 BDI 可能為壓抑變項；額外控制 STAI-T 與 WBSI 進行分析則顯示，所有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對害怕髒汙感之 $2 \times 2 \times 2$ 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時間與強迫傾向之主要效果顯著(時間： $F(1, 52) = 25.10, p < .001$ ；強迫傾向： $F(1, 52) = 6.10, p < .05$)，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具體言之，高強迫傾向組的害怕髒汙感($M = 44.14$)大於低強迫傾向組($M = 30.96$)，且所有受試者在測量 2 的害怕髒汙感($M = 45.27$)高於測量 3 時之害怕髒汙感($M = 29.84$)；但控制測量 1(即基線期)之害怕髒汙感與 BDI 後，僅時間之主要效果顯著($F(1, 50) = 6.01, p < .005$)；額外控制 STAI-T 與 WBSI 進行分析則顯示，時間主要效果顯著($F(1, 49) = 5.82, p < .05$)，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測量 2 之害怕髒汙感明顯高於測量 3 之害怕髒汙感，顯示實驗刺激所導致之害怕髒汙感隨時間經過而有明顯減退之狀況。對憂鬱之 $2 \times 2 \times 2$ 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僅強迫傾向之主要效果顯著(時間： $F(1, 52) = 9.86, p < .005$ ；強迫傾向： $F(1, 52) = 11.33, p < .005$)，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具體言之，高強迫傾向組的憂鬱程度($M = 35.43$)高於低強迫傾向組($M = 16.84$)，且所有受試者在測量 2 的憂鬱程度($M = 29.21$)高於在測量 3 的憂鬱程度($M = 23.05$)；但控制測量 1、測量 2 憂鬱程度與 BDI 後，效果為強迫傾向主要效果顯著($F(1, 49) = 5.32, p < .05$)，且時間與強迫傾向交互作用顯著($F(1, 49) = 5.32, p < .05$)，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但需注意的是若額外控制 STAI-T 與 WBSI，所有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不同強迫傾向組在測量 2 與測量 3 之憂鬱情緒交互作用圖見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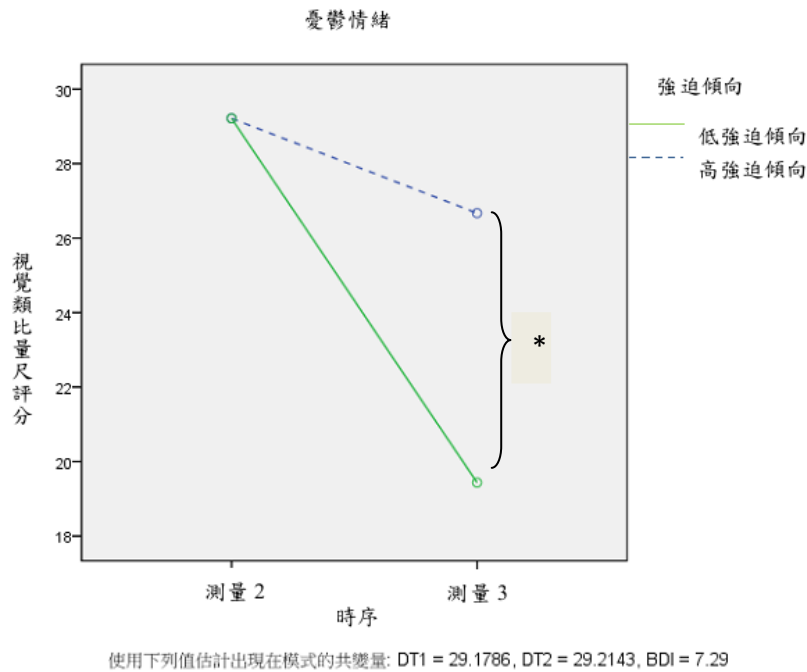


圖 7：不同強迫傾向組在測量 2 與測量 3 之憂鬱情緒交互作用圖。

* $p < .05$.

對思考監控與時間在憂鬱情緒上之交互作用進一步，依照強迫傾向組進行單純主要效果檢定，控制測量 1、測量 2 憂鬱程度與 BDI 進行共變數分析，分析結果摘要表見表二十四，結果顯示，對高強迫傾向組而言，未發現時間的單純主要效果顯著($F(1, 24) = .02, p > .06$)，詳圖七。且對低強迫傾向組進行而言，控制測量 1、測量 2 憂鬱程度與 BDI 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亦顯示，時間的單純主要效果不顯著($F(1, 24) = .03, p > .06$)。詳見圖七。若依照時間對思考監控與時間在憂鬱情緒上之交互作用進行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顯示，在測量 2 時，強迫傾向的單純主要效果不顯著($F(1, 51) = .00, p > .06$)，詳圖七。但對測量 3 進行分析，控制測量 1、測量 2 憂鬱程度與 BDI 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強迫傾向的單純主要效果顯著($F(1, 51) = 5.57, p < .05$)，具體言之，高強迫傾向組在測量 3 之憂鬱程度($M = 26.69$)大於低強迫傾向組在測量 3 的憂鬱程度($M = 19.41$)，詳圖七。

表 24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憂鬱上強迫傾向×時間交互作用在控制基線期的憂鬱程度、呈現髒汙刺激後的憂鬱程度、與 BDI 後之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高強迫傾向					
時間	1.21	1	1.21	.02	.896
殘差	1678.22	24	69.93		
低強迫傾向					
時間	1.22	1	1.22	.03	.855
殘差	851.58	24	35.48		
測量 2(呈現髒汙刺激後)					
強迫傾向	.00	1	.00	.01	1
殘差	.001	51	.001		
測量 3(單純進行思考監控)					
強迫傾向	613.12	1	613.12	5.57	.022 *
殘差	5613.96	51	110.08		


註：需控制之情緒控變項：基線期的害怕髒汙感與憂鬱、呈現髒汙刺激後的焦慮與憂鬱。

* $p < .05$.

思考監控方式在不同實驗作業階段對情緒效果

以測量 3(即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與測量 4(即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各情緒狀態為依變項進行的變異數與共變數分析結果摘要表見表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下文分述之。

為探索各組在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與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時對情緒的效果，本研究以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為受試者間變項，時間(測量 3 vs. 測量 4)為受試者內變項，進行 $2 \times 2 \times 2$ 變異數分析，對平靜之分析結果顯示，僅時間主要效果顯著($F(1, 52) = 25.06, p < .001$)，受試者在測量 3(單純進行思考監控)時的平靜程度($M = 69.48$)高於測量 4(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 ($M = 52.89$)，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在控制測量 3 之平靜程度與 BDI 之共變數分析，



與再額外控制 STAI-T 與 WBSI 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皆顯示，所有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對焦慮進行 $2 \times 2 \times 2$ 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時間的主要效果顯著($F(1, 52) = 14.86, p < .005$)，受試者在測量 4 的焦慮程度($M = 38.21$)高於測量 3 的焦慮程度($M = 24.45$)，且強迫傾向的主要效果亦顯著($F(1, 52) = 9.22, p < .01$)，高強迫傾向組的焦慮程度($M = 40.68$)高於低強迫傾向組的焦慮程度($M = 24.45$)，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在控制測量 2 與測量 3 之焦慮程度及 BDI 後，僅時間主要效果顯著($F(1, 49) = 5.61, p < .05$)；且額外控制 STAI-T 與 WBSI 後，所有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顯示受試者面對雙作業時之焦慮程度較高，但其焦慮程度受受特質性焦慮及長期思考壓抑傾向之影響。對害怕髒汙感進行 $2 \times 2 \times 2$ 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強迫傾向的主要效果顯著($F(1, 52) = 4.79, p < .05$)，高強迫傾向組的害怕髒汙感($M = 36.79$)高於低強迫傾向組的害怕髒汙感($M = 25.02$)，但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在控制測量 1 與測量 3 之害怕髒汙感及 BDI 進行的共變數分析，與再額外控制 STAI-T 與 WBSI 進行的分析中，所有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而對憂鬱情緒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強迫傾向的主要效果顯著($F(1, 52) = 13.26, p < .005$)，高強迫傾向組的憂鬱程度($M = 35.25$)高於低強迫傾向組的憂鬱程度($M = 15.68$)，且時間之主要效果達邊緣顯著($F(1, 52) = 3.73, p < .06$)，受試者在測量 4 的憂鬱程度($M = 27.88$)高於測量 3 的憂鬱程度($M = 23.05$)，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但控制測量 1、測量 2、與測量 3 及 BDI 或額外控制 STAI-T 與 WBSI 之分析中，皆顯示所有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顯示面對雙作業時受試者之憂鬱程度亦較高，但此狀況受憂鬱情緒之影響。

表 25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3(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與測量 4(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評量)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平靜						
組內						
時間	7705.72	1	7705.72	25.06	.001	***
思考監控×時間	70.72	1	70.72	.23	.634	
強迫傾向×時間	493.08	1	493.08	1.60	.211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192.94	1	192.94	.63	.432	
×時間						
殘差	15989.04	52	307.48			
組間						
思考監控	1112.58	1	1112.58	1.09	.302	
強迫傾向	2479.72	1	2479.72	2.43	.125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23.22	1	23.22	.02	.881	
殘差	53158.04	52	1022.27			
焦慮						
組內						
時間	3577.58	1	3577.58	14.86	.001	***
思考監控×時間	135.08	1	135.08	.56	.457	
強迫傾向×時間	198.22	1	198.22	.82	.368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412.72	1	412.72	1.71	.196	
×時間						
殘差	12517.89	52	240.73			
組間						
思考監控	312.22	1	312.22	.39	.535	
強迫傾向	7377.50	1	7377.50	9.22	.004	**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305.58	1	305.58	.38	.539	
殘差	41598.75	52	799.98			
害怕髒汙感						
組內						
時間	126.44	1	126.44	.82	.369	
思考監控×時間	2.58	1	2.58	.02	.898	

(續下頁)

表 25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3(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與測量 4(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評量)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強迫傾向×時間	261.08	1	261.08	1.69	.199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31.08	1	31.08	.20	.655
殘差	8017.32	52	154.18		
組間					
思考監控	25.08	1	25.08	.03	.861
強迫傾向	3877.51	1	3877.51	4.79	.033 *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6.51	1	6.51	.01	.929
殘差	42056.32	52	808.78		
憂鬱					
組內					
時間	650.89	1	650.89	3.73	.059 #
思考監控×時間	432.14	1	432.14	2.48	.122
強迫傾向×時間	141.75	1	141.75	.81	.372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82.29	1	82.29	.47	.495
殘差	9074.93	52	174.52		
組間					
思考監控	92.89	1	92.89	.12	.736
強迫傾向	10725.14	1	10725.14	13.26	.001 ***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558.04	1	558.04	.69	.410
殘差	42073.79	52	809.11		

*** $p < .001$. ** $p < .01$. * $p < .05$. # $p < .06$.

表 26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3(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與測量 4(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評量在控制 BDI 與需控制的情緒共變項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平靜					
組內					
時間	348.83	1	348.83	1.29	.261
思考監控×時間	.15	1	.15	.01	.981
強迫傾向×時間	71.67	1	71.67	.27	.609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101.51	1	101.51	.38	.543
殘差	13511.89	50	270.24		
組間					
思考監控	.15	1	.15	.01	.981
強迫傾向	71.67	1	71.67	.27	.609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101.51	1	101.51	.38	.543
殘差	13511.89	50	270.24		
焦慮					
組內					
時間	1903.19	1	1903.1	8.80	.005 **
思考監控×時間	48.68	1	48.68	.23	.637
強迫傾向×時間	13.33	1	13.33	.06	.805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395.18	1	395.18	1.83	.183
殘差	10595.65	49	216.24		
組間					
思考監控	48.68	1	48.68	.23	.637
強迫傾向	13.33	1	13.33	.06	.805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395.18	1	395.18	1.83	.183
殘差	10595.65	49	216.24		
害怕髒汙感					
組內					
時間	324.61	1	324.61	2.52	.119

(續下頁)

表 26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3(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與測量 4(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評量在控制 BDI 與需控制的情緒共變項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思考監控×時間	7.66	1	7.66	.06	.808
強迫傾向×時間	142.68	1	142.68	1.11	.297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9.91	1	9.91	.08	.782
殘差	6303.31	49	128.64		
組間					
思考監控	7.66	1	7.66	.06	.808
強迫傾向	142.68	1	142.68	1.11	.297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9.91	1	9.91	.08	.782
殘差	6303.31	49	128.64		
憂鬱					
組內					
時間	336.35	1	336.35	2.28	.137
思考監控×時間	384.62	1	384.62	2.61	.113
強迫傾向×時間	2.22	1	2.22	.02	.903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208.91	1	208.90	1.42	.240
殘差	7076.94	48	147.44		
組間					
思考監控	384.62	1	384.62	2.61	.113
強迫傾向	2.22	1	2.22	.02	.903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208.91	1	208.91	1.42	.240
殘差	7076.94	48	147.44		

註：需控制之情緒變項：基線期的害怕髒汙感與憂鬱、呈現髒汙刺激後的焦慮與憂鬱、單純進行思考監控時的所有情緒評量。

** $p < .01$.

表 27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3(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與測量 4(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評量在控制 BDI、STAI-T、WBSI 與需控制的情緒共變項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平靜					
組內					
時間	836.86	1	836.86	3.14	.083
思考監控×時間	6.23	1	6.23	.02	.879
強迫傾向×時間	104.13	1	104.13	.39	.535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64.20	1	64.20	.24	.626
×時間					
殘差	12786.71	48	266.39		
組間					
思考監控	6.23	1	6.23	.02	.879
強迫傾向	104.13	1	104.13	.39	.535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64.20	1	64.20	.24	.626
殘差	12786.71	48	266.39		
焦慮					
組內					
時間	23.88	1	23.88	.11	.739
思考監控×時間	86.82	1	86.82	.41	.525
強迫傾向×時間	23.07	1	23.07	.11	.743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340.49	1	340.49	1.61	.211
×時間					
殘差	9960.43	47	211.92		
組間					
思考監控	86.82	1	86.82	.41	.525
強迫傾向	23.07	1	23.07	.11	.743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340.49	1	340.49	1.61	.211
殘差	9960.43	47	211.92		
害怕髒汙感					
組內					
時間	30.23	1	30.23	.23	.637

(續下頁)

表 27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測量 3(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與測量 4(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評量在控制 BDI、STAI-T、WBSI 與需控制的情緒共變項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思考監控×時間	9.44	1	9.44	.07	.792
強迫傾向×時間	124.86	1	124.86	.93	.339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時間	6.01	1	6.01	.05	.833
殘差	6287.17	47	133.77		
組間					
思考監控	9.44	1	9.44	.07	.792
強迫傾向	124.86	1	124.86	.93	.339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6.01	1	6.01	.05	.833
殘差	6287.17	47	133.77		
憂鬱					
組內					
時間	81.24	1	81.24	.55	.464
思考監控×時間	427.03	1	427.03	2.87	.097
強迫傾向×時間	.02	1	.02	.00	.992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時間	235.06	1	235.06	1.58	.215
殘差	6843.75	46	148.78		
組間					
思考監控	427.03	1	427.03	2.87	.097
強迫傾向	.02	1	.02	.01	.992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235.06	1	235.06	1.58	.215
殘差	6843.75	46	148.78		

註：需控制之情緒變項：基線期的害怕髒汙感與憂鬱、呈現髒汙刺激後的焦慮與憂鬱、單純進行思考監控時的所有情緒評量。

髒汙刺激與中性刺激比較



以強迫傾向×思考監控四組受試者對作業轉換中髒汙與中性刺激各情緒狀態為依變項進行的變異數與共變數分析結果摘要表見表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下文分述之。

為確定本實驗所使用之實驗刺激是否於刺激價性上所區別，本研究以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為受試者間變項，並以刺激價性(髒汙 vs. 中性)為受試者內變項進行 $2 \times 2 \times 2$ 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在平靜上刺激價性的主要效果顯著($F(1, 52) = 27.07, p < .001$)，受試者對中性刺激知覺的平靜程度($M = 71.04$)高於對髒汙刺激知覺的平靜程度($M = 52.89$)，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控制測量 3 之平靜程度與 BDI 進行分析，結果亦顯示刺激價性的主要效果顯著($F(1, 50) = 19.71, p < .005$)，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額外控制 STAI-T 與 WBSI 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所有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顯示本研究之髒汙與中性刺激在平靜向度上是有區分的，但其區辨力會受焦慮特質與長期思考壓抑傾向之影響。對焦慮情緒進行 $2 \times 2 \times 2$ 變異數分析的結果顯示，刺激價性的主要效果顯著($F(1, 52) = 34.55, p < .001$)，且強迫傾向的主要效果亦顯著($F(1, 52) = 8.89, p < .005$)，受試者對髒汙刺激知覺的焦慮程度($M = 38.21$)高於對中性刺激知覺的焦慮程度($M = 19.86$)，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但在控制測量 2、3、4 之焦慮程度及 BDI，或額外控制 STAI-T 與 WBSI 進行分析，結果皆顯示，所有效果不顯著(所有 $ps > .06$)。顯示受試者對髒汙刺激知覺到的焦慮情緒高於對中性刺激所知覺之焦慮感，但此狀況受先前焦慮狀態與長期憂鬱情緒之影響。對害怕髒汙感進行 $2 \times 2 \times 2$ 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刺激價性的主要效果顯著($F(1, 52) = 21.86, p < .001$)，受試者對髒汙刺激知覺的害怕髒汙感($M = 31.96$)高於對中性刺激知覺的害怕髒汙感($M = 18.66$)，強迫傾向的主要效果亦顯著($F(1, 52) = 5.05, p < .05$)，整

體而言，高強迫傾向組對所有刺激的害怕髒汙感($M = 30.63$)大於低強迫傾向組對所有刺激的害怕髒汙感($M = 20.00$)，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控制測量 1 與 3 之害怕髒汙感及 BDI 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所有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但若額外控制 STAI-T 與 WBSI 進行分析，則只有刺激價性的主要效果顯著($F(1, 47) = 4.28, p < .05$)，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顯示所有受試者對髒汙刺激知覺之害怕髒汙感高於對中性刺激所知覺之害怕髒汙感，但此狀況受先前害怕髒汙感之影響，但亦要注意焦慮特質與長期思考壓抑可能為壓抑變項。對憂鬱情緒進行 $2 \times 2 \times 2$ 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刺激價性的主要效果顯著($F(1, 52) = 22.59, p < .001$)，受試者對髒汙刺激知覺的憂鬱感($M = 27.88$)高於對中性刺激知覺的憂鬱感($M = 15.70$)，且強迫傾向之主要效果顯著($F(1, 52) = 12.00, p < .005$)，整體而言，高強迫傾向組對所有刺激的憂鬱感($M = 30.32$)大於低強迫傾向組對所有刺激的害怕髒汙感($M = 13.25$)，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但在控制測量 1 到 4 之憂鬱情緒及 BDI 與額外控制 STAI-T 與 WBSI 後之共變數分析，皆顯示並無任何顯著效果存在(所有 $ps > .06$)。顯示雖實驗之髒汙與中性刺激可引發不同程度之憂鬱感，但亦會受先前憂鬱狀態之影響。強迫傾向×思考監控四組對本實驗空間線索作業中之髒汙及中性刺激之壓抑努力度評量見下表二十三，以強迫傾向×思考監控四組受試者對作業轉換中髒汙與中性刺激壓抑努力度為依變項進行的變異數與共變數分析結果摘要表見表二十四。下文分述之。

表 28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對髒汙與中性刺激評量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平靜 組內 時間	9216.57	1	9216.57	27.07	.001 ***

(續下頁)

表 28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對髒汙與中性刺激評量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思考監控×時間	.14	1	.14	.01	.984	
強迫傾向×時間	217.29	1	217.29	.64	.428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302.29	1	302.29	.89	.350	
殘差	17707.71	52	340.53			
組間						
思考監控	641.29	1	641.29	.86	.359	
強迫傾向	165.14	1	165.14	.22	.641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69.14	1	69.14	.09	.763	
殘差	38974.29	52	749.51			
焦慮						
組內						
時間	9435.57	1	9435.57	34.55	.001	***
思考監控×時間	38.89	1	38.89	.14	.707	
強迫傾向×時間	38.89	1	38.89	.14	.707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464.14	1	464.14	1.70	.198	
殘差	14201.50	52	273.11			
組間						
思考監控	150.89	1	150.89	.22	.641	
強迫傾向	6091.75	1	6091.75	8.89	.004	**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264.14	1	264.14	.39	.537	
殘差	35650.07	52	685.58			
害怕髒汙感						
組內						
時間	4955.58	1	4955.58	21.86	.001	***
思考監控×時間	3.94	1	3.94	.02	.896	
強迫傾向×時間	102.22	1	102.22	.45	.505	

(續下頁)

表 28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對髒汙與中性刺激評量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12.22	1	12.22	.05	.817
殘差	11790.54	52	226.74		
組間					
思考監控	29.01	1	29.01	.05	.830
強迫傾向	3160.94	1	3160.94	5.05	.029 *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22	1	.22	.00	.985
殘差	32579.39	52	626.53		
憂鬱					
組內					
時間	4152.89	1	4152.89	22.59	.001 ***
思考監控×時間	11.57	1	11.57	.06	.803
強迫傾向×時間	1.75	1	1.75	.01	.923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228.57	1	228.57	1.24	.270
殘差	9560.21	52	183.85		
組間					
思考監控	60.04	1	60.04	.09	.768
強迫傾向	8160.14	1	8160.14	12.00	.001 ***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308.89	1	308.89	.45	.503
殘差	35354.79	52	679.90		

*** $p < .001$. ** $p < .01$. * $p < .05$.

表 29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對髒汙與中性刺激評量在控制 BDI 與需控制的情緒共變項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平靜						
組內						
時間	5726.86	1	5726.86	19.71	.001	***
思考監控×時間	92.39	1	92.39	.32	.575	
強迫傾向×時間	1.20	1	1.20	.01	.949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465.70	1	465.70	1.60	.211	
×時間						
殘差	14525.32	50	290.51			
組間						
思考監控	78.12	1	78.12	.13	.721	
強迫傾向	250.78	1	250.78	.42	.523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2.05	1	2.05	.01	.954	
殘差	30231.86	50	604.64			
焦慮						
組內						
時間	23.44	1	23.44	.19	.662	
思考監控×時間	34.87	1	34.87	.29	.594	
強迫傾向×時間	269.92	1	269.92	2.23	.142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26.43	1	26.43	.22	.642	
×時間						
殘差	5799.72	48	120.83			
組間						
思考監控	34.87	1	34.87	.29	.594	
強迫傾向	269.92	1	269.92	2.23	.142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26.43	1	26.43	.22	.642	
殘差	5799.72	48	120.83			
害怕髒汙感						
組內						
時間	184.86	1	184.86	.82	.369	
思考監控×時間	6.26	1	6.26	.03	.868	

(續下頁)

表 29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對髒汙與中性刺激評量在控制 BDI 與需控制的情緒共變項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強迫傾向×時間	325.07	1	325.07	1.44	.235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16.19	1	16.19	.07	.790
殘差	11030.38	49	225.11		
組間					
思考監控	64.60	1	64.60	.22	.641
強迫傾向	34.34	1	34.34	.12	.733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5.17	1	5.17	.02	.895
殘差	14335.33	49	292.56		
憂鬱					
組內					
時間	8.02	1	8.02	.10	.757
思考監控×時間	44.83	1	44.83	.54	.465
強迫傾向×時間	135.58	1	135.58	1.64	.206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1.91	1	1.91	.02	.880
殘差	3881.89	47	82.59		
組間					
思考監控	44.83	1	44.83	.54	.465
強迫傾向	135.58	1	135.58	1.64	.206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1.91	1	1.91	.02	.880
殘差	3881.89	47	82.59		

註：需控制之情緒控變項：基線期的害怕髒汙感與憂鬱、呈現髒汙刺激後的焦慮與憂鬱、單純進行思考監控時的所有情緒評量、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時的焦慮與憂鬱。

*** $p < .001$.

表 30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對髒汙與中性刺激評量在控制 BDI、STAI-T、WBSI 與需控制的情緒共變項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平靜					
組內					
時間	717.14	1	717.14	2.41	.127
思考監控×時間	114.82	1	114.82	.39	.538
強迫傾向×時間	1.86	1	1.86	.01	.937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376.97	1	376.97	1.26	.266
×時間					
殘差	14310.	48	298.97		
組間					
思考監控	32.74	1	32.74	.06	.816
強迫傾向	362.66	1	362.66	.61	.440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11.50	1	11.50	.02	.890
殘差	28652.	48	596.93		
焦慮					
組內					
時間	261.16	1	261.16	2.50	.121
思考監控×時間	21.71	1	21.71	.21	.651
強迫傾向×時間	67.01	1	67.01	.64	.427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2.89	1	2.89	.03	.869
×時間					
殘差	4808.1	46	104.52		
組間					
思考監控	21.71	1	21.71	.21	.651
強迫傾向	67.01	1	67.01	.64	.427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2.89	1	2.89	.03	.869
殘差	4808.1	46	104.52		
害怕髒汙感					
組內					
時間	890.85	1	890.85	4.28	.044 *
思考監控×時間	24.00	1	24.00	.12	.736

(續下頁)

表 30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在各情緒對髒汙與中性刺激評量在控制 BDI、STAI-T、WBSI 與需控制的情緒共變項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強迫傾向×時間	92.85	1	92.85	.45	.507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7.74	1	7.74	.04	.848
殘差	9774.9	47	207.98		
組間					
思考監控	121.94	1	121.94	.43	.513
強迫傾向	161.61	1	161.61	.58	.452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59.07	1	59.07	.21	.649
殘差	13213.	47	281.13		
憂鬱					
組內					
時間	13.21	1	13.21	.16	.690
思考監控×時間	31.94	1	31.94	.39	.535
強迫傾向×時間	104.18	1	104.18	1.27	.265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時間	.93	1	.93	.01	.915
殘差	3681.9	45	81.82		
組間					
思考監控	31.94	1	31.94	.39	.535
強迫傾向	104.18	1	104.18	1.27	.265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93	1	.93	.01	.915
殘差	3681.9	45	81.82		

註：需控制之情緒變項：基線期的害怕髒汙感與憂鬱、呈現髒汙刺激後的焦慮與憂鬱、單純進行思考監控時的所有情緒評量、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時的焦慮與憂鬱。

* $p < .05$.

為探討本實驗所使用之實驗刺激是否於壓抑努力度上差異，本研究以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為受試者間變項，並以刺激價性(髒汙 vs. 中性)為受試者內變項進行 $2 \times 2 \times 2$ 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刺激價性的主要效果顯著($F(1, 52) = 22.79$,

$p < .001$), 受試者對髒汙刺激壓抑努力度($M = 28.84$)高於對中性刺激壓抑努力度($M = 13.59$), 思考監控的主要效果亦顯著($F(1, 52) = 4.41, p < .05$), 壓抑組壓抑努力度($M = 26.68$)高於表達組壓抑努力度($M = 15.75$), 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 > .06$), 見表三十一; 但控制測量 3 之壓抑努力度進行共變數分析, 結果顯示在控制助測量 3 之壓抑努力度後, 所有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 > .06$), 見表三十二; 且若額外控制 BDI 與再額外控制 STAI-T 與 WBSI 進行共變數分析, 結果亦顯示, 所有效果亦皆不顯著(所有 $p > .06$), 見表三十三與三十四。顯示受試者壓抑目標主要針對髒汙刺激, 而非中性刺激, 且此狀況會受先前壓抑努力度之影響。

表 31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對髒汙與與中性刺激壓抑努力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組內						
刺激價性	6511.75	1	6511.75	22.79	.001	***
思考監控×刺激價性	18.89	1	18.89	.07	.798	
強迫傾向×刺激價性	36.57	1	36.57	.13	.722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41.29	1	41.29	.15	.705	
×刺激價性						
殘差	14856.50	52	285.70			
組間						
思考監控	3344.14	1	3344.14	4.41	.041	*
強迫傾向	2432.89	1	2432.89	3.21	.079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15.75	1	15.75	.02	.886	
殘差	39445.07	52	758.56			

*** $p < .001$. * $p < .05$.

表 32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對髒汙與中性刺激壓抑努力度在控制單純進行思考
監控時壓抑努力度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組內					
刺激價性	.01	1	.01	.01	.997
思考監控×刺激價性	453.43	1	453.43	2.05	.158
強迫傾向×刺激價性	185.23	1	185.23	.84	.364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刺激價性	143.64	1	143.64	.65	.424
殘差	11277.37	51	221.13		
組間					
思考監控	453.97	1	453.97	.68	.413
強迫傾向	1563.03	1	1563.0	2.35	.132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8.65	1	8.65	.01	.910
殘差	33999.83	51	666.66		

表 33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對髒汙與中性刺激壓抑努力度在控制 BDI 與單純進
行思考監控時壓抑努力度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組內					
刺激價性	37.25	1	37.25	.17	.683
思考監控×刺激價性	449.34	1	449.34	2.04	.160
強迫傾向×刺激價性	340.66	1	340.66	1.54	.220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刺激價性	135.03	1	135.03	.61	.438
殘差	11036.13	50	220.72		
組間					
思考監控	466.05	1	466.05	.73	.397
強迫傾向	377.11	1	377.11	.59	.446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3.52	1	3.52	.01	.941
殘差	31912.65	50	638.25		

表 34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對髒汙與中性刺激壓抑努力度在控制 BDI、STAI-T、WBSI、與單純進行思考監控時壓抑努力度後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組內					
刺激價性	225.08	1	225.08	1.00	.323
思考監控×刺激價性	438.74	1	438.74	1.95	.170
強迫傾向×刺激價性	466.62	1	466.62	2.07	.157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81.94	1	81.94	.36	.550
×刺激價性					
殘差	10829.22	48	225.61		
組間					
思考監控	452.82	1	452.82	.71	.404
強迫傾向	247.30	1	247.30	.39	.536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15.13	1	15.13	.02	.878
殘差	30611.28	48	637.74		

第三節 反應時間

作業轉換階段

強迫傾向×思考監控四組於正式作業轉換階段各實驗情境之原始反應時間見表三十五，首先，在本研究中，因本研究的反應時間分配為正偏態分配，因此本研究首先對反應時間進行開根號與對數(\log_{10})轉換，因對數轉換後的反應時間分配較開根號轉換後的反應時間分配更接近常態分配，因此本研究選擇對數轉換後的反應時間進行進一步的分析，然後再進行統計分析，對數轉換後的反應時間見表三十六。控制 BDI 後，強迫傾向×思考監控四組在作業轉換階段各實驗情境反應時間平均數與標準差見表三十八，控制 BDI、STAI-T、與 WBSI 後，強迫傾向×思考監控四組在作業轉換階段各實驗情境反應時間平均數與標準差見表四十，

以強迫傾向×思考監控四組在作業轉換階段各實驗情境反應時間為依變數的變異數與共變數分析結果摘要表分見表三十七、三十九、及表四十一，下文分述。



以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為受試者間變項，且以刺激價性(髒污 vs. 中性)、轉換(轉換 vs. 不轉換)、及反應一致性(反應一致 vs. 反應不一致)為受試者內變項，以對數轉換後的反應時間為依變項進行 $2 \times 2 \times 2 \times 2$ 變異數與共變數分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轉換與反應一致性的主要效果顯著(轉換: $F(1, 52) = 48.81, p < .001$; 反應一致性: $F(1, 52) = 50.29, p < .001$)，且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的交互作用顯著($F(1, 52) = 9.94, p < .005$)，刺激價性與反應一致性的交互作用亦顯著($F(1, 52) = 5.27, p < .05$)，此外，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與反應一致性之三階交互作用達邊緣顯著($F(1, 52) = 3.79, p < .06$)，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


表 35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的原始反應時間平均數、標準差

			高強迫傾向		低強迫傾向	
			表達	壓抑	表達	壓抑
刺激 價性	轉 換	反應一 致性	M(SD)	M(SD)	M(SD)	M(SD)
髒 污	轉	不一致	835.29(229.53)	653.41(207.21)	665.43(179.40)	750.56(156.25)
	換	一致	811.63(237.61)	606.29(192.78)	629.30(189.97)	733.58(171.36)
	不	不一致	714.74(127.15)	594.25(152.83)	632.65(132.88)	723.48(150.84)
中 性	轉	一致	687.38(170.00)	548.00(118.67)	582.91(123.43)	693.17(150.94)
	換	不一致	812.46(257.37)	661.68(166.18)	657.87(184.71)	748.45(185.43)
	不	一致	745.30(217.89)	590.91(158.75)	631.05(185.50)	745.03(199.44)
刺 激	不	不一致	759.10(167.58)	611.00(148.16)	629.09(144.38)	726.40(155.23)
	轉	一致	681.93(171.33)	546.50(128.33)	573.02(128.72)	661.86(121.52)

表 36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對數轉換後的反應時間平均數、標準差



			高強迫傾向		低強迫傾向	
			表達	壓抑	表達	壓抑
刺激	轉	反應一	<i>M(SD)</i>	<i>M(SD)</i>	<i>M(SD)</i>	<i>M(SD)</i>
價性	換	致性				
髒汙	轉	不一致	2.91(.12)	2.80(.13)	2.81(.11)	2.87(.08)
		一致	2.89(.12)	2.76(.14)	2.78(.13)	2.86(.09)
	不	不一致	2.85(.08)	2.76(.10)	2.79(.09)	2.85(.08)
		轉	一致	2.83(.10)	2.73(.09)	2.76(.09)
中性	轉	不一致	2.89(.13)	2.81(.10)	2.80(.12)	2.86(.09)
		換	一致	2.86(.12)	2.76(.11)	2.78(.12)
	不	不一致	2.87(.09)	2.78(.10)	2.79(.10)	2.85(.08)
		轉	一致	2.82(.11)	2.73(.10)	2.75(.10)

表 37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對數轉換後的反應時間的變異數分析結果摘要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i>F</i> 值	<i>p</i> 值
組內					
刺激價性	.001	1	.001	.95	.334
思考監控×刺激價性	.001	1	.001	1.12	.295
強迫傾向×刺激價性	.001	1	.001	.10	.756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刺激價性	.001	1	.001	1.07	.305
殘差	.055	52	.001		
轉換	.110	1	.110	48.81	.001 ***
思考監控×轉換	.001	1	.001	.361	.551
強迫傾向×轉換	.007	1	.007	3.03	.088

(續下頁)

表 37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對數轉換後的反應時間的變異數分析結果摘要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轉換	.001	1	.001	.53	.470	
殘差	.118	52	.002			
反應一致性	.103	1	.103	50.29	.001	***
思考監控×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003	.958	
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	.003	1	.003	1.61	.210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	.004	1	.004	1.83	.182	
殘差	.106	52	.002			
刺激價性×轉換	.001	1	.001	.68	.413	
思考監控×刺激價性×轉換	.002	1	.002	1.67	.202	
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轉換	.004	1	.004	2.98	.090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轉換	.002	1	.002	1.13	.292	
殘差	.077	52	.001			
刺激價性×反應一致性	.003	1	.003	5.27	.026	*
思考監控×刺激價性×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01	.993	
強迫傾向×刺激價性×反應一致性	.002	1	.002	3.79	.057	#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刺激價性×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64	.426	
殘差	.034	52	.001			
轉換×反應一致性	.004	1	.004	3.35	.073	
思考監控×轉換×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06	.811	
強迫傾向×轉換×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1.26	.267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轉換×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59	.447	
殘差	.056	52	.001			
刺激價性×轉換×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87	.356	

(續下頁)

表 37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對數轉換後的反應時間的變異數分析結果摘要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思考監控×刺激價性×轉換×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02	.886
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轉換×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43	.514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轉換×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16	.694
殘差	.056	52	.001		
組間					
思考監控	.030	1	.030	.39	.536
強迫傾向	.001	1	.001	.01	.944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767	1	.767	9.94	.003 **
殘差	4.010	52	.077		

*** $p < .001$. ** $p < .01$. * $p < .05$. # $p < .06$.

控制 BDI 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轉換與反應一致性主要效果仍顯著(轉換: $F(1, 51) = 26.68, p < .001$; 反應一致性: $F(1, 51) = 13.99, p < .001$)，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交互作用亦顯著($F(1, 51) = 9.77, p < .005$)，刺激價性與轉換交互作用達邊緣顯著($F(1, 51) = 3.85, p < .06$)，且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與轉換之三階交互作用顯著($F(1, 51) = 5.67, p < .05$)，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

表 38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對數轉換後的反應時間在控制 BDI 後的平均數、標準差

			高強迫傾向		低強迫傾向	
			表達	壓抑	表達	壓抑
刺激	轉	反應一	<i>M(SD)</i>	<i>M(SD)</i>	<i>M(SD)</i>	<i>M(SD)</i>
價性	換	致性				
髒汗	轉	不一致	2.91(.12)	2.80(.13)	2.81(.11)	2.87(.08)
	換	一致	2.89(.12)	2.76(.14)	2.78(.13)	2.86(.09)
	不	不一致	2.85(.08)	2.76(.10)	2.79(.09)	2.85(.08)
	轉	一致	2.82(.10)	2.73(.09)	2.76(.09)	2.83(.09)
	換					
中性	轉	不一致	2.89(.13)	2.81(.10)	2.80(.12)	2.86(.09)
	換	一致	2.86(.12)	2.76(.11)	2.78(.12)	2.86(.11)
	不	不一致	2.87(.09)	2.77(.10)	2.79(.10)	2.85(.08)
	轉	一致	2.82(.11)	2.73(.10)	2.75(.10)	2.81(.08)
	換					

表 39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對數轉換後的反應時間在控制 BDI 後的共變數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i>F</i> 值	<i>p</i> 值
組內					
刺激價性	.001	1	.001	1.35	.250
思考監控×刺激價性	.001	1	.001	.95	.334
強迫傾向×刺激價性	.001	1	.001	.01	.986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刺激價性	.001	1	.001	1.06	.308
殘差	.055	51	.001		
轉換	.061	1	.061	26.6	.001 ***
思考監控×轉換	.001	1	.001	.30	.589
強迫傾向×轉換	.007	1	.007	3.13	.083

(續下頁)

表 39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對數轉換後的反應時間在控制 BDI 後的共變數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轉換	.001	1	.001	.52	.473	
殘差	.117	51	.002			
反應一致性	.027	1	.027	13.9	.001	***
思考監控×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06	.806	
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22	.639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反應 一致性	.004	1	.004	1.91	.173	
殘差	.100	51	.002			
刺激價性×轉換	.005	1	.005	3.85	.055	#
思考監控×刺激價性×轉換	.002	1	.002	1.25	.270	
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轉換	.008	1	.008	5.67	.021	*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刺激 價性×轉換	.002	1	.002	1.19	.281	
殘差	.072	51	.001			
刺激價性×反應一致性	.002	1	.002	3.01	.089	
思考監控×刺激價性×反應 一致性	.001	1	.001	.01	.989	
強迫傾向×刺激價性×反應 一致性	.002	1	.002	3.44	.069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刺激 價性×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63	.430	
殘差	.034	51	.001			
轉換×反應一致性	.002	1	.002	1.63	.208	
思考監控×轉換×反應一致 性	.001	1	.001	.06	.815	
強迫傾向×轉換×反應一致 性	.001	1	.001	1.03	.315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轉換× 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58	.452	
殘差	.056	51	.001			

(續下頁)

表 39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對數轉換後的反應時間在控制 BDI 後的共變數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刺激價性×轉換×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02	.885
思考監控×刺激價性×轉換×反應	.001	1	.001	.01	.979
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轉換×反應	.001	1	.001	1.09	.302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刺激價性× 轉換×反	.001	1	.001	.16	.693
殘差	.054	51	.001		
組間					
思考監控	.033	1	.033	.42	.520
強迫傾向	.003	1	.003	.04	.848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767	1	.767	9.77	.003
殘差	4.002	51	.078		

*** $p < .001$. * $p < .05$. # $p < .06$.

控制 BDI、STAI-T、與 WBSI 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轉換主要效果仍顯著($F(1, 49) = 5.52, p < .05$)，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交互作用仍顯著($F(1, 49) = 8.65, p < .01$)，強迫傾向與轉換交互作用顯著($F(1, 49) = 4.05, p < .05$)，刺激價性與反應一致性交互作用仍顯著($F(1, 49) = 6.37, p < .05$)，轉換與反應一致性交互作用亦達邊緣顯著($F(1, 49) = 3.94, p < .06$)，更重要的是，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與轉換交互作用仍顯著($F(1, 49) = 4.49, p < .05$)，且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與反應一致性交互作用亦達顯著($F(1, 49) = 5.21, p < .05$)。

表 40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對數轉換後的反應時間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後的平均數、標準差

			高強迫傾向		低強迫傾向	
			表達	壓抑	表達	壓抑
刺激	轉換	反應一致性	<i>M(SD)</i>	<i>M(SD)</i>	<i>M(SD)</i>	<i>M(SD)</i>
刺激 價性	轉 換	不一致	2.91(.12)	2.80(.13)	2.81(.11)	2.87(.08)
		一致	2.89(.12)	2.76(.14)	2.78(.13)	2.86(.09)
髒汗	轉 換	不一致	2.85(.08)	2.76(.10)	2.79(.09)	2.85(.08)
		一致	2.83(.10)	2.73(.09)	2.76(.09)	2.83(.09)
中性	轉 換	不一致	2.89(.13)	2.81(.10)	2.80(.12)	2.86(.09)
		一致	2.86(.12)	2.76(.11)	2.78(.12)	2.86(.11)
不 轉 換	不 轉 換	不一致	2.87(.09)	2.78(.10)	2.79(.10)	2.85(.08)
		一致	2.82(.11)	2.73(.10)	2.75(.10)	2.81(.08)

表 41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對數轉換後的反應時間在控制 BDI、STAI-T 與 WBSI 後的共變數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i>F</i> 值	<i>p</i> 值
組內					
刺激價性	.001	1	.001	1.05	.311
思考監控×刺激價性	.001	1	.001	.89	.350
強迫傾向×刺激價性	.001	1	.001	.11	.746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刺激價性	.002	1	.002	1.70	.199
殘差	.053	49	.001		
轉換	.013	1	.013	5.52	.023 *
思考監控×轉換	.001	1	.001	.21	.650
強迫傾向×轉換	.009	1	.009	4.05	.050 *

(續下頁)

表 41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對數轉換後的反應時間在控制 BDI、STAI-T 與 WBSI 後的共變數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轉換	.002	1	.002	.81	.372
殘差	.114	49	.002		
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63	.433
思考監控×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05	.829
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06	.805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反應一 致性	.005	1	.005	2.46	.124
殘差	.098	49	.002		
刺激價性×轉換	.001	1	.001	.37	.548
思考監控×刺激價性×轉換	.002	1	.002	1.13	.293
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轉換	.007	1	.007	4.94	.031 *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刺激價 性×轉換	.001	1	.001	.98	.328
殘差	.072	49	.001		
刺激價性×反應一致性	.004	1	.004	6.37	.015 *
思考監控×刺激價性×反應一 致性	.001	1	.001	.07	.798
強迫傾向×刺激價性×反應一 致性	.003	1	.003	5.21	.027 *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刺激價 性×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80	.376
殘差	.031	49	.001		
轉換×反應一致性	.004	1	.004	3.94	.053 #
思考監控×轉換×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01	.916
強迫傾向×轉換×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19	.663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轉換 ×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1.22	.274
殘差	.051	49	.001		
刺激價性×轉換×反應一致性	.003	1	.003	3.35	.073
思考監控×刺激價性×轉換 ×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024	.878

(續下頁)

表 41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對數轉換後的反應時間在控制 BDI、STAI-T 與 WBSI 後的共變數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轉換 ×反應一致性	.002	1	.002	2.31	.135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刺激價 性×轉換×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03	.871
殘差	.051	49	.001		
組間					
思考監控	.027	1	.027	.33	.569
強迫傾向	.002	1	.002	.02	.879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702	1	.702	8.65	.005 **
殘差	3.997	49	.081		

** $p < .01$. * $p < .05$. # $p < .06$.

事後檢定：控制 BDI 的共變數分析結果

針對上述控制 BDI 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的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與轉換之三階交互作用進行單純交互作用與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表四十二為單純交互作用結果摘要表，下文分述。

首先，依照強迫傾向進行分析，控制 BDI 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在高強迫傾向組中轉換主要效果顯著($F(1, 26) = 14.59, p < .005$)，且刺激價性與轉換之交互作用顯著($F(1, 26) = 4.88, p < .05$)，見圖八。但在低強迫傾向組中則僅轉換主要效果顯著($F(1, 26) = 12.73, p < .005$)，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

表 42

對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轉換在控制 BD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高強迫傾向						
刺激價性	.001	1	.001	.611	.441	
殘差	.020	26	.001			
轉換	.019	1	.019	14.59	.001	***
殘差	.034	26	.001			
刺激價性×轉換	.004	1	.004	4.88	.036	*
殘差	.024	26	.001			
低強迫傾向						
刺激價性	.001	1	.001	1.05	.315	
殘差	.008	26	.001			
轉換	.012	1	.012	12.73	.001	***
殘差	.025	26	.001			
刺激價性×轉換	.001	1	.001	.049	.826	
殘差	.014	26	.001			
髒汙刺激						
組內						
轉換	.027	1	.027	23.63	.001	***
強迫傾向×轉換	.008	1	.008	6.92	.011	*
殘差	.060	53	.001			
組間						
強迫傾向	.001	1	.001	.02	.881	
殘差	1.23	53	.023			
中性刺激						
組內						
轉換	.007	1	.007	10.73	.002	***
強迫傾向×轉換	.001	1	.001	.009	.923	
殘差	.037	53	.001			
組間						
強迫傾向	.001	1	.001	.03	.876	
殘差	1.200	53	.023			

(續下頁)

表 42

對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轉換在控制 BD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不轉換					
組內					
刺激價性	.001	1	.001	.55	.461
強迫傾向×刺激 價性	.002	1	.002	3.40	.071
殘差	.032	53	.001		
組間					
強迫傾向	.004	1	.004	.24	.628
殘差	.979	53	.019		
轉換					
組內					
刺激價性	.003	1	.003	5.37	.024 *
強迫傾向×刺激 價性	.002	1	.002	3.28	.076
殘差	.034	53	.001		
組間					
強迫傾向	.001	1	.001	.01	.907
殘差	1.481	53	.028		

*** $p < .001$. * $p < .05$.

由於對高強迫傾向組而言，刺激價性與轉換之單純交互作用顯著，因此進一步進行單純主要效果分析，控制 BDI 進行共變數分析的結果顯示，對髒汙刺激而言，轉換主要效果顯著($F(1, 26) = 13.57, p < .005$)，具體而言，高強迫傾向者面對髒汙刺激時，轉換時的反應時間($M = 2.84$)較不轉換時的反應時間($M = 2.79$)為長，見圖八；但對中性刺激而言，轉換主要效果僅達邊緣顯著($F(1, 26) = 3.90, p < .06$)，具體而言，高強迫傾向者面對中性刺激時，轉換時的反應時間($M = 2.83$)較不轉換時的反應時間為長($M = 2.80$)，轉換時的反應時間($M = 2.84$)較不轉換時的反應時間($M = 2.79$)為長，見圖八。此外依照轉換與否進行分析，控制 BDI

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對轉換情境而言，刺激價性的主要效果顯著($F(1, 26) = 4.71, p < .05$)，具體而言，高強迫傾向者對髒汙刺激進行轉換時的反應時間($M = 2.84$)較對中性刺激進行轉換時的反應時間($M = 2.83$)為長，見圖八；但對不轉換情境而言，則無刺激價性的主要效果顯著($F(1, 26) = 1.17, p > .06$)，見圖八，高強迫傾向組中，刺激價性與轉換單純交互作用的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見表四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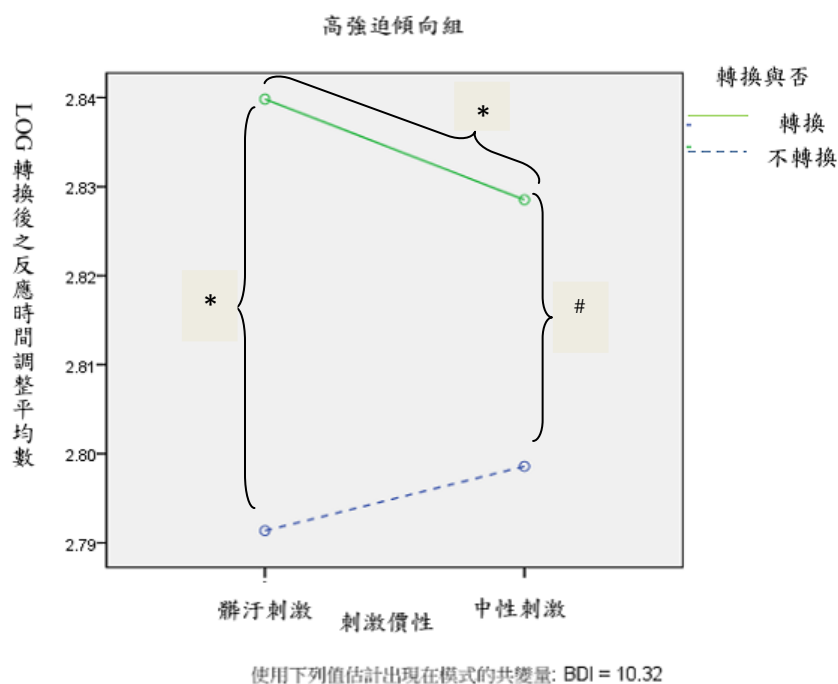


圖 8：控制 BDI 時，高強迫傾向組，刺激價性與轉換在反應時間上之交互作用圖。

[#] $p < .06$. * $p < .05$.

表 43

對高強迫傾向組之刺激價性×轉換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髒汙刺激					
轉換	.021	1	.021	13.57	.001 ***
殘差	.040	26	.002		

(續下頁)

表 43

對高強迫傾向組之刺激價性×轉換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
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中性刺激					
轉換	.003	1	.003	3.90	.059 #
殘差	.018	26	.001		
不轉換					
刺激價性	.001	1	.001	1.17	.290
殘差	.022	26	.001		
轉換					
刺激價性	.004	1	.004	4.71	.039 *
殘差	.021	26	.001		

*** $p < .001$. * $p < .05$. # $p < .06$.

若依刺激價性對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與轉換之三階交互作用進行單純交互作用分析，控制BDI對髒汙刺激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轉換的主要效果顯著($F(1, 53) = 23.63, p < .001$)，且強迫傾向與轉換的交互作用顯著($F(1, 53) = 6.92, p < .05$)，但強迫傾向的主要效果不顯著($F(1, 53) = .02, p > .06$)，見圖九。對中性刺激時之轉換成本進行單純交互作用分析，控制BDI進行分析的結果顯示，僅轉換主要效果顯著($F(1, 53) = 10.73, p < .005$)，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

由於對髒汙刺激而言，強迫傾向與轉換之單純交互作用顯著，因此進一步進行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控制 BDI 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對高及低強迫傾向組而言，轉換的主要效果皆顯著(高強迫傾向: $F(1, 26) = 13.57, p < .005$; 低強迫傾向: $F(1, 26) = 8.90, p < .01$)，具體而言，面對髒汙刺激時，高強迫傾向者轉換時的反應時間($M = 2.84$)較不轉時的反應時間($M = 2.79$)為長，且低強迫傾向者轉換時的反應時間($M = 2.82$)亦較不轉換時的反應時間($M = 2.81$)為長，見圖九。若是依照轉換與否控制 BDI 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在不轉換與轉換情境中，皆

未發現顯著或邊緣顯著之強迫傾向主要效果(所有 $ps > .06$)，見圖九，面對髒汙刺激時，強迫傾向與轉換單純交互作用的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見表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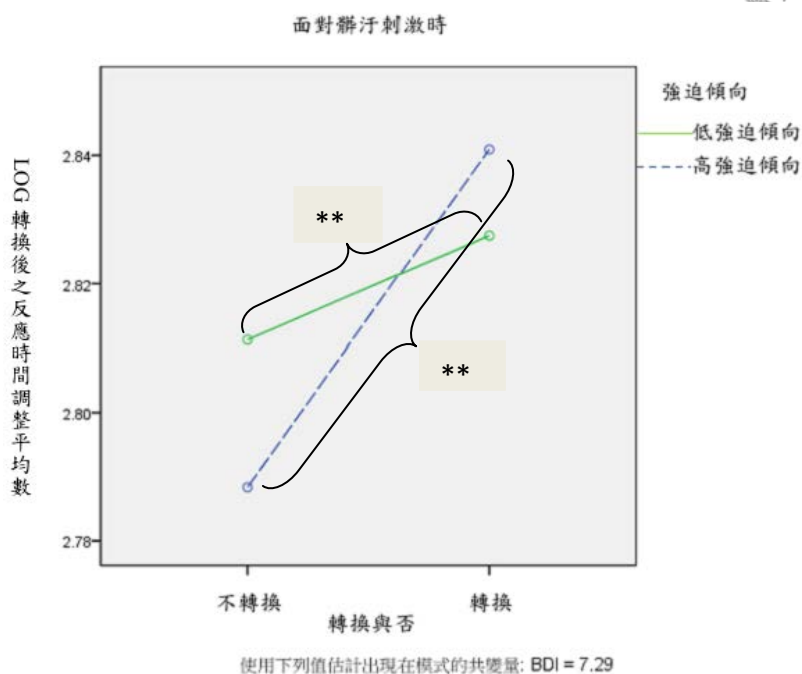


圖 9：控制 BDI 之分析中，面對髒汙刺激時，強迫傾向與轉換在反應時間上之交互作用圖。
 $**p < .01$.

表 44

面對髒汙刺激時之強迫傾向×轉換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高強迫傾向					
轉換	.021	1	.021	13.57	.001 ***
殘差	.040	26			
低強迫傾向					
轉換	.007	1	.007	8.90	.006 **
殘差	.019	26	.001		

(續下頁)

表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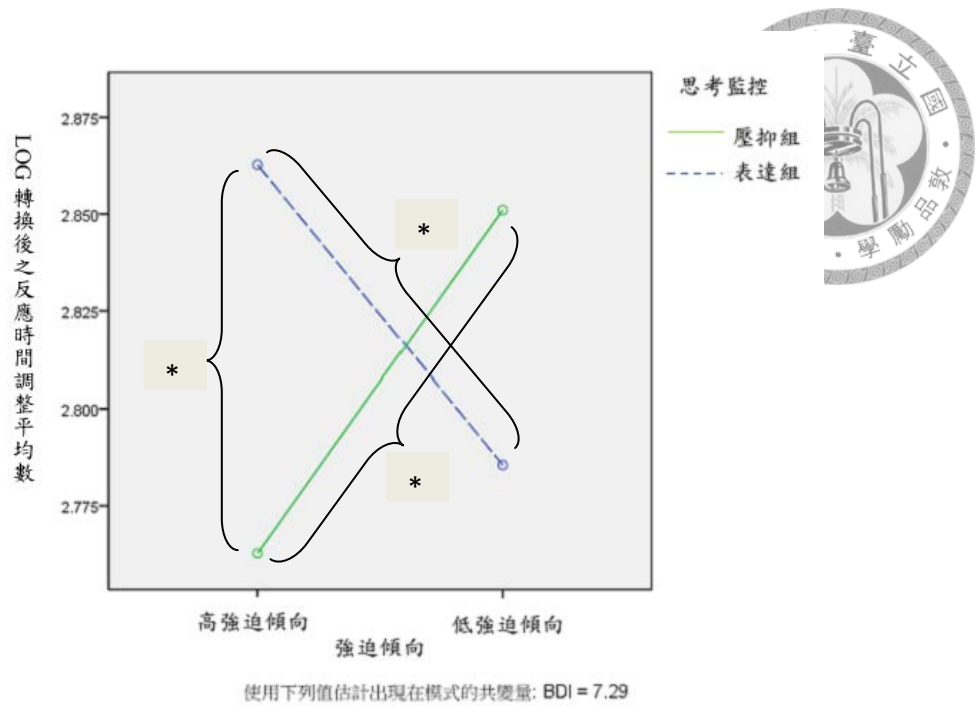
面對髒汙刺激時之強迫傾向×轉換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
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不轉換					
強迫傾向	.004	1	.004	.44	.509
殘差	.489	54	.009		
轉換					
強迫傾向	.002	1	.002	.12	.731
殘差	.803	54	.015		

*** $p < .001$. ** $p < .01$.

依轉換與否對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與轉換之三階交互作用進行單純交互作用分析，控制BDI對轉換情境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僅刺激價性主要效果顯著($F(1, 53) = 5.37, p < .05$)，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當面對不轉換情境時，在所有分析中皆未發現任何顯著或邊緣顯著效果(所有 $ps > .06$)。

對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的二階交互作用，進一步針對思考監控進行單純主要效果分析，控制BDI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在表達與壓抑組中，強迫傾向的單純主要效果皆顯著(表達組: $F(1, 25) = 4.33, p < .05$; 壓抑組: $F(1, 25) = 6.75, p < .05$)，使用表達的高強迫傾向組($M = 2.86$)較使用表達的低強迫傾向組反應時間為慢($M = 2.78$)，但使用壓抑的高強迫傾向組($M = 2.77$)較使用壓抑的低強迫傾向組為快($M = 2.85$)，見圖十。針對強迫傾向進行單純主要效果分析，控制BDI進行共變數進行分析，結果顯示，高強迫傾向組中思考監控單純主要效果顯著($F(1, 25) = 6.49, p < .05$)，使用壓抑的高強迫傾向組($M = 2.78$)較使用表達的高強迫傾向組($M = 2.86$)為快，見圖十。但在低強迫傾向組中，思考監控的單純主要效果不顯著($F(1, 25) = 3.55, p > .06$)，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交互作用的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見表四十五。



圖十：控制 BDI 時，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在反應時間轉上之交互作用圖。

* $p < .05$.

表 45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表達					
強迫傾向	.046	1	.046	4.33	.048 *
殘差	.268	25	.011		
壓抑					
強迫傾向	.060	1	.060	6.75	.015 *
殘差	.221	25	.009		
高強迫傾向					
思考監控	.069	1	.069	6.49	.017 *
殘差	.275	25	.011		
低強迫傾向					
思考監控	.031	1	.031	3.55	.071
殘差	.226	25	.009		

* $p < .05$.

事後檢定：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共變數分析結果



因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與轉換之三階交互作用與控制BDI時結果一致；且思考壓抑與強迫傾向之二階交互作用結果亦與前同。故本研究僅分析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與反應一致性之三階交互作用，表四十六為單純交互作用結果摘要表。

針對上述控制BDI、STAI-T、與WBSI進行共變數分析的結果顯示，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與反應一致性之三階交互作用進行單純交互作用與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首先，依照強迫傾向進行分析，控制BDI、STAI-T、與WBSI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控制所有共變項進行分析，在高及低強迫傾向組中皆無法發現任何顯著或邊緣顯著效果(所有 $ps > .06$)。

由於控制BDI、STAI-T、與WBSI進行共變數分析的結果顯示，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與反應一致性之三階交互作用顯著，進一步針對刺激價性進行單純交互作用分析，控制BDI、STAI-T、與WBSI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對髒汙與中性刺激而言，所有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

由於控制BDI、STAI-T、與WBSI進行共變數分析的結果顯示，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與反應一致性之三階交互作用顯著，進一步針對反應一致性進行單純交互作用分析，控制BDI、STAI-T、與WBSI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反應一致時，僅刺激價性主要效果顯著($F(1, 51) = 7.74, p < .01$)，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在反應不一致時，則未發現任何顯著或邊緣顯著效果(所有 $ps > .06$)。

表 46

對強迫傾向×刺激價性×反應一致性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
進行單純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高強迫傾向					
刺激價性	.002	1	.002	2.74	.111
殘差	.017	24	.001		
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027	.872
殘差	.029	24	.001		
刺激價性×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1.81	.191
殘差	.009	24	.001		
低強迫傾向					
刺激價性	.001	1	.001	1.61	.216
殘差	.007	24	.001		
反應一致性	.003	1	.003	3.54	.072
殘差	.018	24	.001		
刺激價性×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2.91	.101
殘差	.006	24	.001		
髒汙刺激					
組內					
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18	.678
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77	.385
殘差	.028	51	.001		
組間					
強迫傾向	.001	1	.001	.04	.836
殘差	1.208	51	.024		
中性刺激					
組內					
反應一致性	.003	1	.003	3.49	.068
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1.64	.206
殘差	.039	51	.001		

(續下頁)

表 46

對強迫傾向×刺激價性×反應一致性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
進行單純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組間					
強迫傾向	.002	1	.002	.08	.780
殘差	1.172	51	.023		
反應一致					
組內					
刺激價性	.002	1	.002	7.74	.008 **
強迫傾向×刺激價性	.001	1	.001	3.70	.060
殘差	.015	51	.001		
組間					
強迫傾向	.002	1	.002	.080	.779
殘差	1.292	51	.025		
反應不一致					
組內					
刺激價性	.001	1	.001	.33	.569
強迫傾向×刺激價性	.001	1	.001	.94	.336
殘差	.028	51	.001		
組間					
強迫傾向	.001	1	.001	.04	.841
殘差	1.12	51	.022		

** $p < .01$.

第四節 正確率

作業轉換階段

強迫傾向×思考監控四組於正式作業轉換階段各實驗情境之正確率見表四十七，以強迫傾向×思考監控四組在作業轉換階段各實驗情境正確率為依變數的變

異數與共變數分析結果摘要表分見表四十八、表五十、與表五十二，下文分述之。



以思考監控及強迫傾向為受試者間變項，且以刺激價性(髒污 vs. 中性)、轉換(是 vs. 否)、及反應一致性(反應一致 vs. 反應不一致)為受試者內變項，對正確率進行 $2 \times 2 \times 2 \times 2$ 變異數與共變數分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轉換與反應一致性之主要效果顯著(轉換: $F(1, 52) = 16.70, p < .001$; 反應一致性: $F(1, 52) = 23.71, p < .001$)，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之交互作用顯著($F(1, 52) = 8.16, p < .01$)，轉換與反應一致性之交互作用顯著($F(1, 52) = 13.22, p < .005$)，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與反應一致性之三階交互作用顯著($F(1, 52) = 8.45, p < .01$)，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與轉換之三階交互作用顯著($F(1, 52) = 4.29, p < .05$)，且刺激價性、轉換、與反應一致性之三階交互作用亦顯著($F(1, 52) = 5.62, p < .05$)，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

表 47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之正確率平均數、標準差

			高強迫傾向		低強迫傾向	
			表達	壓抑	表達	壓抑
刺激價性	轉換	反應一致性	<i>M(SD)</i>	<i>M(SD)</i>	<i>M(SD)</i>	<i>M(SD)</i>
髒污	轉換	不一致	.86(.19)	.87(.19)	.95(.11)	.89(.19)
		一致	.99(.01)	.99(.01)	.99(.02)	.99(.02)
	不轉 換	不一致	.92(.11)	.92(.12)	.97(.07)	.96(.07)
		一致	.98(.38)	.99(.03)	.99(.07)	.99(.02)
中性	轉換	不一致	.86(.21)	.88(.19)	.96(.07)	.91(.20)
		一致	.99(.01)	.96(.08)	.99(.02)	.98(.03)
	不轉 換	不一致	.91(.14)	.91(.13)	.97(.06)	.94(.11)
		一致	1(0)	.99(.02)	1(0)	.99(.03)

表 48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正確率的變異數分析結果摘要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組內						
刺激價性	.001	1	.001	.08	.783	
思考監控×刺激價性	.001	1	.001	.74	.395	
強迫傾向×刺激價性	.003	1	.003	1.99	.164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刺 激價性	.001	1	.001	.74	.395	
殘差	.067	52	.001			
轉換	.059	1	.059	16.70	.001	**
思考監控×轉換	.002	1	.002	.53	.472	
強迫傾向×轉換	.001	1	.001	.34	.563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轉換	.008	1	.008	2.41	.126	
殘差	.183	52	.004			
反應一致性	.757	1	.757	23.71	.001	**
思考監控×反應一致性	.003	1	.003	.08	.778	
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04	.848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反 應一致性	.270	1	.270	8.45	.005	**
殘差	1.659	52	.032			
刺激價性×轉換	.000	1	.000	.35	.558	
思考監控×刺激價性×轉換	.001	1	.001	.02	.902	
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轉換	.005	1	.005	4.29	.043	*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刺 激價性×轉換	.004	1	.004	3.33	.074	
殘差	.062	52	.001			
刺激價性×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48	.493	
思考監控×刺激價性×反 應一致性	.002	1	.002	1.29	.262	
強迫傾向×刺激價性×反 應一致性	.001	1	.001	.26	.613	

(續下頁)

表 48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正確率的變異數分析結果摘要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刺 激價性×反應一致性 殘差	.001 .068	1 52	.001 .001	.06	.805	
轉換×反應一致性	.047	1	.047	13.22	.001	**
思考監控×轉換×反應一致 性	.001	1	.001	.12	.734	
強迫傾向×轉換×反應一致 性	.002	1	.002	.46	.502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轉換 ×反應一致性 殘差	.011 .183	1 52	.011 .004	3.15	.082	
刺激價性×轉換×反應一致 性	.008	1	.008	5.62	.022	*
思考監控×刺激價性×轉換 ×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92	.341	
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轉換 ×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65	.423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刺激 價性×轉換×反應一致性 殘差	.001 .071	1 52	.001 .001	.07	.789	
組間						
思考監控	.022	1	.022	.50	.484	
強迫傾向	.013	1	.013	.30	.587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354	1	.354	8.16	.006	**
殘差	2.255	52	.043			

*** $p < .001$. ** $p < .01$. * $p < .05$.

控制 BDI 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轉換主要效果顯著($F(1, 51) = 4.03, p < .05$)，反應一致性主要效果仍顯著($F(1, 51) = 7.08, p < .05$)，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之交互作用仍顯著($F(1, 51) = 8.19, p < .01$)，且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與反應一

致性之三階交互作用仍顯著($F(1, 51) = 8.46, p < .01$)，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 's $> .06$)，控制 BDI 後，強迫傾向×思考監控四組於各作業情境下正確率的平均數與標準差見表四十九。



表 49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之正確率在控制 BDI 後的平均數、標準差

			高強迫傾向		低強迫傾向	
			表達	壓抑	表達	壓抑
刺激價性	轉換	反應一致性	M(SD)	M(SD)	M(SD)	M(SD)
髒汙	轉換	不一致	.95(.05)	.81(.24)	.84(.25)	.93(.09)
		一致	.99(.02)	1(0)	1(0)	.99(.01)
	不轉換	不一致	.98(.04)	.87(.15)	.90(.14)	.98(.02)
		一致	.99(.03)	.98(.03)	.99(.03)	.99(.01)
中性	轉換	不一致	.95(.06)	.80(.25)	.85(.22)	.97(.03)
		一致	.99(.01)	.96(.07)	.99(.02)	.99(.02)
	不轉換	不一致	.97(.05)	.88(.15)	.90(.16)	.96(.06)
		一致	1(0)	.98(.03)	1(0)	1(0)

表 50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正確率在控制 BDI 後的共變數分析結果摘要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組內					
刺激價性	.001	1	.001	.50	.481
思考監控×刺激價性	.001	1	.001	.60	.443
強迫傾向×刺激價性	.001	1	.001	1.01	.319

(續下頁)

表 50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正確率在控制 BDI 後的共變數
分析結果摘要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刺激 價性	.001	1	.001	.73	.398
殘差	.066	51	.001		
轉換	.014	1	.014	4.03	.050 *
思考監控×轉換	.001	1	.001	.36	.552
強迫傾向×轉換	.001	1	.001	.01	.945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轉換	.008	1	.008	2.43	.125
殘差	.178	51	.003		
反應一致性	.226	1	.226	7.08	.010 **
思考監控×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03	.863
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	.002	1	.002	.05	.823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反應 一致性	.270	1	.270	8.46	.005 **
殘差	1.626	51	.032		
刺激價性×轉換	.001	1	.001	.01	.919
思考監控×刺激價性×轉換	.001	1	.001	.01	.963
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轉換	.003	1	.003	2.60	.113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刺激 價性×轉換	.004	1	.004	3.30	.075
殘差	.061	51	.001		
刺激價性×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67	.417
思考監控×刺激價性×反應 一致性	.002	1	.002	1.37	.248
強迫傾向×刺激價性×反應 一致性	.001	1	.001	.08	.783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刺激 價性×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06	.807
殘差	.068	51	.001		

(續下頁)

表 50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正確率在控制 BDI 後的共變數分析結果摘要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轉換×反應一致性	.012	1	.012	3.29	.076
思考監控×轉換×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06	.816
強迫傾向×轉換×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05	.822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轉換× 反應一致性	.011	1	.011	3.15	.082
殘差	.180	51	.004		
刺激價性×轉換×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83	.366
思考監控×刺激價性×轉換× 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72	.401
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轉換× 反應一致性	.002	1	.002	1.32	.256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刺激價性× 轉換×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07	.789
殘差	.069	51	.001		
組間					
思考監控	.015	1	.015	.35	.559
強迫傾向	.001	1	.001	.01	.904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354	1	.354	8.19	.006 **
殘差	2.204	51	.043		

** $p < .01$, * $p < .05$

控制 BDI、STAI-T、與 WBSI 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之交互作用仍顯著($F(1, 49) = 8.58, p < .01$)，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與反應一致性之三階交互作用仍顯著($F(1, 52) = 8.25, p < .01$)，且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轉換、與反應一致性之四階交互作用達邊緣顯著($F(1, 49) = 3.74, p < .06$)，控制 BDI、STAI-T 與 WBSI 後，強迫傾向×思考監控四組於各作業情境下正確率的平均數與標準差見表五十一。

表 51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之正確率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後的平均數、標準差

		反應一致性	高強迫傾向		低強迫傾向	
			表達	壓抑	表達	壓抑
刺激價性	轉換		M(SD)	M(SD)	M(SD)	M(SD)
髒汙	轉換	不一致	.95(.05)	.81(.24)	.84(.25)	.93(.09)
		一致	.99(.02)	1(0)	1(0)	.99(.01)
	不轉換	不一致	.98(.04)	.87(.15)	.90(.14)	.98(.02)
		一致	.99(.03)	.98(.03)	.99(.03)	.99(.01)
中性	轉換	不一致	.95(.06)	.80(.25)	.85(.22)	.97(.03)
		一致	.99(.01)	.96(.07)	.99(.02)	.99(.02)
	不轉換	不一致	.97(.05)	.88(.15)	.90(.16)	.96(.06)
		一致	1(0)	.98(.03)	1(0)	1(0)

表 52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正確率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後的共變數分析結果摘要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組內					
刺激價性	.001	1	.001	.12	.729
思考監控×刺激價性	.001	1	.001	.63	.433
強迫傾向×刺激價性	.002	1	.002	1.36	.250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刺激價性	.001	1	.001	.44	.510
殘差	.065	49	.001		
轉換	.001	1	.001	.01	.978
思考監控×轉換	.001	1	.001	.36	.553
強迫傾向×轉換	.001	1	.001	.06	.809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轉換	.012	1	.012	3.32	.075

(續下頁)

表 52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正確率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後的共變數分析結果摘要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殘差	.171	49	.003		
反應一致性	.060	1	.060	1.83	.182
思考監控×反應一致性	.002	1	.002	.07	.787
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02	.888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反應 一致性	.269	1	.269	8.25	.006 **
殘差	1.600	49	.033		
刺激價性×轉換	.001	1	.001	.04	.835
思考監控×刺激價性×轉換	.001	1	.001	.01	.998
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轉換	.003	1	.003	2.46	.123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刺激 價性×轉換	.003	1	.003	2.66	.109
殘差	.061	49	.001		
刺激價性×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1.01	.320
思考監控×刺激價性×反應 一致性	.002	1	.002	1.18	.284
強迫傾向×刺激價性×反應 一致性	.001	1	.001	.53	.472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刺激 價性×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32	.577
殘差	.064	49	.001		
轉換×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03	.861
思考監控×轉換×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06	.810
強迫傾向×轉換×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01	.999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轉換× 反應一致性	.013	1	.013	3.74	.059 #
殘差	.176	49	.004		
刺激價性×轉換×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46	.502

(續下頁)

表 52

強迫傾向與思考監控各組於作業轉換各作業情境正確率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後的共變數分析結果摘要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思考監控×刺激價性×轉換× 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89	.350
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轉換× 反應一致性	.002	1	.002	1.36	.249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刺激 價性×轉換×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01	.961
殘差	.067	49	.001		
組間					
思考監控	.021	1	.021	.47	.496
強迫傾向	.001	1	.001	.01	.953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377	1	.377	8.58	.005 **
殘差	2.150	49	.044		

** $p < .01$. # $p < .06$.

事後檢定：控制 BDI 的共變數分析結果

針對上述控制 BDI 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的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與反應一致性之三階交互作用進行單純交互作用與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表五十三為單純交互作用結果摘要表。

表 53

對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在控制 BD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表達					
組內					
反應一致性	.023	1	.023	2.67	.115

(續下頁)

表 53

對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在控制 BD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	.038	1	.038	4.40	.046 *
殘差	.217	25	.009		
組間					
強迫傾向	.042	1	.042	4.17	.052 #
殘差	.249	15	.010		
壓抑					
組內					
反應一致性	.035	1	.035	4.70	.040 *
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	.028	1	.028	3.72	.065
殘差	.187	25	.007		
組間					
強迫傾向	.046	1	.046	3.87	.060
殘差	.298	15	.012		
高強迫傾向					
組內					
反應一致性	.022	1	.022	3.03	.094
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	.038	1	.038	5.23	.031 *
殘差	.180	25	.007		
組間					
思考監控	.064	1	.064	5.34	.029 *
殘差	.299	25	.012		
低強迫傾向					
組內					
反應一致性	.037	1	.037	4.11	.053 #
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	.030	1	.030	3.27	.083
殘差	.226	25	.009		
組間					
思考監控	.027	1	.027	2.68	.114
殘差	.252	25	.010		

(續下頁)

表 53

對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在控制 BD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反應一致					
思考監控	.001	1	.001	3.28	.076
強迫傾向	.001	1	.001	1.23	.273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001	1	.001	2.25	.140
殘差	.016	51	.001		
反應不一致					
思考監控	.003	1	.003	.16	.691
強迫傾向	.001	1	.001	.01	.949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155	1	.155	8.41	.006 **
殘差	.941	51	.018		

** $p < .01$. * $p < .05$. # $p < .06$.

首先，依照思考監控進行分析，控制 BDI 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在表達組中強迫傾向主要效果達邊緣顯著($F(1, 25) = 4.17, p < .06$)，且強迫傾向與反應一致性單純交互作用顯著($F(1, 25) = 4.40, p < .05$)，見圖十一，但反應一致性效果不顯著($F(1, 25) = 2.67, p > .06$)。但在壓抑組中則僅反應一致性主要效果顯著($F(1, 25) = 4.70, p < .05$)，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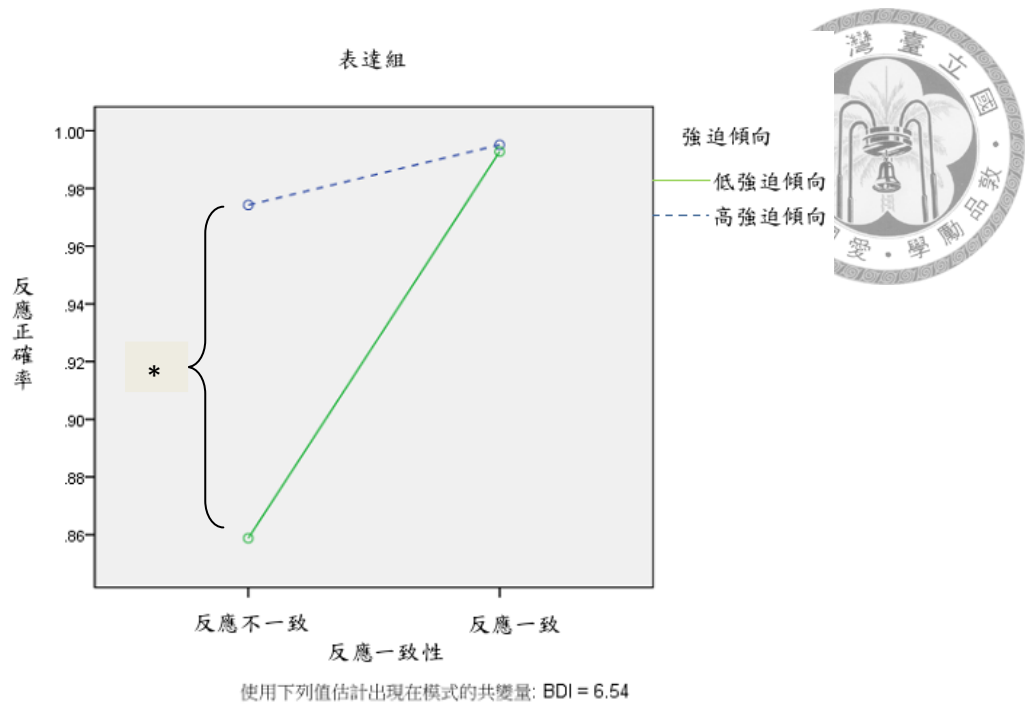


圖 11：控制 BDI 時，表達組之強迫傾向與反應一致性在正確率上之交互作用圖。

* $p < .05$.

由於對表達組而言，強迫傾向與反應一致性單純交互作用顯著，因此進一步進行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控制 BDI 進行分析，結果顯示，高及低強迫傾向組中皆未發現任何效果達顯著或邊緣顯著(所有 $ps > .06$)。若依照反應一致性進行分析，控制 BDI 進行分析的結果顯示，在反應不一致時，強迫傾向的單純單純主要效果顯著($F(1, 25) = 4.30, p < .05$)，使用表達的高強迫傾向組正確率($M = .97$)高於使用表達的低強迫傾向組正確率($M = .86$)；但在反應一致時，強迫傾向的單純單純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 25) = .29, p > .06$)，表達組中，強迫傾向與反應一致性單純交互作用的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見表五十四。

表 54

對表達組的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
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高強迫傾向					
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71	.416
殘差	.003	12	.001		
低強迫傾向					
反應一致性	.036	1	.036	2.08	.175
殘差	.211	12	.018		
反應一致					
強迫傾向	.001	1	.001	.29	.595
殘差	.003	25	.001		
反應不一致					
強迫傾向	.080	1	.080	4.30	.049 *
殘差	.464	25	.019		

* $p < .05$.

若依照強迫傾向對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與反應一致性之三階交互作用進行單純交互作用分析，控制 BDI 進行分析的結果顯示，在高強迫傾向組中，思考監控主要效果顯著($F(1, 25) = 5.34, p < .05$)，且思考監控與反應一致性交互作用顯著($F(1, 25) = 5.23, p < .05$)，見圖十二，但反應一致性主要效果並未顯著($F(1, 25) = 3.03, p > .06$)。但在低強迫傾向組中僅反應一致性主要效果達邊緣顯著($F(1, 25) = 4.11, p < .06$)，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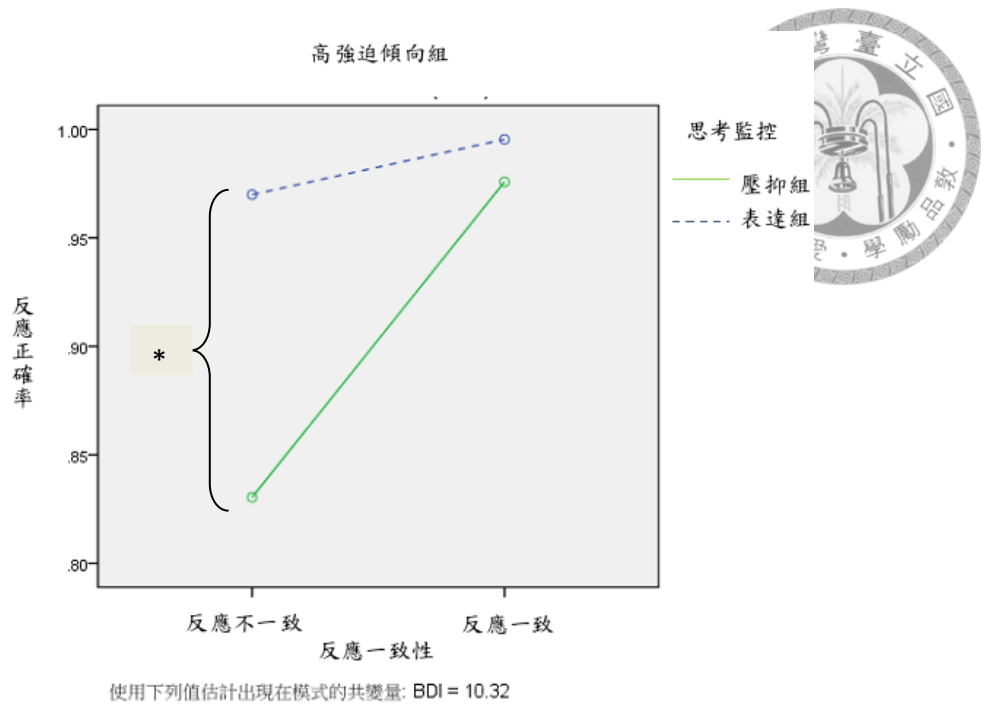


圖 12：控制 BDI 時，高強迫傾向組之思考壓抑與反應一致性在正確率上之交互作用圖。
* $p < .05$.

由於對高強迫傾向組而言，思考監控與反應一致性交互作用顯著，因此進一步進行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控制 BDI 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在表達與壓抑組中，皆無法發現任何顯著或邊緣顯著效果(所有 $p > .06$)。若依反應一致性對進行分析，控制 BDI 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反應不一致時，思考監控的單純單純主要效果顯著($F(1, 25) = 5.35, p < .05$)，使用表達的高強迫傾向組正確率($M = .97$)高於使用壓抑的高強迫傾向組正確率($M = .84$)。但在反應一致時，思考監控的單純單純主要效果不顯著($F(1, 25) = 3.24, p > .06$)，高強迫傾向組中，思考監控與反應一致性單純交互作用的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見表五十五。

表 55

對高強迫傾向組的思考監控×反應一致性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表達					
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71	.416
殘差	.003	12	.001		
壓抑					
反應一致性	.031	1	.031	2.10	.173
殘差	.177	12	.015		
反應一致					
強迫傾向	.002	1	.002	3.24	.084
殘差	.013	25	.001		
反應不一致					
強迫傾向	.100	1	.100	5.35	.029 *
殘差	.466	25	.019		

* $p < .05$.

若是依照反應一致性對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與反應一致性之三階交互作用進行單純交互作用分析，控制 BDI 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在反應不一致時僅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單純交互作用顯著($F(1, 51) = 8.41, p < .01$)，其餘效果依然不顯著(所有 $ps > .06$)，見圖十三。對反應一致的情況下進行單純交互作用分析，結果顯示，所有效果皆未達顯著或邊緣顯著(所有 $ps > .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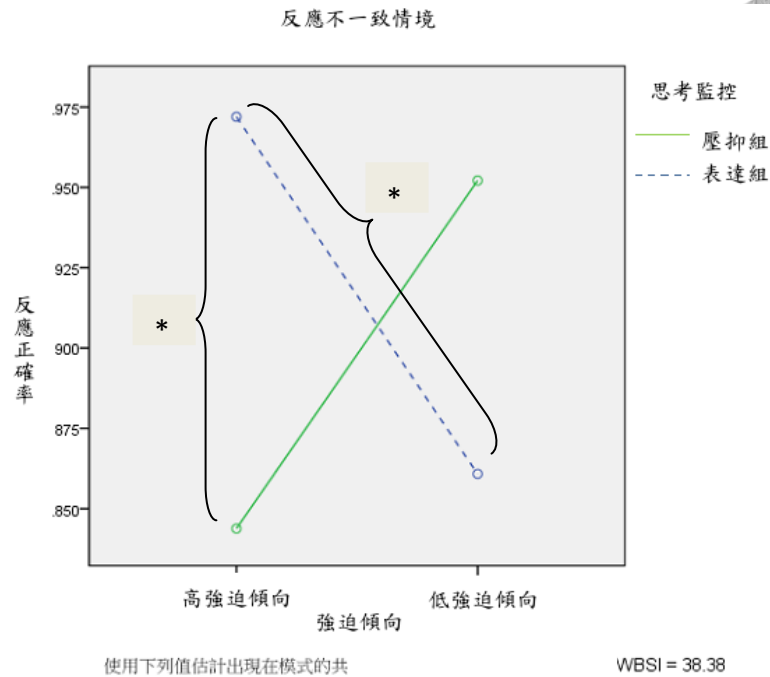


圖 13：控制 BDI 之分析中，反應不一致時，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在正確率上之交互作用圖。
* $p < .05$.

由於在反應不一致的作業情境中，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的單純交互作用顯著，因此進一步進行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首先，依照思考監控進行分析，控制 BDI 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在表達組中強迫傾向單純單純主要效果顯著($F(1, 25) = 4.30, p < .05$)，使用表達的高強迫傾向組正確率($M = .97$)高於使用表達的低強迫傾向組正確率($M = .86$)，但在壓抑組中則不顯著($F(1, 25) = 3.86, p > .06$)。依強迫傾向進行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控制 BDI 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在高強迫傾向組中，思考監控單純單純主要效果達顯著($F(1, 25) = 5.35, p < .05$)，使用表達的高強迫傾向組正確率($M = .97$)高於使用壓抑的高強迫傾向組正確率($M = .84$)；但低強迫傾向組中，則思考監控單純單純主要效果不顯著($F(1, 25) = 2.97, p > .06$)，反應不一致時，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單純交互作用的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見表五十六。

表 56

對高強迫傾向組的思考監控×反應一致性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表達					
強迫傾向	.080	1	.080	4.30	.049 *
殘差	.464	25	.019		
壓抑					
強迫傾向	.073	1	.073	3.86	.061
殘差	.472	25	.019		
高強迫傾向					
思考監控	.100	1	.100	5.35	.029 *
殘差	.466	25	.019		
低強迫傾向					
思考監控	.056	1	.056	2.97	.097
殘差	.475	25	.019		

* $p < .05$.

事後檢定：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共變數分析結果

下文針對控制 BDI、STAI-T、與 WBSI 進行共變數分析的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轉換、與反應一致性四階交互作用進行單純交互作用分析，。

首先，針對思考監控進行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在表達組中所有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但在壓抑組中則有強迫傾向主要效果達邊緣顯著($F(1, 23) = 4.07, p < .06$)，且強迫傾向與反應一致性交互作用亦達邊緣顯著($F(1, 23) = 4.12, p < .06$)，但其餘效果皆不顯著，見表五十七。

表 57

對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轉換×反應一致性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表達					
組內					
轉換	.001	1	.001	.15	.700
強迫傾向×轉換	.001	1	.001	.52	.478
殘差	.028	23	.001		
反應一致性	.002	1	.002	.09	.763
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	.058	1	.058	3.09	.092
殘差	.435	23	.019		
轉換×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24	.626
強迫傾向×轉換×反應一 致性	.001	1	.001	.52	.478
殘差	.035	23	.002		
組間					
強迫傾向	.062	1	.062	2.88	.103
殘差	.498	23	.022		
壓抑					
組內					
轉換	.001	1	.001	.08	.781
強迫傾向×轉換	.001	1	.001	.47	.498
殘差	.048	23	.002		
反應一致性	.045	1	.045	3.02	.096
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	.062	1	.062	4.12	.054 #
殘差	.344	23	.015		
轉換×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16	.689
強迫傾向×轉換×反應一 致性	.003	1	.003	1.36	.255
殘差	.046	23	.002		
組間					
強迫傾向	.096	1	.096	4.07	.056 #
殘差	.545	23	.024		

(續下頁)

表 57

對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轉換×反應一致性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高強迫傾向					
組內					
轉換	.001	1	.001	.07	.789
思考監控×轉換	.005	1	.005	2.34	.140
殘差	.054	23	.002		
反應一致性	.035	1	.035	2.46	.130
思考監控×反應一致性	.092	1	.092	6.40	.019 *
殘差	.332	23	.014		
轉換×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10	.758
思考監控×轉換×反應一 致性	.005	1	.005	2.14	.157
殘差	.050	23	.002		
組間					
思考監控	.163	1	.163	6.86	.015 *
殘差	.545	23	.024		
低強迫傾向					
組內					
轉換	.001	1	.001	.15	.700
思考監控×轉換	.001	1	.001	.83	.373
殘差	.031	23	.001		
反應一致性	.004	1	.004	.23	.638
思考監控×反應一致性	.054	1	.054	2.73	.112
殘差	.452	23	.020		
轉換×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01	.971
思考監控×轉換×反應一 致性	.002	1	.002	1.39	.250
殘差	.038	23	.002		
組間					
思考監控	.051	1	.051	2.33	.141
殘差	.504	23	.022		

(續下頁)

表 57

對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轉換×反應一致性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不轉換					
組內					
反應一致性	.014	1	.014	2.80	.101
思考監控×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06	.806
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03	.855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	.041	1	.41	8.31	.006 **
殘差	.239	49	.005		
組間					
思考監控	.003	1	.003	.42	.520
強迫傾向	.001	1	.001	.03	.874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064	1	.064	9.15	.004 **
殘差	.343	49	.007		
轉換					
組內					
反應一致性	.016	1	.16	1.23	.273
思考監控×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08	.784
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01	.912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	.101	1	.101	7.62	.008 **
殘差	.649	49	.013		
組間					
思考監控	.008	1	.008	.48	.492
強迫傾向	.001	1	.001	.01	.994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130	1	.130	7.79	.007 **
殘差	.818	49	.017		
反應一致					
組內					
轉換	.001	1	.001	.16	.691
思考監控×轉換	.001	1	.001	.88	.352

(續下頁)

表 57


對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轉換×反應一致性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強迫傾向×轉換	.001	1	.001	.43	.517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轉換	.001	1	.001	.14	.712
殘差	.006	49	.001		
組間					
思考監控	.002	1	.002	3.65	.062
強迫傾向	.001	1	.001	.59	.448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002	1	.002	3.64	.062
殘差	.030	49	.001		
反應不一致					
組內					
轉換	.001	1	.001	.01	.918
思考監控×轉換	.001	1	.001	.18	.672
強迫傾向×轉換	.001	1	.001	.02	.903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轉換	.013	1	.013	3.66	.062
殘差	.168	49	.003		
組間					
思考監控	.009	1	.009	.25	.622
強迫傾向	.001	1	.001	.01	.973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321	1	.321	8.52	.005 **
殘差	1.845	49	.038		

** $p < .01$. * $p < .05$. # $p < .06$.

依強迫傾向對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轉換、與反應一致性之四階交互作用進行單純交互作用分析，控制 BDI、STAI-T、與 WBSI 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在高強迫傾向組中思考監控主要效果顯著($F(1, 23) = 6.86, p < .05$)，且思考監控與反應一致性交互作用顯著($F(1, 23) = 6.40, p < .05$)，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但在低強迫傾向組中則所有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見表五十七。



依轉換與否對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轉換、與反應一致性之四階交互作用進行單純交互作用分析，控制 BDI、STAI-T、與 WBSI 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在不轉換的作業情境下，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之交互作用顯著($F(1, 49) = 9.15, p < .005$)，且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與反應一致性之交互作用顯著($F(1, 49) = 8.31, p < .01$)，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在轉換的作業情境下，分析結果顯示，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交互作用顯著 ($F(1, 49) = 7.79, p < .01$)，且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與反應一致性之交互作用顯著($F(1, 49) = 7.61, p < .01$)，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見表五十七。

依反應一致性對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轉換、與反應一致性之四階交互作用進行單純交互作用分析，控制 BDI、STAI-T、與 WBSI 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在反應不一致的作業情境下，僅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之交互作用顯著($F(1, 49) = 8.52, p < .01$)，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在反應一致的作業情境下進行單純交互作用分析，亦未發現任何顯著效果(所有 $ps > .06$)，見表五十七。

由於在不轉換的作業情境中，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的單純交互作用顯著，因此進一步進行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分析，單純單純交互作用結果摘要表見表五十八。

表 58

對不轉換作業情境中，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表達					
組內					
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05	.831
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	.023	1	.023	4.11	.054 #
殘差	.128	23	.006		
組間					
強迫傾向	.025	1	.025	3.47	.075
殘差	.167	23	.007		
壓抑					
組內					
反應一致性	.019	1	.019	4.09	.055 #
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	.019	1	.019	4.15	.053 #
殘差	.106	23	.005		
組間					
強迫傾向	.039	1	.039	5.34	.030 *
殘差	.168	23	.007		
高強迫傾向					
組內					
反應一致性	.018	1	.018	2.46	.130
思考監控×反應一致性	.046	1	.046	6.40	.019 *
殘差	.166	23	.007		
組間					
思考監控	.081	1	.081	6.86	.015 *
殘差	.273	23	.012		
低強迫傾向					
組內					
反應一致性	.002	1	.002	.23	.638
思考監控×反應一致性	.027	1	.027	2.73	.112
殘差	.226	23	.010		

(續下頁)

表 58

對不轉換作業情境中，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組間					
思考監控	.026	1	.026	2.33	.141
殘差	.252	23	.011		
反應一致					
思考監控	.001	1	.001	2.43	.125
強迫傾向	.001	1	.001	1.23	.274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001	1	.001	4.72	.035 *
殘差	.014	49	.001		
反應不一致					
思考監控	.003	1	.003	.22	.641
強迫傾向	.001	1	.001	.01	.997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103	1	.103	8.90	.004 **
殘差	.568	49	.012		

** $p < .01$, * $p < .05$, # $p < .06$.

首先，依照依思考監控對不轉換作業情境中的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的單純交互作用進行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分析，控制 BDI、STAI-T、與 WBSI 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在表達組中僅強迫傾向與反應一致性交互作用達邊緣顯著($F(1, 23) = 4.11, p < .06$)，見圖十四，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但在壓抑組中則有強迫傾向主要效果顯著($F(1, 23) = 5.34, p < .05$)，反應一致性主要效果達邊緣顯著($F(1, 23) = 4.09, p < .06$)，且強迫傾向與反應一致性交互作用亦達邊緣顯著($F(1, 23) = 4.15, p < .06$)，見圖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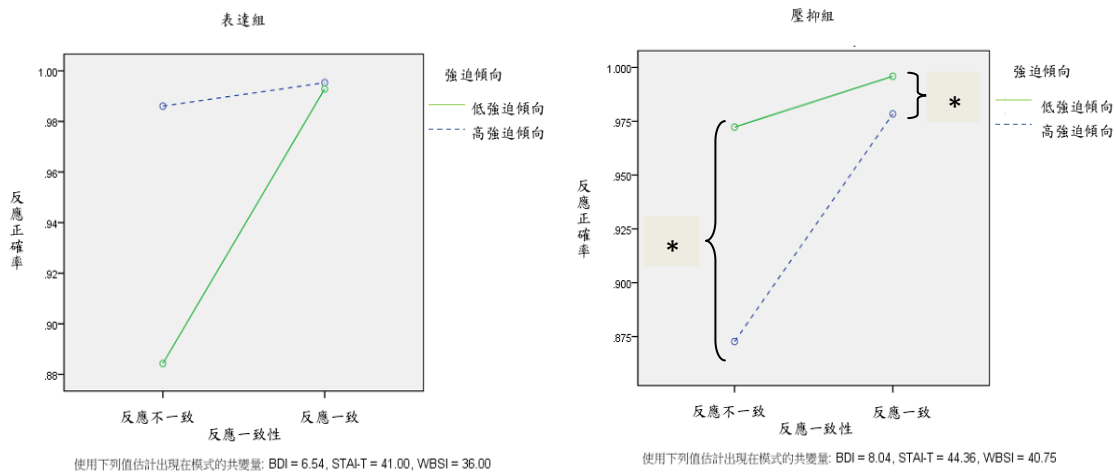


圖 14：不轉換作業情境下，表達與壓抑組之強迫傾向與反應一致性在正確率上之交互作用圖。

* $p < .05$.

由於對表達組面臨不轉換作業情境而言，強迫傾向與反應一致性單純單純交互作用達邊緣顯著，因此進一步進行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見表五十九。首先，依照強迫傾向進行分析，控制 BDI、STAI-T、與 WBSI 進行分析的結果顯示，在高及低強迫傾向組中，所有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若依照反應一致性進行分析，則結果顯示，在反應一致與不一致時，強迫傾向的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

表 59

對不轉換作業情境中，表達組的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高強迫傾向					
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36	.560
殘差	.003	10	.000		
低強迫傾向					
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01	.913
殘差	.122	10	.012		

(續下頁)

表 59

對不轉換作業情境中，表達組的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反應一致					
強迫傾向	.001	1	.001	.16	.689
殘差	.004	23	.001		
反應不一致					
強迫傾向	.048	1	.048	3.80	.064
殘差	.290	23	.013		

由於對壓抑組面臨不轉換作業情境而言，強迫傾向與反應一致性單純單純交互作用達邊緣顯著，因此進一步進行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見表六十。首先，依照強迫傾向進行分析，控制BDI、STAI-T、與WBSI進行分析的結果顯示，在高及低強迫傾向組中，所有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依照反應一致性進行分析，其結果顯示在反應不一致時，強迫傾向的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顯著($F(1, 23) = 4.89, p < .05$)，低強迫傾向組正確率($M = .97$)高於高強迫傾向組正確率($M = .87$)。且在反應一致時，亦得到相同結果($F(1, 23) = 4.48, p < .05$)，低強迫傾向組正確率($M = .99$)高於高強迫傾向組正確率($M = .98$)。

表 60

對不轉換作業情境中，壓抑組的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高強迫傾向					
反應一致性	.026	1	.026	2.85	.123
殘差	.091	10	.009		

(續下頁)

表 60

對不轉換作業情境中，壓抑組的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低強迫傾向					
反應一致性	.002	1	.002	3.25	.101
殘差	.006	10	.001		
反應一致					
強迫傾向	.002	1	.002	4.48	.045 *
殘差	.009	23	.001		
反應不一致					
強迫傾向	.056	1	.056	4.89	.037 *
殘差	.265	23	.012		

* $p < .05$.

依強迫傾向對不轉換作業情境中的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的單純交互作用進行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分析，，控制 BDI、STAI-T、與 WBSI 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高強迫傾向組中思考監控之主要效果顯著($F(1, 23) = 6.86, p < .05$)，且有思考監控與反應一致性單純單純交互作用顯著($F(1, 23) = 6.40, p < .05$)，見圖十五；但在低強迫傾向組中則所有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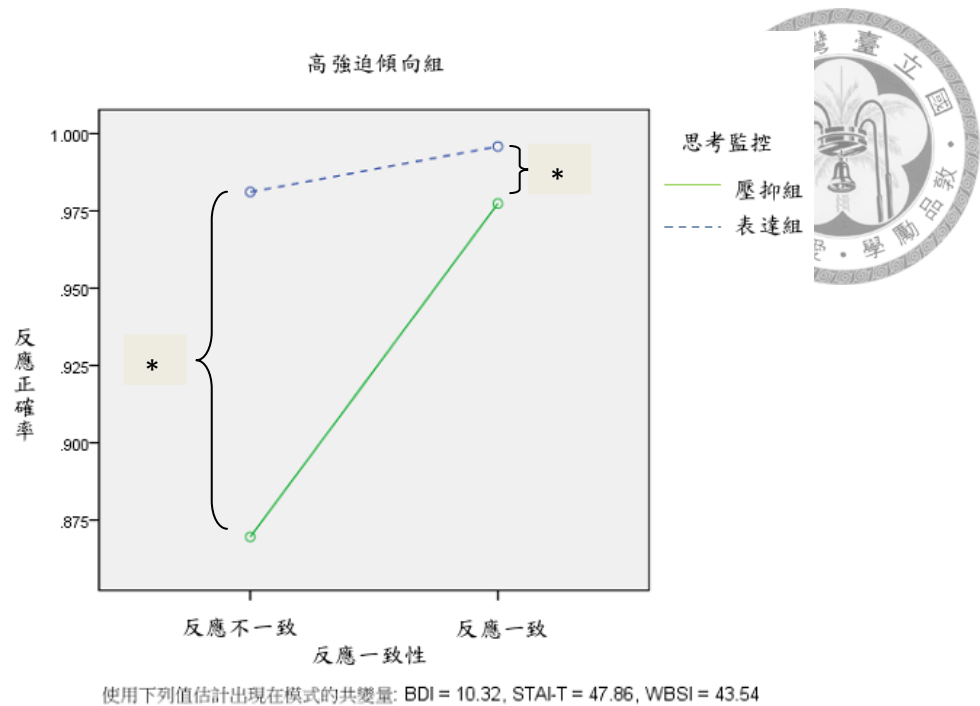


圖 15: 不轉換之作業情境下, 高強迫傾向組之思考監控與反應一致性在正確率上之交互作用圖。
* $p < .05$.

由於對高強迫傾向組面臨不轉換作業情境而言, 思考監控與反應一致性單純單純交互作用顯著, 因此進一步進行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 見表六十一。首先, 依照思考監控進行分析, 控制BDI、STAI-T、與WBSI進行分析, 結果顯示, 在表達與壓抑組中之反應一致性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_s > .06$)。依反應一致性進行分析, 結果顯示, 在反應不一致時思考監控主要效果顯著($F(1, 23) = 7.09, p < .05$), 使用表達的高強迫傾向組正確率($M = .98$)高於使用壓抑的高強迫傾向組($M = .87$)。且反應一致時之思考監控主要效果達顯著($F(1, 23) = 5.33, p < .05$), 使用表達的高強迫傾向組正確率($M = .99$)高於使用壓抑的高強迫傾向組($M = .98$)。

表 61

對不轉換作業情境中，高強迫傾向組的思考監控×反應一致性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表達					
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36	.560
殘差	.003	10	.001		
壓抑					
反應一致性	.026	1	.026	2.85	.123
殘差	.091	10	.009		
反應一致					
思考監控	.002	1	.002	5.33	.030 *
殘差	.009	23	.001		
反應不一致					
思考監控	.080	1	.080	7.09	.014 *
殘差	.259	23	.011		

* $p < .05$.

依反應一致性對不轉換作業情境中的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的單純交互作用進行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分析，控制BDI、STAI-T、與WBSI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在反應不一致時，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交互作用顯著($F(1, 49) = 8.90, p < .005$)，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見圖十六。而在反應一致時，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交互作用亦顯著($F(1, 49) = 4.72, p < .05$)，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見圖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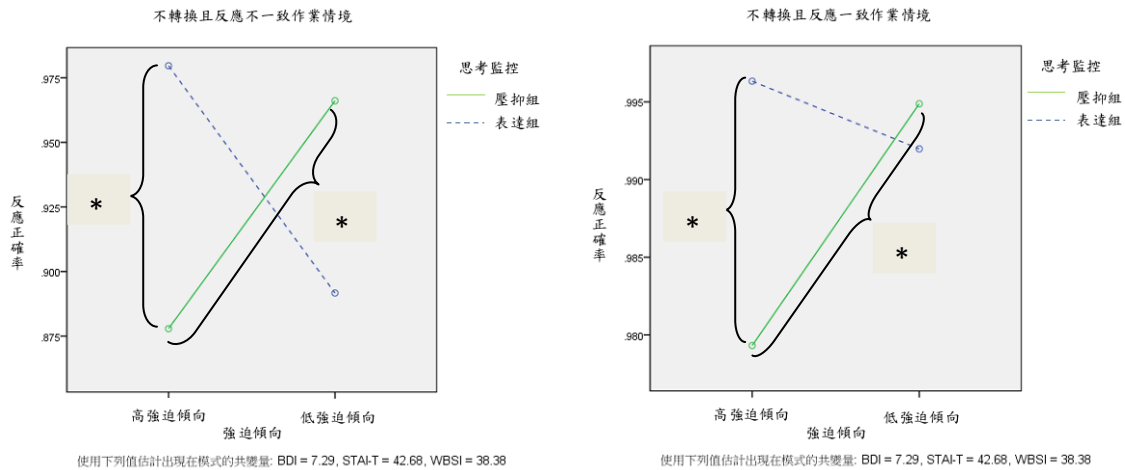


圖 16: 不轉換且反應不一致與反應一致作業情境下, 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在正確率上之交互作用圖。
* $p < .05$.

由於對不轉換且反應不一致作業情境而言, 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單純單純交互作用顯著, 因此進一步進行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 見表六十二。首先, 依照強迫傾向進行分析, 控制BDI、STAI-T、與WBSI進行分析, 結果顯示, 高強迫傾向組之思考監控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顯著($F(1, 23) = 7.09, p < .05$), 使用表達的高強迫傾向組正確率($M = .98$)高於使用壓抑的高強迫傾向組($M = .87$)。但低強迫傾向組中則無顯著效果($F(1, 23) = 2.77, ps > .06$)。依思考監控進行分析, 則表達組中強迫傾向的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不顯著($F(1, 23) = 3.80, p > .06$)。但壓抑組中強迫傾向的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顯著($F(1, 23) = 4.89, p < .05$), 使用壓抑的低強迫傾向組($M = .97$)正確率高於使用壓抑的高強迫傾向組($M = .87$)。

表 62

對不轉換且反應不一致作業情境中，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表達					
強迫傾向	.048	1	.048	3.80	.064
殘差	.290	23	.013		
壓抑					
強迫傾向	.056	1	.056	4.89	.037 *
殘差	.265	23	.012		
高強迫傾向					
思考監控	.080	1	.080	7.09	.014 *
殘差	.259	23	.011		
低強迫傾向					
思考監控	.035	1	.035	2.77	.110
殘差	.294	23	.013		

* $p < .05$.

由於對不轉換且反應一致作業情境而言，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單純單純交互作用顯著，因此進一步進行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見表六十三。首先，依照強迫傾向進行分析，控制BDI、STAI-T、與WBSI進行分析，結果顯示，高強迫傾向組之思考監控的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達顯著($F(1, 23) = 5.33, p < .05$)使用表達的高強迫傾向組正確率($M = .99$)高於使用壓抑的高強迫傾向組($M = .98$)。但低強迫傾向組思考監控的單純單純單純並無顯著差異($F(1, 23) = 0.12, p > .06$)。依思考監控進行分析，結果顯示，表達組在所有分析中皆未發現強迫傾向有造成顯著差異($F(1, 23) = .16, p > .06$)。但壓抑組的強迫傾向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顯著($F(1, 23) = 4.48, p < .05$)，使用壓抑的低強迫傾向組($M = .99$)正確率高於使用壓抑的高強迫傾向組($M = .98$)。

表 63

對不轉換且反應一致作業情境中，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表達					
強迫傾向	.001	1	.001	.16	.689
殘差	.004	23	.001		
壓抑					
強迫傾向	.002	1	.002	4.48	.045 *
殘差	.009	23	.001		
高強迫傾向					
思考監控	.002	1	.002	5.33	.030 *
殘差	.009	23	.001		
低強迫傾向					
思考監控	.001	1	.001	.12	.732
殘差	.004	23	.001		

* $p < .05$.

由於在轉換的作業情境中，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的單純交互作用顯著，因此進一步進行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分析，單純單純交互作用結果摘要表見表六十四。

表 64

對轉換作業情境中，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表達					
組內					
反應一致性	.002	1	.002	.13	.726
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	.036	1	.036	2.44	.132
殘差	.342	23	.015		

(續下頁)

表 64

對轉換作業情境中，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組間					
強迫傾向	.038	1	.038	2.42	.134
殘差	.360	23	.016		
壓抑					
組內					
反應一致性	.027	1	.027	2.15	.156
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	.045	1	.045	3.66	.068
殘差	.284	23	.012		
組間					
強迫傾向	.058	1	.058	3.16	.089
殘差	.425	23	.018		
高強迫傾向					
組內					
反應一致性	.021	1	.021	1.68	.208
思考監控×反應一致性	.069	1	.069	5.64	.026 *
殘差	.282	23	.019		
組間					
思考監控	.114	1	.114	6.08	.022 *
殘差	.430	23	.019		
低強迫傾向					
組內					
反應一致性	.002	1	.002	.14	.714
思考監控×反應一致性	.039	1	.039	2.52	.126
殘差	.356	23	.015		
組間					
思考監控	.034	1	.034	2.09	.162
殘差	.370	23	.016		
反應一致					
思考監控	.002	1	.002	3.65	.062

(續下頁)

表 64

對轉換作業情境中，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強迫傾向	.001	1	.001	.15	.700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001	1	.001	2.04	.160
殘差	.022	49	.001		
反應不一致					
思考監控	.007	1	.007	.25	.620
強迫傾向	.001	1	.001	.01	.955
思考監控×強迫傾向	.230	1	.230	7.80	.007 **
殘差	1.444	49	.029		

** $p < .01$. * $p < .05$.

首先，依照思考監控對轉換作業情境中的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的單純交互作用進行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分析，，控制 BDI、STAI-T、與 WBSI 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在表達或壓抑組中皆未發現任何顯著或邊緣顯著效果(所有 $ps > .06$)。

依強迫傾向對轉換作業情境中的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的單純交互作用進行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分析，控制BDI、STAI-T、與WBSI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在高強迫傾向組中思考監控主要效果顯著($F(1, 23) = 6.08, p < .05$)，且思考監控與反應一致性交互作用亦顯著($F(1, 23) = 5.64, p < .05$)，見圖十七，但反應一致性效果未顯著($F(1, 23) = 1.68, p > .06$)，但在低強迫傾向組中並未發現任何顯著的效果(所有 $ps > .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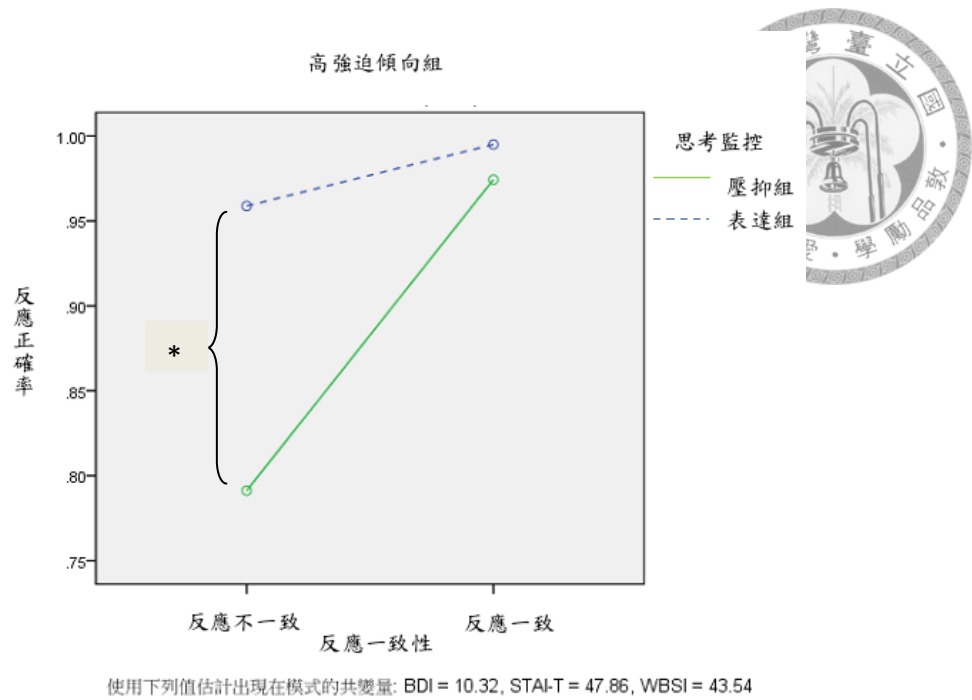


圖 17：轉換作業情境下，高強迫傾向之思考監控與反應一致性在正確率上之交互作用圖。

* $p < .05$.

由於對高強迫傾向組面臨轉換作業情境而言，思考監控與反應一致性單純單純交互作用顯著，因此進一步進行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見表六十五。首先，依照思考監控進行分析，控制 BDI、STAI-T、與 WBSI 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在表達及壓抑組中皆未發現任何顯著效果(所有 $ps > .06$)。此外若依照反應一致性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在反應不一致時思考監控的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達顯著 ($F(1, 23) = 5.97, p < .05$)，使用表達的高強迫傾向組正確率 ($M = .96$) 高於使用壓抑的高強迫傾向組正確率 ($M = .79$)，但反應一致則未發現顯著效果 ($F(1, 23) = 3.60, p > .06$)。

表 65

對轉換作業情境下，高強迫傾向組之思考監控×反應一致性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表達					
反應一致性	.001	1	.001	1.81	.209
殘差	.007	10	.001		
壓抑					
反應一致性	.039	1	.039	1.52	.246
殘差	.258	10	.026		
反應一致					
思考監控	.003	1	.003	3.60	.070
殘差	.018	23	.001		
反應不一致					
思考監控	.180	1	.180	5.97	.023 *
殘差	.694	23	.030		

* $p < .05$.

依反應一致性對轉換作業情境中的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反應一致性的單純交互作用進行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分析，控制 BDI、STAI-T、與 WBSI 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在反應不一致時，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單純單純交互作用顯著 ($F(1, 49) = 7.80, p < .01$)，其餘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見圖十八；但在反應一致時則無法發現有任何顯著或邊緣顯著效果(所有 $ps > .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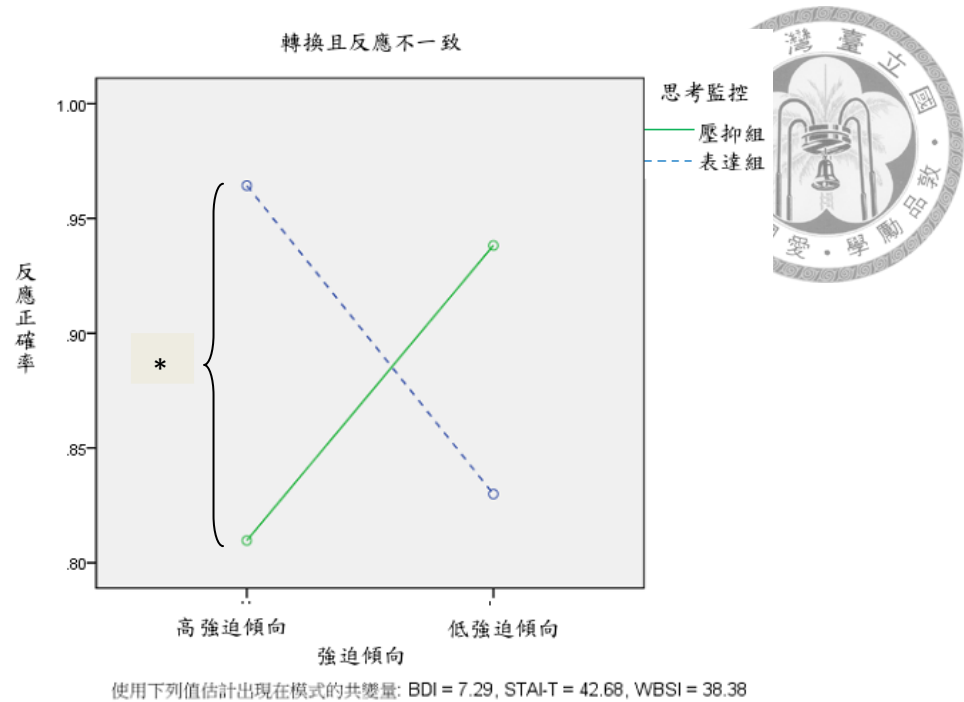


圖 18：轉換且反應不一致時，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在正確率上之交互作用圖。

* $p < .05$.

由於對轉換且反應不一致作業情境而言，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單純單純交互作用顯著，因此進一步進行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見表六十六。首先，依照強迫傾向進行分析，控制 BDI、STAI-T、與 WBSI 進行分析，結果顯示，高強迫傾向組中，思考監控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顯著($F(1,23) = 5.97, p < .05$)，使用表達的高強迫傾向組正確率($M = .96$)高於使用壓抑的高強迫傾向組正確率($M = .79$)。但在低強迫傾向組中，思考監控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則不顯著($F(1,23) = 2.31, p > .06$)。若依照思考監控與否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對表達與壓抑組而言，強迫傾向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皆不顯著(所有 $ps > .06$)。

表 66

對轉換且反應不一致作業情境下，思考監控×強迫傾向單純單純交互作用在控制 BDI、STAI-T、與 WBSI 的情況下進行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表達					
強迫傾向	.074	1	.074	2.44	.132
殘差	.698	23	.030		
壓抑					
強迫傾向	.103	1	.103	3.43	.077
殘差	.692	23	.030		
高強迫傾向					
思考監控	.180	1	.180	5.97	.023 *
殘差	.694	23	.030		
低強迫傾向					
思考監控	.072	1	.072	2.31	.142
殘差	.722	23	.031		

* $p < .05$.

第四章 討論



大多數人都有經歷過侵入性思考的經驗，而且這些經驗很多時候會令人感到不舒服。為了避免這種不舒服的狀況發生或持續，我們往往會使用一些控制策略來應對，思考壓抑則是最容易被使用的策略之一，藉由嘗試讓自己刻意不想與侵入性思考相關的重要刺激或觸發事物，從而降低這些不舒服狀況的發生機率。但過去研究顯示思考壓抑在長期而言是一不佳的認知控制策略，且 DSM-V (APA, 2013)亦將思考壓抑納為強迫症診斷標準之一，可見思考壓抑在強迫症中之重要性。根據 Meiran 等人 (2011)之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強迫症患者相較於一般人有明顯認知僵化(cognitive rigidity)的狀況，亦即，強迫症患者的認知彈性較一般人更差，但這認知彈性較差的成因則尚未有充分研究。本研究主要目的在藉由強迫傾向×思考監控×刺激價性×轉換×反應一致性的混合因子設計，以反應時間與正確率為依變項進行研究，探討強迫症患者認知彈性較差可能的成因；及以思考監控×強迫傾向的因子設計，以情緒為依變項，探討思考壓抑是否會使情緒惡化。本研究主要發現彙整見表六十七。分述如下。

表 67

本研究主要發現彙整

情緒		控制憂鬱症狀之分析	本研究對害怕髒汙感具操弄效度 再進行思考壓抑或表達時，所有受試者之害怕髒汙感皆有下降
		控制憂鬱症狀、焦慮特質、與思考壓抑特質之分析	同上
認知彈性			
反應時間	思考 監控	控制憂鬱症狀之分析	使用思考壓抑的高強迫傾向者的整體反應時間較使用表達的高強迫傾向者為快
		控制憂鬱症狀、焦慮特質、與思考壓抑特質之分析	同上
	強迫傾向	控制憂鬱症狀之分析	高強迫傾向者相較於低強迫傾向者而言，對髒汙刺激的認知彈性更差 高強迫傾向者對髒汙刺激的認知彈性較對中性刺激的認知彈性來的差
		控制憂鬱症狀、焦慮特質、與思考壓抑特質之分析	同上
正確率	思考 監控	控制憂鬱症狀之分析	使用表達時，高強迫傾向者的認知彈性顯著的較低強迫傾向者為佳 使用表達的高強迫傾向者的認知彈性顯著的較使用思考壓抑的高強迫傾向者為佳
		控制憂鬱症狀、焦慮特質、與思考壓抑特質之分析	使用思考壓抑時，高強迫傾向者的認知彈性顯著的較低強迫傾向者為差

(續下頁)

本研究主要發現彙整

強迫 傾向	控制憂鬱症狀之分析 控制憂鬱症狀、焦慮特質、 與思考壓抑特質之分析	使用表達時，高強迫傾向者的認 知彈性顯著的較低強迫傾向者 為佳 使用思考壓抑，較之使用表達， 會顯著降低高強迫傾向者的認 知彈性 同上
----------	---	---

在分析上，因本研究在人口學變項上發現，不同強迫傾向組間，憂鬱症狀、焦慮特質、與思考壓抑特質皆有差異存在，因此分析時將分為變異數與共變數分析，以觀察是否有效果上之差異存在。且在共變數分析中分為(1)僅控制憂鬱症狀之共變數分析，及(2)控制憂鬱症狀、焦慮特質、與思考壓抑特質之共變數分析。分為 2 種共變數分析之理由為：(1)強迫症包含許多可能造成影響的人格變項(如強迫傾向、焦慮特質、思考壓抑特質、焦慮敏感度、負向情緒特質、與控制需求等等)，本研究使用其中三者，即強迫傾向、焦慮特質、與思考壓抑特質，此三者為強迫症之病理現象中之重要病因；(2)考慮到強迫症與憂鬱之高共病率，本研究額外收集受試者憂鬱症狀，因此在單純控制長期憂鬱情緒之影響後，所出現之結果應為較類似強迫症之現象；(3)而控制所有共變項之分析，則因此時焦慮特質與長期思考壓抑傾向之影響被排除掉，因此結果上應為在相對單純的層次上觀察強迫傾向會產生影響。本研究企圖對比二共變數分析結果，以試圖推論從相對正常到異常之間可能的原因。

對本研究共進行 3 種不同分析，有兩種不同的可能意義，其一為對強迫症中病理複雜度觀點，另一則為疾病演進模式觀點，以下將分別說明。首先要說明的是，不管是在哪種觀點中，變異數分析結果代表最類似臨床上可見之強迫症現象，

即易於焦慮、有強迫症狀、習於壓抑思考、以及有憂鬱症狀之共病。要再次說明的是，本研究關心的是強迫症本身，所以排除憂鬱症狀共病的影響，故本研究分析與討論重點為共變數分析。但 2 種共變數分析：(1)僅控制憂鬱症狀，及(2)控制所有共變項結果則可用不同觀點看待。在強迫症病理複雜度觀點中假設本研究所測得狀態應類似強迫症形成後，因此僅控制長期憂鬱情緒之共變數分析反應結果，可類比探討強迫症中較複雜人格病理因素造成之影響；而控制所有共變項之分析結果，可類比為在強迫症中，排除住焦慮與思考壓抑特質之影響後，探討強迫症中相對單純的人格病理因素造成之影響。

本研究二共變數分析代表意義的另一可能為疾病演進模式。此觀點與病理複雜度觀點最大的差異在於：病理複雜度觀點假設本研究結果應較類似強迫症形成後，不同病理複雜度之影響造成的不同現象；但疾病演進模式則假設本研究二種共變數分析結果應反映了強迫症發展歷程的不同階段。現在一些學者主張從正常到異常是一連續向度上的改變(如 Kring, Davison, Neale, & Johnson, 2007; Rachman, 1997)，而非可清楚劃分的兩個不同狀態，且 Rachman 與 De Silva (1978) 亦指出一般人中可見的侵入性思考到患者中可見的強迫思考是一連續向度上的改變；Bronfenbrenner (1979)指出，人類發展是一藉由許多複雜因素組成的系統互相影響而產生的結果，因此或許任一問題的形成，都有一個複雜系統的影響存在。如果這改變連續性與系統觀假設是對的，那在心理疾病的演進歷程上，越靠近正常端，其病理因素應越少，而越靠近異常端，其病理因素應越多。因此本研究控制憂鬱症狀之分析結果較可能反映了在此一改變的連續向度上，較為靠近異常的疾病發展時間點。而控制憂鬱症狀、焦慮特質、與思考壓抑特質的分析結果，則因其病理因素較僅控制憂鬱症狀時為少，因此應為較靠近正常之疾病發展時間點。強迫症疾病發展之演進模式示意與本研究分析結果對照圖見下圖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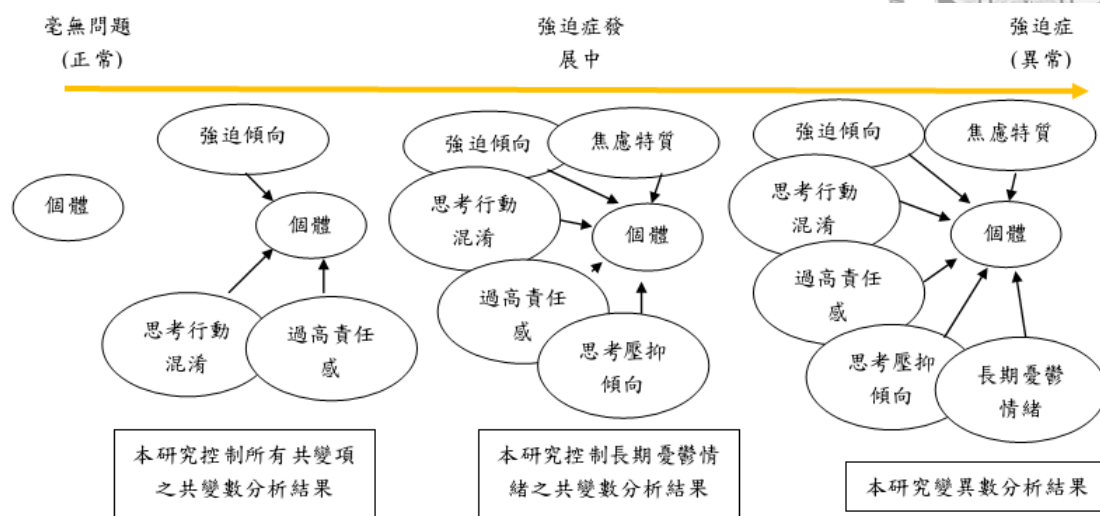



圖 19：強迫症疾病發展之演進模式示意與本研究分析結果對照圖。

情緒及壓抑努力度評估

在情緒基線上，高強迫傾向者害怕髒汙感明顯高於低強迫傾向者，但此一差異是與焦慮特質及思考壓抑特質的差異有關，因此僅控制憂鬱症狀時，依然可觀察到不同強迫傾向會造成不同程度的害怕髒汙感，符合強迫症的情緒現象；但在控制焦慮特質與思考壓抑特質等二共變項後，不同強迫傾向者在基線期的害怕髒汙感即無差異。此外雖高強迫傾向者在基線期之憂鬱程度明顯較低強迫傾向者高，但若控制憂鬱症狀後，二者之憂鬱程度便無差異。此外，本研究受試者在平靜與焦慮程度之基線評量並無任何差異，因此整體而言，本研究基線評估結果符合強迫症的病理現象，即不同強迫傾向者害怕髒汙感不同，高強迫傾向者害怕髒汙感較高之現象，此外在各情緒向度上皆無任何差異存在。

暴露於實驗刺激後，受試者之平靜程度明顯下降，且即使控制憂鬱症狀之影響，依然可觀察到此效果，但若控制憂鬱症狀、焦慮特質、與思考壓抑特質，則




髒汙刺激不會造成平靜程度明顯的下降。此外在看過實驗刺激後，受試者在害怕髒汙感有明顯上升的狀況，即使控制憂鬱症狀、焦慮特質、與思考壓抑特質後，依然可觀察到受試者害怕髒汙感有上升的傾向。但本研究並未觀察到受試者焦慮程度改變。顯示本研究實驗刺激僅為髒汙刺激，而非焦慮-髒汙的複合刺激；此外本實驗暴露刺激僅在控制憂鬱症狀後，才發現會使受試者憂鬱情緒明顯上升，顯示憂鬱症狀可能為憂鬱狀態改變量的壓抑變項。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本實驗受試者在實驗一開始，可發現不同強迫傾向者有不同程度的害怕髒汙感及憂鬱程度，符合強迫症現象，但控制憂鬱症狀後，憂鬱程度之差異即消失，亦符合強迫症之共病現象。而在暴露於實驗刺激後，受試者之害怕髒汙感、憂鬱程度明顯上升，且平靜程度明顯下降，但焦慮程度並未有明顯改變，故本實驗刺激應為髒汙刺激，而非焦慮-髒汙之複合刺激。

在單純進行思考監控(表達或壓抑)時，雖壓抑組之壓抑努力度大於表達組壓抑努力度，但僅觀察到受試者之平靜程度明顯上升、且害怕髒汙感明顯下降。此外若控制憂鬱症狀之影響，則發現受試者之焦慮、憂鬱、與害怕髒汙感皆明顯下降，反應了負向情緒隨時間經過而明顯下降，但平靜程度則無明顯改變。且控制憂鬱症狀、焦慮特質、與思考壓抑特質，僅發現受試者害怕髒汙感有明顯減弱的現象。但在所有情緒向度上皆未發現進行思考壓抑與否會造成任何不一樣的結果，與研究假設不合。

在需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時，可以發現受試者之壓抑努力度在不同實驗階段中有明顯差異存在，單純進行思考監控時其壓抑努力度較高，而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時之壓抑努力度較低。



但在同時進行思考監控與作業轉換時，並未發現思考監控效果存在，而是發現受試者平靜程度明顯下降、且焦慮程度明顯上升的現象。且控制憂鬱症狀後，僅發現受試者焦慮程度明顯上升，這可能是反映了面對多重作業時，受試者有明顯之測驗焦慮；但害怕髒汙感與憂鬱情緒則無明顯改變。這可能是因為害怕髒汙感與憂鬱程度在前一階段已明顯減弱的關係。

此外對本實驗髒汙刺激與中性刺激進行分析，比較二者在情緒向度上是否有所差異。結果顯示至少在變異數分析中，髒汙刺激與中性刺激在此四情緒向度上皆可區分。此外受試者自評在髒汙與中性刺激上之壓抑努力度亦有差異。因此可知本實驗作業轉換階段中所使用之髒汙與中性刺激，在各情緒向度上，皆可清楚區分。

對於思考監控在情緒向度上並未發現差異效果，其可能的原因為思考壓抑之內涵與 Gross 所談之壓抑(如 Gross, 2002)內涵有所差異，前者針對記憶與思考，後者則針對情緒。過去發現思考監控在情緒上有差異效果的研究，如 Dalgleish 等人 (2009)所使用之壓抑指導語為要受試者不要想某事，且要壓抑其感受到的情緒；但本研究僅要受試者盡可能不要去想剛剛看過的圖片，並未要求對情緒進行控制，故可能因是這樣才沒有發現思考壓抑在短期而言，有降低負面情緒，但長期而言，會使負面情緒升高的效果。。此外也可能是 Dalgleish 等人 (2009)之研究是要求受試者回想個人過去事件，但本研究則使用標準刺激，情緒較難持久，所以才沒有發現思考壓抑在短期而言，有降低負面情緒，但長期而言，會使負面情緒升高的效果。

結合前述分析結果顯示，本實驗在情緒操弄上雖並非很成功，先前研究結果雖顯示本實驗所使用暴露刺激為焦慮-髒汙的複合刺激，但本研究受試者不會因

此刺激產生焦慮感上的改變，但至少有害怕髒汙感與憂鬱程度上升之狀況，且平靜程度下降，因此至少算部分符合強迫症之情緒現象。



但受試者僅出現負向情緒隨時間經過而有明顯減退，顯示因為本實驗刺激為標準刺激，因此在情緒上的效果並不持久。此外亦可能如前述，本研究壓抑指導語僅針對暴露刺激之相關思考，並未要求受試者針對情緒狀態進行壓抑，因此才沒有在情緒向度上發現任何效果。

反應時間

對反應時間的轉換成本進行分析時，若僅控制憂鬱症狀，則可發現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與轉換之三階交互作用。進一步分析顯示，此交互作用主要是來自高強迫傾向者之刺激價性與轉換的交互作用，因高強迫傾向者在面對髒汙刺激時，較之面對中性刺激時，有更為明顯的轉換困難，亦即，高強迫傾向者在對髒汙刺激的認知彈性，較對中性刺激的認知彈性為低，此外，在面對髒汙刺激時，強迫傾向與轉換有顯著的交互作用，高低強迫傾向者在轉換時所需之反應時間皆較不需轉換時為長，且統計分析結果雖未發現差異存在，但高強迫傾向者之轉換與不轉換情境間的斜率較低強迫傾向者為陡，即面對髒汙刺激時，高強迫傾向者的認知彈性較低強迫傾向者為差。但面對中性刺激時，則無交互作用存在。高強迫傾向者在面對髒汙刺激時，在轉換與不轉換上的斜率較低強迫傾向者陡的結果，符合 Meiran 等人(2011)的研究結果，且可由注意力控制理論(Eysenck et al., 2007)，對反應時間之預期來加以解釋。這可能反映了高強迫傾向者對髒汙刺激的反應模組(response set)之激發程度高於中性刺激反應模組，因此在需要轉換對刺激的評估規則時，面對髒汙刺激時的評估規則轉換更為困難。此外，高強迫傾向者與低強迫傾向者對髒汙刺激反應模組之激發程度可能亦有差異，易言之，高強迫傾向

者會高於低強迫傾向者，故產生斜率上的差異，但對中性刺激的反應模組則可能沒有激發程度上的差異，因此沒有發現交互作用。



此外，本研究在控制憂鬱症狀的分析結果，亦發現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之二階交互作用。進一步分析結果顯示，這是因為在表達組中，高強迫傾向者反應時間較低強迫傾向者為長，但在壓抑組中則相反，低強迫傾向者反應時間較高強迫傾向者為長；且高強迫傾向者是否進行思考壓抑會造成反應時間之差異，其中，不進行思考壓抑時反應時間較長，但低強迫傾向則不論進行思考壓抑與否皆不會對反應時間造成影響。高強迫傾向者不進行思考壓抑的反應時間，較進行思考壓抑的反應時間長的結果，與 Najmi 與 Wegner (2008) 結果一致。但上述結果和 Najmi 與 Wegner (2008) 之結果有若干不符。Najmi 與 Wegner (2008) 發現思考壓抑後的記憶可觸接性上升，主要是在壓抑目標字，而壓抑目標關連字則較不明顯。但本研究發現思考壓抑對反應時間之影響與刺激價性無關。造成此二研究差異的可能原因之一，Najmi 與 Wegner (2008) 之研究使用文字刺激，而本研究使用的刺激為圖片刺激。Clark 與 Paivio (1991) 指出，文字刺激與圖像刺激之處理系統是可互相區分的，因此可能對不同表徵進行思考壓抑時，會有不同效果，對語文式表徵進行思考壓抑可看到如 Najmi 與 Wegner (2008) 之結果，但對心像表徵進行思考壓抑則會出現如本研究之結果。另外，Najmi 與 Wegner (2008) 研究所使用之壓抑目標字與壓抑目標關連字有使用頻率上之關連，而本研究所使用之髒汙刺激與中性刺激雖在理想上應該是無關刺激，且在情緒向度上亦可區分，但在實際概念上是否真的是無關刺激，則尚不明，此亦可能成為本研究結果與 Najmi 與 Wegner (2008) 之研究結果差異的影響因素之一。

本研究對控制憂鬱症狀、焦慮特質、與思考壓抑特質時，額外發現的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與反應一致性交互作用進行分析，但無法發現任何單純交互作用

顯著，因此並未繼續分析，此交互作用尚待未來研究探討。




本研究在反應時間上之分析依照病理複雜度觀點而言，可發現對高強迫傾向者而言，在病理較單純的情況下，即排除憂鬱症狀、焦慮特質、與思考壓抑特質影響時，反應抑制與轉換皆會對反應時間造成影響，但因對強迫傾向、刺激價性、與反應一致性的交互作用進行事後檢定無法發現任何顯著單純交互作用效果，因此無法加以討論。但在病理複雜度較高，即僅排除憂鬱症狀影響時，僅可見轉換會對反應時間造成影響。因此可見轉換對於強迫症者而言，不論是在病理因素相對單純或相對複雜的狀況下，強迫傾向較高者，面對髒汙刺激時，會有更明顯的轉換困難，但反應一致性的效果變化則尚待更多未來研究進一步探討。

若從疾病演進觀點來看本研究共變數分析的結果，對於有強迫症狀傾向，但較靠正常端的人而言，反應抑制與轉換皆會對反應時間造成影響，這符合一般人的狀況。但對較靠異常端者而言，反應抑制不再對反應時間造成影響，僅轉換功能會對反應時間造成影響！這可能反映了對於符合強迫症病理現象的人而言，其反應抑制功能漸趨於弱，因此可能對於反應產生的過程影響越來越小，且最終難以對反應產生的過程造成影響。


正確率

當控制憂鬱症狀時，對正確率進行分析的結果顯示，有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與反應一致性的顯著交互作用。進一步分析顯示這是因為在高強迫傾向組中，思考監控與反應一致性的交互作用顯著，進一步分析顯示，在需反應抑制時，不進行思考壓抑者的正確率較進行思考壓抑者的正確率為高，即對高強迫傾向者而言




，思考壓抑會對認知彈性造成負面影響；此外，在表達組中發現，強迫傾向與反應一致性交互作用顯著，更進一步的分析顯示，在需反應抑制時，不進行思考壓抑的高強迫傾向者反應正確率較不進行思考壓抑的低強迫傾向者高，即不進行思考壓抑時，高強迫傾向者的認知彈性較低強迫傾向者為佳。上述表達組中的強迫傾向與反應一致性交互作用，可能與本文先前提過的，即高強迫傾向者髒汙刺激反應模的組激發程度高於低強迫傾向者有關，因此，在無需壓抑目標思考時，有助於反應抑制的進行。本研究在反應時間上有觀察到刺激價性之效果，但在正確率上卻沒有觀察到此效果，此結果可由注意力控制理論(Eysenck et al., 2007)加以解釋，亦反映對髒汙的害怕感與焦慮可能有相似性，Kring 等人 (2007)指出害怕與焦慮是很類似的情緒，二者最大的差異在於害怕有一明確目標存在，而焦慮沒有，因此本研究髒汙刺激會對反應時間造成影響，但對正確率不造成影響。

在控制憂鬱症狀、焦慮特質、與思考壓抑特質之共變數分析中，本研究發現思考監控、強迫傾向、轉換、與反應一致性之四階交互作用達邊緣顯著。進一步分析顯示此四階交互作用是因為在不轉換作業情境下，在表達與壓抑組之反應一致性與強迫傾向單純單純交互作用皆達邊緣顯著，且在壓抑組中，雖低強迫傾向組反應正確率恆高於高強迫傾向組，但兩組反應正確率之差異在反應不一致時更為明顯，高強迫傾向者進行思考壓抑，會對認知彈性造成負面影響。而在表達組中，雖未發現任何單純單純單純主要效果顯著，但圖形與壓抑組圖形相反，高強迫傾向組在反應不一致時反應正確率高於低強迫傾向組，但在反應一致時則無差異。這些結果亦可用本文前述對於高強迫傾向者對髒汙刺激的轉換困難較低強迫傾向者更為明顯的解釋觀點，亦即高強迫傾向者對於髒汙刺激反應模組激發程度高於中性刺激反應模組，且依照注意力控制理論(Eysenck et al., 2007)之預測，刺激價性應不影響反應正確率。但當面臨作業轉換情境時，則可發現高強迫傾向者中有思考監控與反應一致性的顯著交互作用，進一步分析顯示這是因為在反應不



一致時，壓抑組反應正確率低於表達組反應正確率所致。此外，在反應不一致時，則有發現思考監控與強迫傾向的顯著交互作用，進一步分析顯示這是因為在高強迫傾向組中，執行思考壓抑時反應正確率低於不執行思考壓抑者之反應正確率所致，亦即，在同時需要轉換與反應抑制時(即高認知彈性要求)，進行思考壓抑的高強迫傾向者認知彈性會較不進行思考壓的高強迫傾向者為差。此結果亦可用高強迫傾向者對於髒汙刺激反應模組激發程度高於中性刺激反應模組，且依照注意力控制理論(Eysenck et al., 2007)之預測，刺激價性應不影響反應正確率的觀點加以解釋。本研究在正確率之結果上與 Najmi 與 Wegner (2008)有若干不同。Najmi 與 Wegner (2008)要求「一般人」對中性字詞進行壓抑後，在高認知負荷下發現思考壓抑與否在反應時間上有效果，但正確率上則無效果。本研究則是要求「不同」強迫傾向之受試者，在進行或不進行壓抑與髒汙圖片有關的想法，然後在較高認知負荷下對髒汙與中性圖片進行反應，並發現思考壓抑會對反應正確率造成影響。這可能與本研究將強迫傾向增列為研究變項有關，在正確率上之分析結果亦支持此一假設，本研究在高強迫傾向者中發現思考監控、轉換、與反應一致性的顯著交互作用，但在低強迫傾向者中則無法發現思考監控有任何效果存在，後者才符合 Najmi 與 Wegner (2008)之研究發現，故本研究在反應正確率上與其研究不盡相同的原因應為本研究採用不同強迫傾向之對比所造成。另一方面，也因為此研究設計，才有機會發現高強迫傾向者與一般受試者(如 Najmi & Wegner, 2008)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依照病理複雜度觀點而言，本研究正確率結果代表，若在病理複雜度較低之狀況下，轉換與反應抑制皆會對反應正確率造成影響，此符合一般人狀況。但在病理複雜度較高之狀況下，則轉換之效果消失，僅反應抑制會對反應正確率造成影響。在病理複雜度較高之狀況下，則轉換效果消失的可能原因為，(1)轉換時，反應正確率上升，或(2)不轉換時，反應正確率下降，所以才沒有發現轉換的效



果。但考慮到此時病理複雜度較高，因此不轉換時，反應正確率下降的可能性應是比較高的。如果這個假設是對的，這可能代表了在病理複雜度較高的情況下，焦慮與思考壓抑特質與其他某些病理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了不轉換時，反應正確率的下降。其他病理因素如災難化解釋，因為對刺激之錯誤解釋，也可能造成了後續在無需轉換時之反應正確率下降。Rachman (1997)指出，對強迫思考之描述與解釋會對後續情緒及所欲執行之策略造成影響。在病理負雜度較高的情況下，可能個體會傾向對所有刺激產生錯誤解釋—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在現象上，強迫症患者之強迫思考會逐漸變多，且最終可能發展成一完整之故事，因為產生了強烈之負向情緒，此時可能因對情緒或強迫思考的抵抗或逃避動機，使個體對無需轉換之刺激也產生了轉換的傾向，且可能將注意焦點轉換到其他的無關刺激上，因此造成了反應正確率的下降。

而從疾病演進觀點看待在病程演進上，在較靠近異常端時，無法觀察到轉換功能影響，可能原因為：從演化觀點來看，反應正確率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在早期，不能對危機做出正確的反應，就代表可能會受傷或甚至死亡。因此或許為了保障個體的生存率，人類的反應正確有一個下限存在，即我們的反應正確率基本上不太可能低於某一數值，否則可以想像，如果反應正確率可以無限趨近於0時，則個體的生存率顯然是會受到很大威脅的。而從反應時間結果可知，在越靠近異常端的時候，反應抑制的功能可能是越弱的，因此對反應時間的影響越小；但對反應正確率而言，反應抑制功能越弱，越可能犯錯。因此，可能是因為反應抑制造成錯誤反應的比率變得相當高，因此轉換對正確率之影響便難以彰顯。而在較靠近正常端時，因反應抑制功能較完整，故反應抑制在造成錯誤反應的比率就沒那麼高，因此便可觀察到轉換之影響。此外 Meiran 等人 (2011)的研究結果雖然發現強迫症患者較之一般人有認知僵化的現象，但其僅使用反應時間，並未使用正確率。本研究在僅控制長期憂鬱情緒，即較類似強迫症病理現象時，亦發

現在反應時間上有效果，且其效果方向與 Meiran 等人 (2011)一致，但反應正確率方向因 Merian 等人 (2011)研究中並未使用，故難以比較兩個研究的異同。




小結：本研究主要發現

相對於前人關於思考壓抑的研究，本研究為第一個利用五因子設計，結合作業轉換、思考監控操弄，並將受試者變項(強迫傾向、憂鬱症狀、焦慮特質、與思考壓抑特質)納入考量，作為研究變項的第一個研究。由於是高因子設計，因此有機會看到高階的交互作用，相對於前人研究，有機會得到一些更細微的發現，以下彙整本研究主要發現，並加以討論。

本研究主要發現在反應時間上，面對髒汙刺激時，高強迫傾向者會遭遇比低強迫傾向者更為明顯的轉換困難；此外，高強迫傾向者面對髒汙刺激時，較面對中性刺激時有更明顯之轉換困難。亦即，在反應時間上，高強迫傾向者對髒汙刺激的認知彈性較對中性刺激的認知彈性為低，且面對髒汙刺激時，高強迫傾向者的認知彈性較低強迫傾向者的認知彈性為低。。

在反應正確率上，本研究在控制長期憂鬱情緒的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當需要反應抑制時，高強迫傾向者進行思考壓抑的正確率較不進行思考壓抑時為低，亦即，在反應正確率上，高強迫傾向者進行思考壓抑會對認知彈性造成負面影響。此外，本研究亦發現當使用表達時，高強迫傾向者的正確率較低強迫傾向者為高，亦即，在反應正確率上，使用表達時，高強迫傾向者的認知彈性較低強迫傾向者為佳；且控制憂鬱症狀、焦慮特質、與思考壓抑特質的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在不需要轉換的作業情境下，進行思考壓抑的低強迫傾向者，不論是在反應一致(不



需反應抑制)與反應不一致(需要反應抑制)的情況下，正確率皆高於進行思考壓抑的高強迫傾向者，但在需反應抑制時，此差異更為明顯，即在反應正確率上，進行思考壓抑的高強迫傾向者會對認知彈性造成負面影響；且在需要轉換的作業情境下，則發現當需要進行反應抑制時，高強迫傾向者進行思考壓抑相對於不進行思考壓抑，會造成顯著差異，具體言之，不進行思考壓抑的高強迫傾向者，在面臨需要轉換且需要反應抑制時，正確率較進行思考壓抑的高強迫傾向者為高，再次反應了高強迫傾向者進行思考壓抑會對認知彈性造成負面影響。

總合本研究反應時間與正確率結果顯示，高強迫傾向者可能對髒汙刺激反應模組之激發程度較中性刺激反應模組為高，因此可以在反應時間方面觀察到刺激價性之交互作用。且高強迫傾向者整體而言，對所有刺激反應模組的激發程度可能皆較低強迫傾向者為高，因此，不論在需轉換或不需轉換對刺激判斷規則二種情境中，當不進行思考壓抑時，其整體而言，較高之反應模組激發程度有助於反應抑制的進行，因此高強迫傾向者進行表達時，其認知彈性較低強迫傾向者為佳。但若是進行思考壓抑，因高強迫傾向者整體而言，對所有刺激反應模組激發程度皆較高，因此思考壓抑之難度更高，所以反而會對反應抑制造成負面影響。Rachman (1997)之理論指出，一般而言，具高危險性或高負面性的刺激其激發程度應該比較高。就此而言，高強迫傾向者可能因對所有刺激之激發程度皆較高，因此容易造成誤判或災難化解釋，而逐漸演變出強迫思考。

此外，本研究亦發現，在排除憂鬱症狀、焦慮特質、與思考壓抑特質後，轉換與反應抑制功能皆會對行為產生過程(反應時間)與行為表現結果(正確率)產生影響；但僅排除長期憂鬱情緒時，反應抑制功能僅影響行為表現結果，而轉換功能僅影響行為產生過程。從病理複雜度觀點而言，在較高病理複雜度時，反應抑制功能對人們的影響力消失，其原因尚待更多研究探討。而轉換功能在高病理複


雜度時，僅影響行為產生歷程，不影響行為表現結果的可能原因為，在高病理複雜度時，可能焦慮、思考壓抑與災難化解釋共同作用，造成個體對無需轉換判斷規則時，亦進行轉換，故在無需轉換時之反應正確率下降，因而無法觀察到轉換在反應表現結果上的效果。



而從疾病演進觀點而言，反應抑制的功能減弱代表個體之反應抑制功能在疾病演進過程中逐漸變差，因此在行為產生過程中的影響越來越低，乃至於無；但正是因為行為抑制功能變差，因此在行為表現結果上(即本研究的正確率)，反而可以看到反應抑制的交互作用顯著。而轉換功能在行為表現結果上之影響力變的不顯著，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可能為了保障個體的生存，我們在演化過程中已具備了反應正確率的下限。此時，因反應抑制功能明顯變差，因此在反應表現結果中所佔的影響比例增大，使轉換之影響比例減少，因而無法觀察到轉換在反應表現結果上之效果。從疾病演進觀點來看，個體在疾病演進中有兩大問題，(1)對無需轉換的刺激，亦產生轉換傾向；(2)反應抑制功能變差，而反應抑制功能變差的可能性之一，或許亦為反應抑制之進行歷程完成速度過快有關。

本研究的限制

本研究有幾點侷限，首先本研究使用中位數區分高低分組，而非依照平均數、標準差，或以百分比抽取所需受試者。但受限於樣本取得不易，本研究因而使用中位數分組，但本研究至少發現高、低強迫傾向組在 MOCI 上的分數有顯著差異存在，此或可支持高低強迫傾向組之間具有差異存在。且本研究還進一步發現強迫傾向對其他變項有顯著的二階、三階、甚至四階交互作用，顯示以中位數區分高、低強迫傾向組仍有其一定程度的效度。另外，本研究也發現高強迫傾向組對髒汙刺激反應模組激發程度較中性刺激為高；且整體而言，高強迫傾向者對所




有刺激反應模組之激發程度皆較低強迫傾向者為高之結果。但後續研究宜以更極端之方式進行高低強迫傾向組之抽取，以期在現象層次上更為類似強迫症患者。其次，本研究未能建立穩定且接近 0 的情緒基線，但這其實是代表受試者在進入陌生環境、面對陌生作業要求時之正常情緒反應，且在控制受試者長期憂鬱情緒、特質性焦慮與長期思考壓抑傾向後，本研究並未發現在各基線情緒上有差異存在。此外，本研究亦未能建立受試者在執行功能上之基線，因此，雖然有如上述觀察高強迫傾向組在執行思考壓抑後，其反應正確率明顯下降的，但難以完全排除這不是源於各組受試者在其執行功能基線上即有差異存在。事實上，基線之建立有其難處，本研究採用空間線索典範進行作業轉換，若以本典範建立基線則反而會因受試者先進行大量之實驗程序而產生不耐之情緒，影響了後續研究程序的資料有效性。而若要改以其他與轉換功能有關之測驗建立基線(如威斯康辛卡片分類測驗)，則又面臨二者所述之轉換功能是否能等同之困境，另外，雖未能建立理想的基線，本研究發現高強迫傾向者因其對刺激反應模組激發程度上的差異，因而會影響到執行功能表現的結果。但基線之建立為提高研究內效度不可或缺之條件，因此未來研究應試圖在不引起受試者不耐之狀況下建立適當之基線。再者，本研究使用標準化刺激，但標準化刺激對一般人而言往往難以具有相當之意義，但本研究使用髒汙與中性刺激之對比，且受試者為高低強迫傾向者，雖均為標準化刺激，但本研究至少在反應時間與正確率之結果與注意力控制理論的預期一致，且在情緒向度上，髒汙與中性刺激亦可被清楚區分。雖然如此，後續研究或可考慮以個人相關刺激引發受試者之焦慮與害怕髒汙感，以期在情緒向度上更接近強迫症病理現象。另外，本研究僅使用壓抑努力度評估，但壓抑努力度可能並非是評估壓抑成功度的適當指標，因努力壓抑不必然等於可成功壓抑，而壓抑成功與否才是真正影響思考壓抑效果的變項，但過去研究多數皆採用壓抑努力度，而非是壓抑成功度，因此本研究亦採用壓抑努力度，且本研究亦發現到在執行雙作業時，壓抑努力度確實有所下降，且在反應時間與正確率上皆發現符合理論預期

之結果。最後，本研究根據分析結果，提出兩種不同的觀點看待之，但就疾病演進觀點之推論而言，因本研究並未實際觀察在不同疾病演進時間點之效果，因此推論仍有所侷限，然而若要進行從觀研究，時間與經費又成一大考量的課題，因此，本研究嘗試以不同分析結果模擬不同疾病演進之時間點，並對疾病發展之因素提出可能之假設，這些假設有待後續研究以縱貫法研究加以進一步驗證。



本研究結果的臨床應用

根據本研究結果，對於高強迫傾向者而言，思考壓抑至少對執行功能表現是有不良影響的，思考壓抑會降低反應正確率，但低強迫傾向者則較不受影響。因此，在預防策略的設計上應針對高強迫傾向者，且預防策略的執行目標是在於降低其執行思考壓抑之可能性，最終目標或許是使其不再使用思考壓抑進行認知或情緒調控。高強迫傾向者之所以習於執行思考壓抑有兩種可能：(1)由目標思考或情緒所直接產生之行為，或(2)如 Baumeister 等人 (2007)所提出，因對行為執行在情緒上的預期結果有好的，至少是相對好的預期，因此使他們願意持續使用思考壓抑。關於所欲壓抑的目標思考或情緒直接產生行為的情況，可結合各種行為矯正策略，如使受試者暴露於目標思考下，並使其試驗進行思考壓抑與不進行思考壓抑時，長期而言，其目標思考與情緒的改變狀況，以打斷原本執行思考壓抑或壓抑之路徑。如果思考壓抑或壓抑是因至少相對好的行為結果預期所引導而進行的，那治療策略可以考慮包括成本分析、衛教、或以各種隱喻使高強迫傾向者發現，進行思考壓抑對他們而言是沒有好處的，即便在短期而言也是如此，進而鬆動其原本對認知或情緒控制之信念，並且矯正他們對思考壓抑的預期，此外本研究發現高強迫傾向者進行「表達」時，其認知彈性是較進行「思考壓抑」時



為高，亦即當高強迫傾向者不將其思考侷限於某一目標上(即思考壓抑)，而是將注意範圍擴展時(即表達)，其認知彈性是比較好的；且更重要的是，當高強迫傾向者進行表達時，其認知彈性甚至較使用表達的低強迫傾向者為佳。因此除改變高強迫傾向者對思考壓抑的信念與預期外，我們尚應教導高強迫傾向者拓展注意範圍，不要將注意侷限在某一個或某一些目標上，而是要去注意各種事情、「去想任何自己願意想的事情」，進而降低其執行思考壓抑的可能。但需注意的是對於高強迫傾向者而言，要如何「去想任何自己願意想的事情」，而不是將注意僅投注於壓抑目標上可能是有困難的，因此如何能使高強迫傾向者達成拓展注意範圍、「去想任何自己願意想的事情」則是未來可考慮進行的研究。

另外要注意的是，本研究結果發現在病理相對較單純的情況下，轉換與抑制皆可發生效果，此時，僅思考壓抑會對行為表現結果造成不良影響，其可能之解決方法在上段已有討論。但在病理因素相對較多的情況下，轉換僅影響行為產生歷程，不影響行為表現結果；且抑制僅影響行為表現結果，不影響行為產生歷程。在反應抑制上，這可能代表了在病理因素較多時，因焦慮特質之影響，使反應抑制之進行歷程加速，因此雖反應抑制速度變快，但表現卻是不佳的。在轉換上，這可能代表了個體對可直接反應之刺激，亦產生轉換的傾向；或因反應抑制功能變差，掩蓋了轉換的效果所致。如果一切的原因都是反應抑制功能變差的情況。在這個情況下，首要之務就是至少使反應抑制功能維持。反應抑制之進行歷程變快的可能性有二種，一種是出自想快速反應的動機，所以使進行歷程變快；另一則是進行歷程的加速是一種能力，且此能力僅反映在反應時間上。如果是動機的話，那我們只需要移除這種快速反應的動機，就可以預期進行歷程之完成速度應該變慢，透過正念練習或對接納的訓練或許是一種可以考慮的方式，如個體可理解並經驗到「即使這些情緒會令我不舒服，但那並不等於我，我也沒必要非要對這些情緒、及與情緒相關的刺激或思考做出快速反應」，那動機因素的影響就可

能降低了。但如果是能力的影響，那或許必須設計一個可使反應抑制之停止歷程完成速度變快的計畫，並透過訓練以抗衡此變快的進行歷程。



前述有關臨床應用之推論包含許多本研究並未直接比較之議題，如認知或情緒壓抑之信念改變之可能性，以及要透過什麼方式才能改變？此外進一步區分出動機與能力對執行功能之影響，皆為未來進一步之臨床研究可考慮之方向。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張素鳳 (2006)。「強迫症的認知特異質：思考壓抑、思考行動混淆與認知評估。」

國科會補助之專題研究計劃報告(編號：NSC 94-2413-H-002-028-), 未出版。

鐘思嘉、龍長風 (1984)。修訂情境與特質焦慮量表之研究。「中國測驗學會測驗年刊」, 31, 27-36。

英文部分

Abramowitz, J. S. (2006). *Understanding and treating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 A cognitive-behavioral approach*. Mahwah, NJ :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Abramowitz, J. S., Tolin, D. F., & Street, G. P. (2001). Paradoxical effects of thought suppression: A meta-analysis of controlled studies. *Clinical Psychological Review*, 21, 683-703.

Allport, D. A., Styles, E. A., & Hsieh, S. (1994). Shifting intentional set: Exploring the dynamic control of tasks. In C. Umiltà & M. Moscovitch (Eds.), *Attention and performance, XV* (pp. 421–452). Hillsdale, NJ: Erlbaum.

Allport, D. A., & Wylie, G. (1999). Task-switch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priming of task set. In G. W. Humphreys, J. Duncan, & A. M. Treisman (Eds.), *Attention, space and action: Studies in cognitive neuroscience* (pp. 273-296).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00).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4th ed., text revision). Washington, DC: Author.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 Washington, DC: Author.

Baumeister, R. F., Vohs, K. D., DeWall, C. N., & Zhang, L. (2007). How emotion shapes behavior: Feedback, anticipation, and reflection, rather than direct caus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1*, 167-203.

Beck, A.T., Ward, C. H., Mendelson, M., Mock, J., & Erbaugh, J. (1961) An inventory for measuring depression.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4*, 561-571.

Beevers, C. G., & Scott, W. D. (2001). Ignorance may be bliss, but thought suppression promotes superficial cognitive processing.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5*, 546-553

Behar, E., Vescio, T. K., & Borkovec, T. D. (2005).The effects of suppressing thoughts and images about worrisome stimuli. *Behavior Therapy*, *36*, 289-298.

Borton, J. L. S. (2002). The suppressing of negative self-referent thoughts.*Anxiety, Stress, and Coping*, *15*, 31-44.

Bronfenbrenner, U. (1979).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 Cambridge, MA: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mberlain, S. R., & Menzies, L. (2009). Endophenotypes of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 Rationale, evidence and future potential. *Expert Review of Neurotherapeutics*, *9*, 1133-1146.

Chang, S. H. (2011, November). *To suppress or to express foes matter: Effects of mental representation, order of mental control strategies, and stimulus valence*.

Paper session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Association for Behavioural and Cognitive Therapies, Toronto, Canada.

Chang, S. H., & Chiu, Y. S. (2013).*Beneath the suppression and expression of unwanted thought: A time course analysis*.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Clomipramine Collaborative Study Group.(1991). Clomipramin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48, 730-738.

Dalgleish, T., Yiend, J., Schweizer, S., & Dunn, B. D. (2009). Ironic effects of emotion suppression when recounting distressing memories. *Emotion*, 9, 744-749.

Davies, M. I., & Clark, D. M., (1998). Thought suppression produces rebound effect with analogue post-traumatic instruction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36, 571-582.

Eysenck, M. W., Derakshan, N., Santos, R., & Calvo, M. G. (2007). Anxiety and cognitive performance: Attentional control theory. *Emotion*, 7, 336-353.

Franklin, M. E., & Foa, E. B. (1998). Cognitive-behavioral treatments for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In J. M. Gorman (Ed.), *A guide to treatments that work* (pp. 339-357).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eraerts, E., Hauer, B. J. A., & Wessel, I (2010). Effects of suppressing negative memories on intrusions and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specificity.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24, 387-398.

Goddard, G. V. (1964). Functions of the amygdal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6, 89-109.

Goschke, T. (2000). Intentional reconfiguration and involuntary persistence in task set switching. In S. Monsell & J. Driver (Eds.), *Control of cognitive processes: Attention and performance XVIII* (pp. 331-355). Cambridge, MA: MIT Press.

Greist, J., Jefferson, J., Kobak, K., Katzelnick, D., & Serlin, R. (1995). Efficacy and tolerability of serotonin transport inhibitors in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A meta-analysis.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52, 53-60.

Gross, J. J. (2002). Emotion regulation: affective, cognitive, and social consequence. *Psychophysiology*, 39, 281-291.

Harvey, A. G., & Bryant, R. A. (1998). The role of valence in attempted thought suppression.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36, 757-763.

Hayes, S.C., Strosahl, K.D., & Wilson, K.G. (1999).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n experiential approach to behavior change*. New York, NY: The Guildford Press.

Hedberg, A. G. (1972). Review of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3, 389-390.

Hodgson, R. J., & Rachman, S. (1977). Obsessional-compulsive complaints. *Behaviour Therapy and Research*, 15, 389-395.

Jenike, M. A., Baer, L., & Minichiello, W. E. (1986).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Theory and management*. Littleton, MA: PSG.

Kelly, A. E., & Kahn, J. H. (1994). Effects of suppression of personal intrusive though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6, 998-1006.

Keough, M. E., Timpano, K. R., Riccardi, C. J., & Schmidt, N. B. (2010). Suppressing the white bears interacts with anxiety sensitivity in the prediction of mood and anxiety symptom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 49, 408-413.

Kobak, K. A., Greist, J. H., Jefferson, J. W., Katznick, D. J., & Henk, H. J. (1998). Behavioral versus 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 of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A meta-analysis. *Psychopharmacology*, 136, 205-216.

Kring, A. M., Davison, G. C., Neale, J. M., & Johnson, S. R. (2007). *Abnormal Psychology* (10th ed.). New York, NY: Wiley & Son.

Kwon, J. S., Jang, J. H., Choi, J. S., & Kang, D. H. (2009). Neuroimaging in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Expert Review of Neurotherapeutics*, 9, 255-269.

Kyrios, M. (2001). Exposure and response prevention for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In R. Menzies & P. de Silva (Eds.),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Theory, research and treatment* (pp. 259-274). New York, NY: Wiley & Son.

Lezak, M. D. (1982). The problem of assessing executive func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17, 281-297.



Lezak, M. D., Howieson, D. B., & Loring, D. W. (2004). *Neuro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4th ed.). New York, NY: Oxford.

Lynch, T. R., Schneider, K. G., Rosenthal, M. Z., & Cheavens, J. S. (2007). A mediational model of trait negative affectivity, dispositional thought suppression, and intrusive thoughts following laboratory stressor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5, 749-761.

McDonough, M. (2001). Pharmacological and neurosurgical treatment of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In R. Menzies & P. de Silva (Eds.),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Theory, research and treatment* (pp. 291-310). New York, NY: Wiley & Son.

McNally, R. J., & Ricciardi, J. N. (1996). Suppression of negative and neutral thoughts. *Behavioural and Cognitive Psychology*, 24, 17-25.

Meiran, N. (1996). Reconfiguration of processing mode prior to task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 Cognition*, 22, 1423-1442

Meiran, N. (2000). Modeling cognitive control in task-switching. *Psychological Research*, 63, 234-249.

Meiran, N., Chorev, Z., & Spair, A. (2000). Component processes in task switching. *Cognitive Psychology*, 41, 211-253.

Meiran, N., Diamond, G. M., Toder, D., & Nemet, B. (2011). Cognitive rigidity in unipolar depression and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examination of task switching, Stroop, working memory updating and post-conflict adaptation. *Psychiatry Research*, 185, 149-156.

Miyake, A., Friedman, N.P., Emerson, M.J., Witzki, A.H., Howerter, A., & Wager, T. (2000). The unity and diversity of executive function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o

complex "frontal lobe" tasks: A latent variable analysis. *Cognitive Psychology*, 41, 49–100.



Mowrer, O. H. (1960). *Learning theory and the symbolic processes*. New York, NY: Wiley & Son.

Muraven, M., & Baumeister, R. F. (2000). Self-regulation of limited resources: Does self-control resemble a muscl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6, 247-259.

Najmi, S., Riemann, B. C., & Wegner, D. M. (2009). Managing unwanted intrusive thoughts in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Relative effectiveness of suppression, focused distraction, and acceptance.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7, 494-503.

Najmi, S., & Wegner, D. M. (2008). The gravity of unwanted thoughts: Asymmetric priming effects in thought suppression.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17, 114-124.

Nelson, H. E. (1976). A modified card sorting test sensitive to frontal lobe defects. *Cortex*, 12, 313-324.

Piccinelli, M., Pini, S., Bellantuono, C., & Wilkinson C. (1995). Efficacy of drug treatment in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A meta-analytic review.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66, 424-443.

Purdon, C., & Clark, D. A. (1999). Metacognition and obsession. *Clinical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6, 96-101.

Purdon, C., Rowa, K., & Antony, M. M., (2005). Thought suppression and its effects on thought frequency, appraisal and mood state in individuals with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3, 93-108.

Rachman, S. (1997). A cognitive theory of obsession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35, 793-802.

Rachman, S., & De Silva, P. (1978). Normal and abnormal obsession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16, 385-401.

Roemer, L., & Borkovec, T. D. (1994). Effects of suppressing thoughts about emotional material.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03, 467-474.

Rubinstein, J. S., Meyer, D. E., & Evans, J. E. (2001). Executive control of cognitive processes in task switch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27, 763-797.

Salkovskism, P. M. (1985). Obsessional-compulsive problems: A cognitive-behavioural analysi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3, 571-583.

Shafran, R., Thordarson, M. A., & Rachman, S. (1996). Thought-action fusion in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10, 379-391.

Shek, D. T. (1990). Reliability and factori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46, 35-43.

Spielberger, C. D., Gorsuch, R.L., & Lushene, R.E. (1970). Manual for the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Palo Alto, CA: 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

Stroop, J. R. (1935). Studies of interference in serial verbal reac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8, 643-662.

van Balkom, A., van Oppen, P., van Vermeulen, A., van Dyck, R., Nauta, M., & Worst, H. (1994). A meta-analysis on the treatments of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A comparison of antidepressant, behavior and cognitive therapy.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14, 395-381.

van den Heuvel, O. A., Veltman, D. J., Groenewegen, H. J., Dolan, R. J., Cath, D. C., Boellaard, R., ...van Dyck, R. (2004). Amygdala activity in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with contamination fear: A study with oxygen-15 water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sychiatry Research: Neuroimaging*, 132, 225-237.

Wegner, D. M. (1992). You can't always think what you want: Problems in the



suppression of unwanted thoughts.*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5, 195-225.



Wegner, D. M. (1994).Ironic process of mental control.*Psychological Review*, 101,
34-52.

Wegner, D. M. (1997).When the antidote is the poison: Ironic mental control
process.*Psychological Science*, 8, 148-150.

Wegner, D. M., & Erber, R. (1992).The hyperaccessibility of suppressed
though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 903-912.

Wegner, D. M., Schneider, D. J., Cater, S. R., & White, T. L. (1987). Paradoxical
effects of thought suppress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3,
5-13.

Wegner, D. M., Schneider, D. J., Knutson, B., & McMahon, S. R. (1991). Polluting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The effect of thought suppression on the mind's
environment.*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15, 141-152.

Wegner, D. M., & Wenzlaff, R. M. (1996).Mental control.In ET. Higgins (Ed.), *Social
psychology: Handbook of basic principles* (pp. 466-492). New York, NY:
Guildford.

Wegner, D. M., & Zanakos, S. (1994). Chronic thought suppress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2, 615-640

Wenzlaff, R. M.,&Wegner, D. M. (2000).Thought suppression.*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1, 59-91.

Whiteside, S. P., Port, J. D., & Abramowitz, J. S. (2004).A meta-analysis of functional
neuroimaging in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Psychiatry Research:
Neuroimaging*, 132, 69-79.